



葡語作家叢書

7

文學系列



路易斯·蒙特洛

痛苦的晚餐

翻譯：陳鳳吾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le3, 7 hua criada por
o, por nome Louren
is Adantes, 7 hum
ico, 7 bñ Clerigo.
ay 7 amay donos
oiz o Day.
ente feito
lentrão
em nob
molher



gill v...
fr...
ga...
mu...
up...



LUIS DE STTAU MONTEIRO
ANGUSTIA PARA O JANTAR
SÉRIE LITERATURA

1961年，路易斯·蒙特洛出版了《幸有月光》。這部劇作一經問世立即被查禁，直至1969年才於巴黎上演。也是在1961年出版的《痛苦的晚餐》，反映了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是作家文學創作中一部力作。這部小說講的是安東尼奧和貢薩羅是中學同學，三十年來保持着每月十五號一起吃飯的習慣。通過他們的聚會和他們各自的生活圈子，讀者得以瞭解到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安東尼奧的掙扎求生的世界和貢薩羅的經濟巨頭們的世界，體會每月的十五號晚餐時在“金獅餐廳”出現在他們之間的友誼／敵對這樣一種耐人尋味的關繫。小說的其他人物，如：特雷莎、亞力山德拉、佩德羅也反映出里斯本城市中不同的社會階層。人物在“說”與“想”之間的不斷轉換，使故事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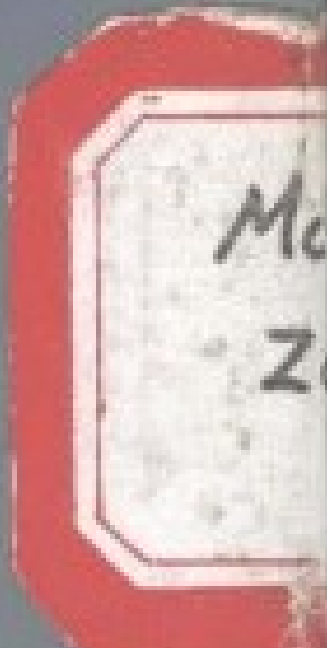
ISBN 7-80611-262-6



9 787806 112625 >

ISBN 7-80611-262-6
I·253 定價：5.60元

ISBN:972-35-0113-9



路易斯·蒙特洛

評介：瑪利亞·卡道索

痛苦 的 晚餐

翻譯：陳鳳吾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知不足齋
PDG

Título: Angústia para o Jantar

書名：痛苦的晚餐

Autor: Luís de Sttau Monteiro

作者：路易斯·蒙特洛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7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七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Cheng Feng Wu

中文翻譯：陳鳳吾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Maria de Lurdes Cardoso

評介：瑪利亞·卡道索

Direcção Gráfic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000冊

1.ª Edição: Macau. 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5

第一版：澳門/石家莊（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

ISBN: 972-35-0113-9

葡語作家叢書

痛苦的晚餐

路易斯·蒙特洛 著

陳鳳吾 譯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4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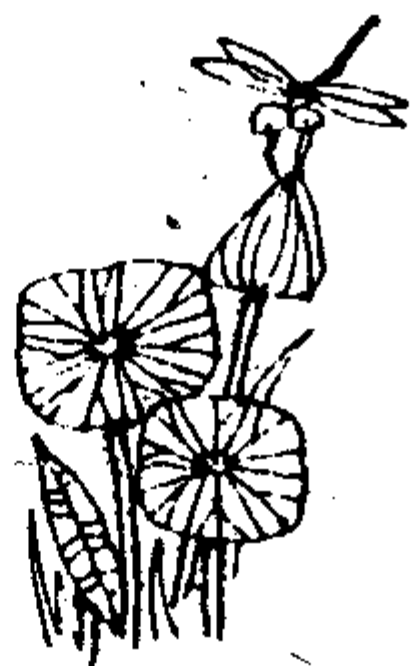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毫米 1/32 6.625 印張 13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5.60 元

ISBN 7-80611-262-6/I·253

評介： 作家及作品



1. 路易斯·蒙特洛的生平

“對我來說，最神聖的事情莫過於去做自由自在的風，而不去做把魚缸當作大海的金魚。”

——路易斯·蒙特洛，（見1993年6月1日《文學思想報》）

講述一位作家的生活也就是要講述他在社會，特別是他在本國的社會中是如何生活的，像路易斯·蒙特洛這樣堅持融入社會的作家，更應該從這一方面加以研究。

路易斯·蒙特洛1926年出生於里斯本，這一年葡萄牙建立了軍人獨裁統治，自此開始了漫長的專制統治，直至1974年4月才告結束。路易斯·蒙特洛的父親雖然是大學教授和外交官，但並

不像其母一樣是貴族出身，因此他沒有繼承貴族的姓氏。他屬於家境優裕的資產階級階層，但他的家庭教育却使他嚴於律己，不貪圖安逸，因為他曾在貧窮的阿爾安特拉生活到10歲，在這以務農和捕魚為主的地方，他目睹了農民和漁民們的艱辛。

路易斯·蒙特洛的父親曾官至外交部長，這使他有機會瞭解葡萄牙的政治生活，特別是西班牙內戰這一時期的政治生活。當時的葡萄牙政府支持弗朗哥將軍以法西斯的手腕扼殺西班牙的民主思想。他內心充滿矛盾，這使他遠赴英國，但他內心的矛盾並未得到緩解並始終伴隨着他。在英國的生活使他可以冷眼旁觀葡萄牙的社會，如果他留在國內，就不會有這種批評的眼光了。當時歐洲正處在戰火硝烟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西班牙內戰），葡萄牙採取中立立場，不介入任何交戰方。葡萄牙成了世外桃源，但在這虛假的和平景像背後，葡萄牙却在支持弗朗哥和墨索里尼。

1943年戰爭結束前，路易斯·蒙特洛回到葡萄牙定居，但仍然常常去英國。他在里斯本讀書，他的一些同學後來成為葡萄牙文化界的知名人物。1951年，他修讀完法律課程，但他只做了短暫時間的律師並且毫無成績。1957年，他被賽車運動所吸引，重返英國，成為“二級方程式”的賽車手，甚至取得過名列前茅的成績。他同一個英國女人結了婚，之後離異又再婚。1992年他在里斯本郊外的家中與世長辭。

縱觀路易斯·蒙特洛的一生，我們會看到他的多面性。他深受英國的影響（這表現在他辛辣而含蓄的譏諷手法和強烈的民主意識上），同時他資產階級的出身使他把這一階層的人

物當作批評的對像，這些人物都是他所熟知的。因此，他所描寫的生活場景都在城市。他和其他同代的作家一樣，雖然始終堅持不懈地揭露社會的窮困和壓迫，但更喜歡描寫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無所適從。小資產階級是當時專制度最主要的支持者。

五十年代末，他開始投身反對專制度的政治活動，並以作家（他的處女作出版於1960年）和記者的身份捍衛他的政治觀點。他最大的嗜好之一是烹飪，他在報刊上開辟美食專欄，並在文章中插入他的社會觀點。但是他作為記者最大的成績是他在報上連載的文章，文章是根據一個不安分的小女孩作文改寫的，假藉講述者貌似天真無邪和玩世不恭的口吻娓娓道出一個個故事，從而猛烈地批評了當時的政府，人們的盲目、貪圖安逸和愚笨。這些文章風靡一時，成為反對專制制度人士的必讀之物；他們從中找到了批評專制制度的武器。因此，新聞檢查總是對這些文章刪減也就不足為怪了。這使得他在文章付印前不得不匆忙補寫，當然也使他的寫作手法更加含蓄（當時許多作家和讀者都不得不這樣做，以躲避新聞檢查制度。有時報紙也會“開天窗”，而讀者知道是新聞檢查從中作梗）。

六十年代是路易斯·蒙特洛文學創作的黃金時期，這也正是新聞檢查制度和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最為囂張的時期。1974年，專制制度垮臺，葡萄牙走上民主制度的軌道，但路易斯·蒙特洛似乎失去了對文學的興趣，因為文學已不再是干預社會和政治的工具。在專制制度時期，他的一些作品被秘密警察查抄，他也被抓去坐牢，他的一部分作品就是在獄

***葡語作家叢書

中寫成的。他對戲劇有特別的興趣，他創作的戲劇作品甚至多過小說，是戲劇爲他奠定了在文學界的地位。1961年，他榮獲葡萄牙作家協會和古本江基金會聯合頒發的“戲劇大獎”。

我們已經講過，卡洛斯·蒙特洛與新現實主義文學流派有密切的關係，這一流派興起於四十年代，以揭露葡萄牙社會中的貧困和壓迫爲己任，它的起源是對歐洲文學影響很大的蘇聯社會現實主義。在葡萄牙，由於政治原因，“社會現實主義”一詞經改頭換面，被稱作“新現實主義”，因爲“社會現實主義”會讓人聯想起共產主義。第一代社會現實主義作家出現於四、五十年代，他們的小說所描寫的主人公都是工人和農民，語言通俗易懂，故事結構簡單。隨着社會壓迫日益加劇，新聞檢查越來越嚴厲，新現實主義流派也開始用現代藝術手法進行創作，後起的新現實主義作家受巴西作家如若熱·亞馬多的影響，採用了含而不露的寫作手法，令讀者在體味含蓄的諷刺的同時，去和作者一道用批評的眼光看待這個社會。

2. 《痛苦的晚餐》

小說圍繞兩個每月15日定期晚餐的朋友之間的關係展開，反映了當時社會黑暗的一面。

故事有兩條綫索；分別講述安東尼奧和貢薩羅不同的生活經歷。兩者的生活並無密切的聯係，只是藉晚餐之際才可得知他們各自的故事。

小說共分 26 章，每一章有一個，兩個甚至 3 個故事敘述者。貢薩羅是敘述者之一，他佔的篇幅最多（他佔了 11 章，安東尼奧只佔了 4 章），他像是一個社會的成功者，也就是說，他代表着那些願意與專制度相安而處、漠視社會貧困和壓迫的一群人。像他這樣的人物佔的篇幅多是理所當然的，這樣可強調他在社會中的地位；在兩個人物之中，他是絕對的主角。但對安東尼奧來說，5 章的篇幅也是相當多的，作者想藉此強調安東尼奧的重要性，突出他在社會邊緣掙扎的經歷，渲染他的孤獨。他是飽受壓迫、沒有權利大聲呼喊的小人物的代表。

由於路易斯·蒙特洛喜愛戲劇，因此他的小說都頗具戲劇性，《痛苦的晚餐》亦不例外。在這部小說中，每一章相對獨立，使人物在不同的場次中出現，並且變換不同的場景。故事在不同的角度中轉換，一會是敘述者的講述，一會是人物的內心所想；一會是在不同的人物中跳躍，一會是人物的內心活動和講述之間的切換，由此營造出一個近似戲劇的結構。我們看一看貢薩羅與安東尼奧晚餐之後，他與他的妻子特雷莎之間的對話：

特雷莎：“你們都談些什麼呀？”

貢薩羅：“談了許多事情。”

特雷莎：“我不知道都是秘密……如果你不願意，就不要講……”

“那我就真的不講了。女人討厭男人的遊戲，就像討厭一切沒有她們參加的遊戲一樣。她們需要站在舞臺上成為角色，就像魚兒要游在水裏一樣。正因為如此，女人才討厭戰爭、足

球和狩獵。”

除了敘述的突然轉換（像戲劇一樣），意識流的手法也使敘述夾有更多的內心描寫，從而增強了真實性，與讀者之間建立了一種溝通。

此外，作者還把每一章分成幾段，這又使我們想起了戲劇的手法：每一場次都會給敘述者留下空白，插入獨白或對白，起到向觀眾提示的作用。

內心的獨白和對白的大量出現使得人物以第一人稱的敘述多過敘述者的敘述——這是戲劇的另一個特徵。小說充滿了短句、問句、斷句、驚嘆和重疊，使語言留下非常口語化的痕迹。

小說流露出的另一個戲劇特點是人物的宿命色彩，好像有一隻巨大的手威脅着書中人物，特別是那些孤立無援的小人物，使他們走向毀滅。也許這充滿壓迫的社會和它的律條決定着人們希臘悲劇式的命運。

《痛苦的晚餐》的主要情節是這樣的：

中年時代，一直是生活寵兒的貢薩羅一直保護身體弱小的安東尼奧，不讓他受人欺負。這樣他們之間建立了親密的關係。然而，安東尼奧對這種關係越來越沒有信心。在小說的開始，地位低下的安東尼奧在一次晚餐中就表示了他內心的痛苦和疑慮，但貢薩羅對他說：

“你講啊！爲什麼你還死抱着你不感超越的傳統不放……你講呀！講呀！”

……

“好吧，你讓我講，我就講出心裏話：我對什麼都沒有興

趣，沒有任何興趣。我來這裏吃晚飯，只不過是習慣，別無其它。習慣養成了，也只能繼續……”

隨着安東尼奧的病情加劇，他內心活動也越來越複雜，他幻想自己變成了另外的人，扮演着不同角色，這是他唯一可以從屈辱的境地擺脫出來的辦法。

“會不會發生什麼天災人禍，比如 1755 年那樣的里斯本大地震呢？從沉重的石頭中把貢薩羅找出來，搶救他的生命，這該是多開心的事啊……”

隨着安東尼奧致命的疾病逐漸惡化，他對貢薩羅的憎恨與日俱增，但他復仇的願望卻難以實現了。在第二次晚餐的時候——晚餐的地點總是至今還存在的里斯本金獅餐廳，貢薩羅帶來了他的兒子佩德羅。貢薩羅希望兒子像他一樣做人，這在他的一封信中講得很清楚，因此想藉機向兒子進行一番教育。看到安東尼奧在餐桌上的言談舉止，貢薩羅提醒兒子要去同情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人。安東尼奧在餐桌上有幾次“失誤”，這使貢薩羅可以居高臨下地輕視他，成為這次晚餐的勝利者。耐人尋味的是貢薩羅在其子佩德羅身上的用意卻適得其反。在目睹了父親的朋友在精神和肉體上遭到毀滅之後，佩德羅擔負起反抗的重任，好像要去實現安東尼奧最後的遺願：“一個人在不知不覺中自生自滅。我現在多麼渴望活着，而不是去死。”

佩德羅這一人物形像代表着一個不同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弱小的人物是有機會肯定自己的。佩德羅不再是父親百依百順的兒子，他憎恨這個充滿權力、粗暴和猜疑的家庭，好像它就是醜惡和不公正社會的化身。佩德羅想取代安東尼

***** 葡語作家叢書**

奧的角色，成爲一個同情受壓迫者的人，這在他所處的那個社會階層是不多見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佩德羅這個人物符合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模式，同時我們也不難在書中發現新現實主義的其它痕迹，如對里斯本城市生活的描寫；星期天的大街擠滿遛街的外省人；在小資產階級家庭，哪怕妻子兒女一日三餐再差，也要叫做一家之長的丈夫吃上牛排，以保住家庭所謂體面的形像。

《痛苦的晚餐》描寫的是里斯本七十年代的社會生活，充滿着苦澀、失望、偏見和幻滅的希冀、不同的階層之間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鴻溝。希望的破滅表現在許多細節上：安東尼奧的母親夢寐以求買一塊綉花地毯，但她的願望永遠沒有實現。

在所有的人物形像中，只有佩德羅是一個頭腦清醒、個性突出的人物。被朋友們視爲“叛逆者”，他成爲兩個不同世界之間的中介，他認爲這個社會是需要變革的，這是不可避免的。在那如磐重壓的專制時期，這是充滿希望和勇氣的聲音，也是新現實主義小說旨在向社會傳達的信息。

瑪麗姬·卡爾多索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作者的主要作品

Ficção 小說

— *Um Homem não Chora* 《男兒有淚不輕彈》，1960

— *Angústia para o Jantar* 《痛苦的晚餐》，1961

Teatro 戲劇

— *Felizmente há luar!* 《幸有月光》，1961

— *Todos os anos pela Primavera* 《歲歲逢春時》，1963

— *As Mãos de Abraão Zacut* 《阿布昂·薩古特》，1968

— *Sua Excelência* 《尊貴的先生》，1971

ÍNDICE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o autor e a obra	(1)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1)
Angústia para o Jantar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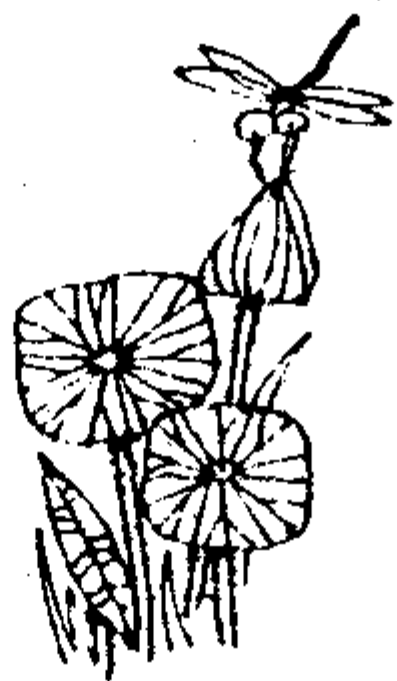
目 錄

評介：作家及作品.....	(1)
作者的主要作品.....	(1)
痛苦的晚餐.....	(1)
貢薩洛和安東尼奧.....	(1)
安東尼奧.....	(8)
貢薩洛.....	(11)
貢薩洛和特萊莎.....	(13)
貢薩洛和阿列桑特拉.....	(17)
安東尼奧.....	(28)
貢薩洛和阿列桑特拉.....	(31)
安東尼奧和阿列桑特拉.....	(34)
貢薩洛和特萊莎.....	(59)
貢薩洛和彼得羅.....	(65)
貢薩洛和特萊莎.....	(75)

****葡語作家叢書**

特萊莎.....	(76)
貢薩洛和特萊莎.....	(80)
安東尼奧.....	(81)
彼得羅.....	(85)
安東尼奧和阿列桑特拉.....	(97)
貢薩洛和特萊莎.....	(105)
貢薩洛和阿列桑特拉.....	(109)
貢薩洛和特萊莎.....	(126)
安東尼奧.....	(133)
特萊莎和彼得羅.....	(138)
阿列桑特拉.....	(145)
貢薩洛和特萊莎.....	(151)
貢薩洛，安東尼奧和彼得羅.....	(159)
安東尼奧.....	(184)
貢薩洛.....	(188)

痛苦的晚餐



貢薩洛和安東尼奧

“父親對我說，從他辦公室的窗子往外望去，可以看到大海……”

“你父親是幹什麼的？”

“我父親幹什麼？什麼也不幹！他是一名海軍軍官，10點鐘走進機關，6點鐘下班。至於在機關裏幹什麼，我可不知道……填填表格或者夢想軍艦吧？誰知道呢。也許從窗子往外眺望大海……回到家裏就看看報紙，填填上面的字謎，然後上床睡覺。我說了，他是海軍軍官……”

侍者走來把一瓶葡萄酒放在桌上，旁邊已有3個喝光的空瓶子。海軍軍官的兒子把兩隻杯子斟滿，端起自己的杯子一飲而盡。他用手支着頭，趴在桌子上，等酒引起的灼熱過去之後，接着說道：

“我可憐的母親可不是海軍軍官，她是

家裏的一名鬥士！”

朋友微微一笑：“鬥士？”

“對，鬥士。你以為當一位在海上沒有軍艦的海軍軍官的妻子容易嗎？你以為作一個成天夢想印度群島、華士古·達·伽馬〔注〕，每天晚上埋頭作報上的字謎的海軍軍官的老婆輕鬆嗎？我的朋友貢薩洛，不容易啊！一點也不容易啊！”

他重新斟上酒後，往後靠在椅子上。

“而且公寓裏還住着一家有錢人，他們在阿馬托拉有工廠。汽車，什麼都有……”

朋友又是微微一笑：“什麼都有？”

“當然，什麼都有！凡屬工廠主該有的應有盡有：鄰居的尊敬，看門人的殷勤，食品店的信任，眾口一辭的聲望……我母親就沒有這些，但她又不甘心。所以總是和食品店老闆、藥房主人、賣水菓蔬菜的女人、藥劑師、更夫、共濟會、麵包店老闆，天知道還有些什麼人鬥啊，吵啊，爭啊。你知道，她這樣到底是爲了什麼？”

他斟滿杯子，再次一飲而盡，然後站起來，兩手插在口袋裏，繼續說道：

“你馬上就明白，她僅僅想爲客廳買一塊新地毯！一塊有白花的紅地毯！你在笑，對嗎？那麼我告訴你，我去年在卡爾德拉認識一位老太婆，她一生中只有一個夢想：攢錢買頭山羊！”

他又開兩腿站在那裏，直視着朋友，從口袋裏掏出一包巴黎牌香烟，用右手點上一支，深深吸了一口，把打火機放在左

〔注〕 達·伽馬（Vasco da Gama）：葡萄牙航海家，1497年自里斯本出發，繞過非洲南端好望角，1498年5月20日到達印度。

手裏。

“這鬼老太婆已經 77 歲了，卻一直没攢夠買頭山羊的錢……”

他憤憤地把打火機裝進口袋裏。

“你對我母親要攢好多年錢買地毯——就是那種帶白花的紅地毯很驚奇，對吧？你當然會感到驚奇，因為你從來都不缺任何東西……如果你母親想要一塊帶白花的紅地毯，到商店去買就是了……我母親每天也去商店，你聽到嗎？每天都從那裏走過！但什麼也不買，你懂嗎？她是去看地毯的！每天都去看地毯！”

他重新坐在桌子旁，一口喝乾了朋友爲他斟上的酒。他抓起瓶子，但又把它放下了。

朋友試圖讓他平靜下來。

“我完全理解你的絕望心情。沒有哪個兒子看到母親受苦而無動於衷。否則就太可怕了！但是你告訴我：你母親買回地毯的那天，她一定高興瘋了，對吧？我敢打賭，她一定強迫你走進客廳之前把鞋子脫掉……”

“我母親從來沒有買回地毯……”

兩人對視了一會兒，迅速避開了對方的目光。他們默默地喝乾了剩下的酒，叫侍者再拿一瓶。等侍者走開後，海軍軍官的兒子用平靜的口吻繼續說道：

“你大可不必爲我母親沒錢買地毯而裝出這副悲天憫人的嘴臉，這和你毫不相干。你屬於那種一切都有圓滿結局的階級，甚至你們小時候聽的故事都是皆大歡喜的：什麼結了婚，兒孫滿堂，非常幸福等等。我屬於那種多災多難的階級：結了婚，第二天就來人討房間裏的家具錢……”

“但是你不要以為我母親是在孤軍奮戰，不，她周圍有一大幫忠心耿耿的人：聖徒、聖女、神仙天使，她遇到什麼事都乞靈於他們。臨近副煤氣或電費的日子，她就開始向天上的所有神靈祈禱。什麼聖若昂，聖若瑟，聖安東尼奧，聖貢薩洛……你笑什麼？這倒使我想起了一位醫生，看到病人服下他給的藥時，也這麼笑！我對你說過，大可不必裝出這副悲天憫人的嘴臉。是我母親，又不是你母親！不管怎麼說，你不屬於我們樓上住的那個資產階級家庭的成員，我母親不會把什麼罪過推到你和你的家人身上。恰恰相反，她把一切都歸咎於共濟會、無神論者、離經叛道者……”

他又斟上一杯喝乾，眼睛盯着餐巾上的圖案，像坐在母親身邊一樣輕聲說道：

“可憐的媽媽！她始終都固守着自己的看法。臨終時還雙手合十，為俄國的轉變祈禱。幸好她沒有在5分鐘之後去世，因為5分鐘之後，電業公司來人斷了我們家的電。錢全花在醫生和藥房身上了……家裏連一分錢也沒有了！”

“你們沒有朋友、親戚，我是說能幫助你們的什麼人嗎？”

“我們有幾十位朋友：聖若昂、聖若瑟、聖安東尼奧，聖徒若昂·佈里托……但他們都居無定所，而且沒有哪一位在銀行裏有存款。”

“母親的死讓你痛心疾首，而且會永志不忘。不過，讓這一切見鬼去吧，生活不能停滯在這一天……”

“對於我當然不會，但對我母親確是如此。”

“人不能為一件事所羈絆，總應該往前走才對！”

“當然，應該往前走！”

“請不要重複我的話！這種習慣讓我惱火！”

“對不起。我這樣做無意激怒你。再說你也不值得發火。從這裏走出之後，你要麼去俱樂部，要麼回家，兩小時後，你既不會記得我，也不會記得我母親。只有從現在起一個月之後，我們才會再相見，共聚晚餐。這是你每月的一次犧牲。”

“如果是犧牲，我就不會來了。”

“也許，我不知道……。”

他們沉默了一陣，望着在餐廳後部靠在櫃臺上閑聊的侍者。海軍軍官的兒子把椅子朝前挪挪，招呼朋友：“貢薩洛！”

朋友點點頭，表示自己在洗耳恭聽。

“你能誠心誠意地回答我一個問題嗎？”

“那要看什麼問題，我想是可以的。”

“你每月都和我共進一次晚餐而且保持這種滑稽的友誼，到底玩什麼鬼名堂？我對你不可能有任何用處。我出生在一個月薪 2500 葡盾的階層，而且老朽了。政治上無足輕重，沒有前途，你認識的人我都不認識，請你回答，為什麼每月要來同我吃一次晚餐呢？”

兩位朋友都把椅子往後挪挪，喝乾杯子裏的酒。海軍軍官的兒子堅持問道：

“說呀！講講你為什麼要維持這種對你毫無用處的傳統呢？喂，講一講……”

“你替我回答吧。你以為我為什麼來呢？”

“不知道，對此我想了很多。你和我都明白，我們的世界迥異，涇渭分明。你和我都知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對於你這種晚餐前三杯威士忌根本不算什麼花銷的人來說，怎麼可能拿我當朋友呢？在你心目中，我的月薪不會超過 2500 葡盾，你又怎麼可能是他的朋友呢？30 多年來，我們每月共進一次晚餐，而

你竟連我父親是個海軍軍官都不知道……我們每個月都坐在餐桌旁一次，四目相望卻無話可說。我們認識的人各不相同，讀的書也不一樣，興趣迥異。甚至打的領帶都不一樣，你能繫我這種領帶去會朋友嗎？”

“不會。”

“你可有朋友繫我這種領帶嗎？”

“朋友，沒有。”

“你能邀請我去那種能碰到你的朋友餐館去晚餐嗎？”

“你在提些愚蠢的、毫無意義的問題。”

“請回答，你能嗎？”

“在這個餐館裏，我也有可能碰到朋友……”

“不要撒謊。你像我一樣清楚，你那個圈子裏的人不會到‘金獅餐館’來。”

“爲什麼？”

“道理就像他們不會買我繫的這種領帶一樣。你以爲我是傻瓜還是昨天剛生下來？”

“我毫無對你撒謊的意思。既然你一再堅持，那麼我就開誠佈公地告訴你：我可以同你在任何一個可以碰到朋友的餐館晚餐。我在生活中已達到這樣的地位，即和誰在一起都無所謂。”

“貢薩洛，你的回答還算明白。那麼現在請告訴我，你爲什麼要維持我們每月一次的晚餐呢？”

“我已請你自己回答這個問題。”

“那麼我就接着說。你從這裏回到家，會以爲這樣做是忠於中學時代的友誼，從而覺得比自己的同類高明，對嗎？你對我施加政治影響，讓我認爲你爲人還不錯，對嗎？我翻來覆去地想過，但未得出任何結論。不過，我傾向第一種可能。我想你

來同我一起進餐是爲了不完全失去你希望的那種對你的尊敬。你想盡管自己有企業、有財富，可仍然像從前在中學時一樣，一輩子都不忘記同學時的朋友，而我就是證明。你同我一起晚餐無非想證明自己並不因飛黃騰達而嫌貧愛富，我猜得對嗎？”

“不對。”

“那麼，爲什麼呢？”

“你既然一再追問，我只好坦誠相告：問題並非如你講的。你真地想明白個中原委？”

“當然。”

“即使令你掃興也想知道？”

“你知道，像我們這種人，母親連紅地毯也買不起。對我們來說，掃興簡直算不了什麼。”

“那好吧，這就是你說的坦白回答：你對我毫無意義，絕對的毫無意義。我來同你進餐純粹出於習慣，別無其它。習慣養成了，瞧，就這樣延續下來了……”

“你忘了一件事。”

“什麼事？”

“我或許是你唯一可以開誠相見的人，因爲在你的相識之中，我是唯一和你的生意毫不相干的人，對你的社會地位沒有什麼妨礙。每個月在我面前吐露一下真情，就像吃劑泄藥一樣。”

有錢的朋友笑道：

“安東尼奧，你如果認爲自己有泄藥的作用，那就未免自視太高了。你連這點作用也沒有。”

他們起身招呼侍者，各自付了帳，走出餐館。外面下起雨來。

“15日見。”

“15日見。”

痛苦的晚餐

安東尼奧

海軍軍官的兒子穿過羅西奧廣場，決定步行沿列伊斯海軍上將大街走回家。

列伊斯海軍上將是誰？他發現過什麼？炸藥？如果他發明了炸藥，是不會告訴任何人的。華士古·達·伽馬，巴托洛梅烏·迪亞斯，迪奧科·康奧，福阿斯·羅庇鈕……可怎麼想不起有個列伊斯呢？列伊斯海軍上將究竟是什麼人呢？也許是那些從窗子往外望大海的人吧？列伊斯，列伊斯，列伊斯……這名字毫無印象……我只記得辦公室裏有個叫列伊斯的家伙，可憐的列伊斯……如果他穿上海軍上將的制服，該是個什麼模樣呢？也許列伊斯不是人名，說不定是神話。要不就是象徵，但象徵什麼呢？最好是學會不思考。如果學會不思考那該多好啊！生活得像坐在電影



院裏看那些剪接好的畫面一樣，不用自己費神把它們聯係起來……

從智利廣場向右拐，就到了公寓。他在腳踏上使勁跺腳，以便抖去鞋子和褲管上的積水，然後慢慢走上樓梯。

我爲什麼每個月都去同貢薩洛進餐呢？爲什麼呢？我幹嘛總是把談話弄得酸溜溜的呢？爲什麼我一再談起自己的碌碌無爲和窮困潦倒呢？難道酸楚保持着我們每月一次的聚餐？貢薩洛是否也會煞費苦心地考慮幾個小時用什麼領帶，談什麼話以及如何吃大蝦而不弄髒手呢？當然不會。正像他說的，我這又是缺乏自知之明。我爲什麼要談起什麼泄藥呢？對他來說，我只不過是個中學的同窗而已。在他的寫字樓裏，有多少像我這樣聽他呼喚的人呢？肯定有 30 多人，像我一樣住在這種公寓樓裏，繫着和我一樣的領帶，真不該對他談什麼泄藥之類的話……

他躺在床上，淅淅瀝瀝的雨敲打着玻璃窗。晚報一點意思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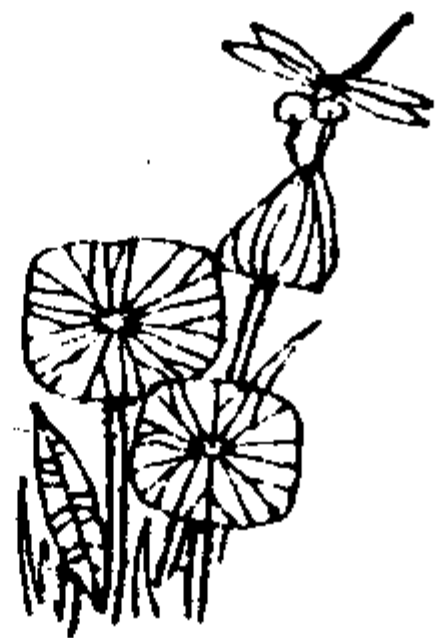
報紙千篇一律，大同小異。某個省有兩個展覽開幕啦，爲某三位一樣胖、一樣衣著的博士舉行晚宴啦，關於民族歷史命運的演說啦，等等。這種演說和昨天的、前天的、大前天的演說一模一樣。我的歷史命運是什麼？那家伙到家了嗎？晚飯之後，那些不必按時上班的家伙都到哪兒去呢？對這幫人我知之甚少……如果我的歷史命運姍姍來遲……我老了。老了，活膩了。如果現在床上有個女人呢？如果我結了婚呢？那就什麼事也沒有了。我會把餐館裏發生的事告訴她。不，不會全都告訴她。有些事是不能講的。一個男子漢不能對老婆講他在餐館裏受到了朋友的污辱。這種事只能在受了污辱而又揍了朋友兩耳光時才能講。那些在餐館裏挨了耳光的男人呢？他們對老婆講

什麼？什麼也不講。結婚應該是件不容易的事。男人遲早總免不了挨人家的耳光，而又不能對老婆講。每次看到她，都不免會想起還不曾對她講自己挨了耳光。這無異於又挨了兩耳光。那家伙到家了嗎？難道他真的那麼冷靜、不動聲色、頭腦清醒嗎？

他把報紙丟到地板上，關了床頭的燈。

誰也不應該仇恨別人。但我恨他，恨所有像他那樣的家伙，恨所有吃大蝦而不弄髒手的人。我恨他們。如果能殺了他們，我就統統把他們殺死。

痛苦的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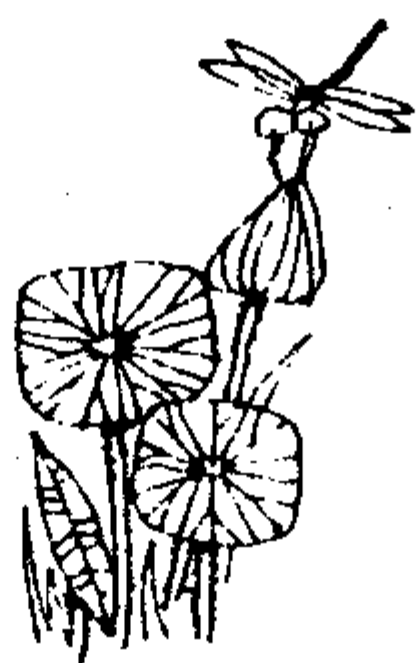
貢薩洛

貢薩洛在飯店門口叫了輛出租車，徑直往拉巴區駛去。在星星巷，車輪滑進了電車軌道槽裏，司機不得不握緊方向盤。到了好望街，車向左駛去。

這家伙像躲在屋頂上的狙擊手一樣，等着敵人在街上出現。他想殺死敵人，但又不想讓敵人知道子彈從何處飛來。他害怕打不中要害部位而招致報復。十年來，他在所有的言談話語中對我旁敲側擊，而不正面進攻。他害怕。我顧左右而言他時，他就沉不住氣了。每當我正面望他一眼，他就以為我在挑剔他的領帶花紋和衣著式樣。今天是因為吃大蝦，他弄髒了手，我笑了。他惱羞成怒，決定指責我應對她母親的死負責。我的寫字樓成了阿馬托拉的什麼工廠，我成了他母親和那位攢錢買山

羊的老太婆幻想破滅的罪魁禍首。卡爾德拉的老太婆。真有這麼一位老太太呢，還是他心血來潮，胡編亂造出來讓我感到良心有愧呢？因為我 57 歲擁有了“本特利”小轎車，而她熬到 77 歲還沒攢夠買一頭山羊的錢。這家伙知不知道他的舉止有多麼幼稚？他的弦外之音是多麼顯而易見啊！帶白花的紅地毯……母親死後 5 分鐘斷了電……更有意思的是那句“我母親並沒有把罪過歸於你或你的家人，恰恰相反，她把一切都歸罪於共濟會……”可憐的女人，她是多么愚蠢啊！這個笨蛋難道以為用汽槍可以殺死大象嗎？我為什麼要去進這類晚餐呢？這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讓我想想……啊，30 多年了！這家伙開始時還不像現在這樣。他相信終有一天會離開莫拉伊斯街，走出寫字樓和星期日只有看足球消遣的境遇。近來情況越來越糟了，希望破滅了。隨着希望破滅而來的是酸楚。這家伙難道不懂得我是不會輕易上鉤的嗎？他不是比我更容易犯規嗎？對他來說這當然算不上是一場競爭，但對我來講，卻是一場比賽。如果他不是個蠢貨，就應該懂得人們在一切競賽中都遵循同樣的方法。只有弱者和意識到自己虛弱的人——那些事先就知道會輸的人——才會要求準確執行所有的比賽規則……我打賭這家伙自以為拿出了什麼能置我於死地的東西，可連這點樂趣我也給他擊破了……只須置生死於度外……

痛苦的晚餐



貢薩洛和特萊莎

出租車停在家門前。貢薩洛打開門，悄無聲息地走上樓梯。厚厚的淺綠色地毯使他一直走進房間還聽不到腳步聲。妻子躺在床上正讀一本法國小說，看到丈夫，就把書放在腹部。

“今天回來的比較早。”

“嗯，吃完飯，我們立即分手了。”

妻子揶揄地笑着問道：

“開心嗎？”

“不，特萊莎，不開心，從來也不開心。”

“你不想對我解釋一下爲什麼繼續這種蠢事嗎？”

“即使想解釋，也辦不到。”

“幼稚的行爲。沒什麼可解釋的。十年來，你每月都爲一個自己毫無興趣、甚至不是朋友而僅僅同過幾天學的人自尋煩

惱，我承認無法理解……”

“這出於我玩牌的一項原則。我坦率地說，我同樣不明白你怎麼能整個下午都泡在牌桌上。”

丈夫在臥室中間笑了。十年來，每當他同朋友晚餐歸來，同妻子談的總是這幾句話。

我從來沒見過任何不合邏輯的東西。一切都有邏輯，儘管有時候是隱而不露的，我們把它稱之為事情的秘密。聰明人和糊涂人的區別在於前者力圖發現事物的邏輯，而後者認為事物是自發的，因此不去探尋其邏輯，而是尋找其規律。

“你打算什麼時候結束此事？”

“什麼事？”

“這種晚餐。”

“我死了，或他死了。”

特萊莎毫無怨言地接受了我有情婦的消息。對我們這種人的妻子來說，情婦就像用舊了或用壞了的大衣和汽車一樣可以丟到一邊。經濟上支撐得住，甚至還是一樁趣事，成為女友們閒聊時的話題。

“啊，親愛的，你真該看看我丈夫現在弄到手的那個小姐！真有意思！她處處模仿我，事情也只能是這樣……她去找我的理髮師，說不定還去找我的服裝師呢！”

太太們對某位不屬於“俱樂部”而又裝作是“俱樂部”成員的女人的表演極為開心。

“你們談什麼？”

“談好多事情。”

“我不知道是秘密……如果你不願說，那就別說……”

我就不說。我當然不說。女人們討厭男人們的比賽，就像

討厭一切她們不參加的比賽一樣。她們像魚在水中一樣需要佔據舞臺。所以她們痛恨戰爭、足球、打獵。她們本能地意識到這是男人的事，是男人發明的比賽，男人們只希望自己來玩，她們參加進來只會礙手礙腳。如果特萊莎懂得我每個月都同安東尼奧那個傻瓜一起吃晚飯的原因，也許就不會再追問了。可她不懂，所以才懷疑這是在搞名堂，不讓她參與其事。

“你不一定非要說……”

“說什麼？”

“晚餐中發生的事……”

我們這類人的妻子和別的女人不一樣，因為她們認為必須適應自己的身份，而不必適應丈夫、父母或兒女。在她們的詞彙中，完全意味着忠於自己的階級，別無其他。完美的丈夫甚至可以是個阿巴公〔注〕，只要他的態度不給自己的階級製造麻煩。或者干脆是個白痴也行。男人可以不去望彌撒。她們接受一個不去望彌撒的男人就像接受一個抽雪茄的男人一樣。經驗證明，男人的這種習慣不會給本階級造成危險。但女人不能這樣。不望彌撒就等於不參加“俱樂部”。像我這類人的太太，即使不相信上帝，也必須去望彌撒。這事關忠誠。需要幫助幫助過我們的人，當然還遠不止於此。像其他事物一樣，這有其自身的邏輯。

“我從來沒有請求你講過……”

男人結交不三不四的朋友像女人不去望彌撒一樣嚴重。簡直是大逆不道，一點開不得玩笑。妻子不能對女友說：

〔注〕 十七世紀法國作家莫里哀（Moliere）所作的喜劇《吝嗇鬼》中的高利貸富商阿巴公。

“我丈夫同一個住在莫拉伊斯公寓裏、每月掙 2500 盾的朋友共進晚餐去了……”

不三不四的朋友，即使有政治思想，也會給家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某些政治思想甚至會導致家庭的聲譽掃地……因為其成員的政治思想，一個家庭可能會被逐出“俱樂部”。

丈夫在臥室中央脫掉上衣，扔到一張椅子上。

“孩子們回來了嗎？”

“沒有。”

“他們每天這麼晚都幹什麼鬼名堂去了？”

“我一點也不知道，說不定和你一樣在一些便宜餐館同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廝混吧。”

貢薩洛坐在椅子上開始脫鞋。

“柯拉拉讓我擔心。”

“為什麼？因為她同門當戶對的男孩在一起？應該擔心的是彼得羅。你應該為他傷心才對……”

“未來是屬於彼得羅的。”

“未來！你懂得什麼叫未來？”

“不懂，我什麼也不懂。無所不知是你的特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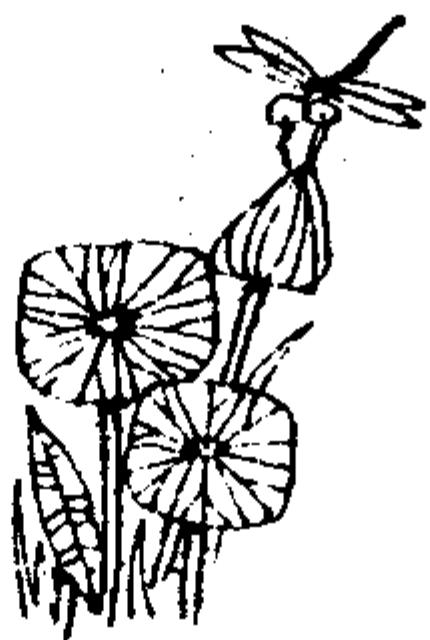
妻子拿起法文書，又開始看起來。貢薩洛走出房間到洗澡間去了。等他回來時，房間已經黑了。特萊莎熄了燈，面對牆躺着。

自從結婚之後，她這樣幹了多少次？二百次？三百次？

為了盡可能不打攪她，他打開床頭櫃上的燈，拿起一本打開的書。

很晚很晚，他才入睡。

痛苦的晚餐



貢薩洛和阿列桑特拉

星期日是測量人們土氣的尺度。所謂土氣，指的是猥猥瑣瑣、對修道院院長或是主教的思想奉若神明、以恩怨和嫉妒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害怕出醜、害怕鄰居對自己的看法。土氣還意味着杞人憂天、愚昧無知，把生命看作永恒、把日用品商店的某位席爾瓦先生的看法視若天經地義、不容爭辯的信條。在城裏，這位席爾瓦先生就是銀行的董事，因為銀行就是城市裏的日用品商店。但這並不妨礙席爾瓦先生之流在世人眼中的顯赫地位，其實他們並沒有多麼了不起。

在大城市裏，星期日的街道往往是空蕩的、靜悄悄的、無聲無息地躺在樹木和房屋的陰影下面。只有公園和河邊才充滿生機和繁忙，年青人海誓山盟、嬉笑追逐。

里斯本的星期日，街上卻有人，很多的人。他們毫無目的地到處瀏覽櫥窗，在小吃店品嚐柏林糕。女人們趁此機會穿上新裝到教堂。公園裏寂然無聲，海邊河邊只有海鷗在盤旋。

貢薩洛和妻子從家裏出來，把她送到拉巴區的教堂門口之後，對她說用不着等他吃中飯了。她送上面頰，他按照習慣和良好教育的規矩，輕輕吻了吻。等她離開之後，他才驅車沿着波熱斯·卡爾內羅街向星星路駛去。在堂·卡洛斯一世大街的盡頭，他遲疑了一下，然後掉轉方向，朝河濱駛去。

河邊的人行道上空無一人。

此刻，在塞納河或泰晤士河旁的草坪上，對對情侶在手挽手地散步，兒童們的歡聲笑語不絕於耳。他們用省下的錢喝咖啡或乘地鐵閒逛。事情肯定是這樣。倫敦和巴黎是生活在前進的證明。而里斯本呢？生活似乎停滯了。

他把車停在商業廣場後，燃起一支香烟。不時傳來海鷗的尖叫聲。范格伊洛街上，電車駛過陳舊的軌道槽時發出刺耳的聲音。從停泊在特茹河岸邊的一艘渡輪上走下來一大家人。他們手裏提着籃子、酒瓶子、印有白色 TWA 字樣的藍色塑料袋子。父親走在前面，腋下夾着報紙。兩米之後，大概是母親，每隻手裏都提着一個裝得滿滿的籃子。再後面，是排成一隊的孩子。他們穿着節日的服裝，小心翼翼地走着，以便不讓水坑裏的水弄濕自己的鞋子。

這無疑是一家葡萄牙人〔注〕。桌上擺着麵包和酒。神父向死

〔注〕 這無疑是一家葡萄牙人：是一首著名的法都（FADO）的一句歌詞。

者的身上灑聖水時，就像向花上灑水一樣。這無疑是一家英國人……不像。肯定是家法國人……也不像。

有一天吃中飯的時候，貢薩洛走進他的一位看門人的家裏。一家人正圍着桌子吃飯。母親和孩子們吃的是炸土豆，而父親吃的是牛排。他忍不住說道：

“難道肉都讓你一個人吃了嗎，若昂？”

女人立刻站出來爲葡萄牙家庭辯護：“肉是給幹活人吃的，博士先生。”

看門人整個上午都坐在前廳的安樂椅上看“世紀報”，而他老婆卻不停地打掃樓梯、屋子，做飯，看孩子。

“在你們家，好像馬麗婭最忙嗎？”

看門人手裏拿着餐巾，站起來解釋說：“因爲我是丈夫，博士先生。”

丈夫決定一切。丈夫應該走在前面，應該吃牛排。丈夫之上是教區長，教區長之上是主教，主教之上是上帝。我處在中間。我給教區長錢，吻主教的手時還可以睜睜眼。尊卑有序，這就是我在這場人生遊戲中的位置。一文不值的第七條遊戲規則是：“誰也無法選擇自己的位置，誰也不能在這場遊戲中贏得位置。所有的人生下來時都已有了固定的位置。他們應該謹慎防衛，以免被別人吃掉。”

廣場上有3個人在他前面走着：一個胖胖的中年婦人，一位小夥子和一位姑娘。他們步履緩慢、莊重，完全是一副剛剛辦完一應手續、熬過了必要的時間以便讓鄰居不要誤會爲“緊急結婚”的樣子。

是簡或是羅杰呢？記不起來了。其中一個曾經說過：“在你們之間，人們並不相愛，結婚是可笑的。”不，不管是簡說的還是羅杰說的，結婚並不是荒唐可笑的。對於從外面觀察或是初次看到的人來說，任何比賽都是荒唐可笑的。在你的家鄉，參加比賽的人很多，玩法高明，不易露出破綻，但同樣的是滑稽可笑的。親愛的簡或羅杰，丈夫不是愛妻子的男人，而是養家糊口的男人……在某些國家的詞典裏，丈夫就是每月8號付房租和飯錢的人。英國有句俗話說：你不能又要吃點心，又想把它留起來，簡單地說，就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你還記得在我家吃的牛排嗎？還不錯，對吧？那麼你還抱怨什麼呢？

他把車發動着，挂上倒擋，向右駛入七·二四大街，到巴朗公爵加油站停下來給車加了油。加油站工人鎖上油箱時，他又燃起了一支香烟。

在英芳特大街的中段，他把車停在一棟樓旁。這棟樓建在幾根包着大理石的鋼筋混凝土柱子上。他緩緩走上臺階，進入電梯裏。上樓後，他從口袋裏摸出鑰匙，插入一個門的鎖孔裏。

不。像我這種年紀的男人是不可以隨便闖進情婦的閨房的，這不妥當。在客廳裏或許會碰上一個混蛋，那我就不得不裝出男子漢大丈夫的樣子。其實裝出男子漢的樣子也於事無補。客廳裏即使有個混蛋，和我有什麼關係？一點關係也沒有，絕對地一點關係也沒有。如果僅僅限於和她睡睡覺，又不強迫我知道事情的真相……再說他也不會獨佔。

他按了按門鈴。

還是這樣好。如果有人，他也有足夠的時間從廚房那兒溜掉……

門開了。一位女傭人趕緊讓過一邊，讓他進來。

他走進客廳。

阿列桑特拉正躺在沙發上打電話。看到他，趕緊結束談話，挂上電話。

門本來可以敞開着。沒有什麼混蛋。他也許正在某個公用電話亭裏。可憐的家伙！我的到來打斷了他的談話，白白浪費了幾分錢。早知如此，我就再等 5 分鐘進來了。

阿列桑特拉嘴裏叼着香烟站起來朝他走過來。她穿一條淺灰色的帶細條紋的褲子和高領的、質地很粗的黑色上衣。

在《世紀畫報》上的巴黎時髦青年或是《愛娃》婦女雜誌上的“今日婦女”，就是穿的這種服裝。婦女雜誌上為什麼不登些應景的文章呢？比如說“學學如何在家裏接待情夫”，或“情夫把你脫光時哪些服裝既實用又方便？”

阿列桑特拉在他唇上輕輕吻了吻。

“你來得挺早。一點半之前沒想到你會來。我剛才正在和一位女友通話。”

必定是那個混蛋。如果不是的話，她不會向我解釋。她甚至來不及為“女友”編個名字。如果有名有姓，這謊話倒還說得過去。

“要不要來杯威士忌？”

“好吧。”

他坐在沙發上，順手拿起一本打開的書，翻過來看看書名，又把它放回原處。

阿拉貢的《艾爾莎的眼睛》。看來她又換了情人。先前那位是足球運動員，她就天天看《球報》，以便記住足球明星的名字，每星期日下午就去“看望一位生病的女友”。可憐的娘兒們！現在你要看法國作家阿拉貢的書了。但願它對你能有幫助……

矮桌上放着好幾本雜誌：《競賽畫報》，《她》，《法國天天報》，巴西版的《讀者文摘》。

他靠在沙發上，環視一下四周。牆上挂着象牙、古畫複製品。桌上擺着充滿生活情趣的各類小玩藝兒：酒吧間和法都之家的煙灰缸、威士忌酒瓶作成的臺燈，攤開的撲克牌。在一個小矮桌上放着幾份巴黎一家色情表演俱樂部的節目單。

幸好她已過了雲雨無厭的階段。把“來者不拒、歡迎上床”的條幅挂在牆上可不行。不，絕對不行。一切都要有個限度。

門開了。阿列桑特拉端着托盤走進來。托盤上有兩隻酒杯和幾瓶酒。她把托盤放在矮桌上，盤腿坐在地上，開始調酒。

她們學會了坐在用高級紙印的雜誌上，而且把這稱之為

“不拘小節”。

“再加點蘇打水好嗎？”

“夠了。”

他端起杯子送到嘴邊。阿列桑特拉把杯子舉到眼前，說“乾杯！”

我倒忘了她會說“乾杯”。這本來是不該忘的。我真的老了。

“阿列桑特拉，你想到哪兒去吃午飯？”

我倒要看看自己是否真的老了。運動員可以老得無力參加比賽，但永遠不會失去對比賽的激情，也不會忘記比賽規則。

“到埃斯托利爾的英國酒吧怎麼樣？”

貢薩洛笑了。阿列桑特拉看到他得意的微笑，一下子跳了起來。

“你不願到英國酒吧，因為你曾帶你老婆去過那裏，對嗎？你盡管帶她去好了，會有人帶我去我想去的地方的。你以為英國酒吧是多麼了不起的地方還是怎麼的？你該知道，我在法國去過許多你從來沒有涉足過的地方，你懂嗎？去吧，回家去吧！去找你那寶貝老婆去吧！你以為我非要你不行？”

看來我還沒有完全老，只不過失去了彈性。我不該笑。運動員在比賽中停下來自我欣賞，等於把自己變成了觀眾。顧名思義，觀眾是不懂比賽的。

幾天前在一次閑聊中，貢薩洛曾提到帶妻子到英國酒吧的事。其實他並沒有去。他之所以決定那麼說，不過是要阿列桑特拉一有機會就主動提出去那裏而已。

娼妓們就是這樣。那些初涉皮肉生涯的下等妓女，通常起名叫什麼露星達斯、魯爾德斯或卡爾莫斯，對嫖客的家庭和合法妻子往往懷着深深的敬意。對她們來說，家庭是神聖的東西，同她們對在貝拉、上比納、米鈕或奧烏里克區住着的母親的回憶息息相關。等她們進入皮肉生涯的第二階段時，她們就改名叫奧德特斯、利杰特斯或阿爾列特斯。這時，她們帶着鄙視的口吻談論“老家伙”和“老家伙”的家庭，好像談論什麼破爛貨一樣隨便。待到她們進入第三階段時，她們的名字又成了塞麗奈斯、簡尼奈斯或馬麗格里特斯。她們開始懂得某些規矩，不再談論家庭。既不談論自己的家庭，也不談論情人的家庭。

“你以為我不明白你笑什麼嗎？嗯？你以為我是個笨蛋嗎？好吧，請你打道回府吧！”

能達到第四級的妓女不多，她們與眾不同，去過了酒吧間，同上流社會的男人睡過覺，知道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褲帶以下的那點玩藝兒，看慣了他們醉醺醺的樣子。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她們深藏着對一切男人們的合法妻子的不敬和深惡痛絕。她們不肯失去任何與這些名媛淑女試比高低的機會；去同樣的餐館，同樣的髮廊、同樣的商店。

“你為什麼不說話？啞巴了嗎？說呀……說呀……”

妓女只有一種方法可以瞭解自己的價值。由於她的生活要依相好的多少而定，所以這個數量就成了她的價值尺度。阿列桑特拉在向我表明她有數不清的相好，她的知名度絲毫未減。

“你以為我同你廝混是因為別無出路，對嗎？那你就錯了！我只要拿起電話，立刻就有人來接我。你要知道，許多人責備我同你廝混，聽到嗎？”

瞧！她向我表明了，在妓女市場上自己標價還挺高呢！現在只差暗示我們這類人並不比她好到哪裏去，或許還等而下之呢！這是妓女報復我們妻子的唯一辦法……因為她們不能直截了當地做到……

“如果我是那種去巴拉達夜總會的女人，你就會跑步去英國酒吧……你要知道，這些女人要比你不願帶到任何地方去的女人壞得多……懂嗎？”

當心，我不能再笑。什麼事都可以做，但不能笑。必須自始至終執行比賽規則。其實這毫無意義。怒氣會自生自滅，烟消雲散。超然物外者方可取勝。我不笑是因為這會火上澆油，讓她怒火中燒。再說明天是8號，她沒錢付房租。當然，她和我一樣清楚，晚上必須言歸於好。她怎麼做到言歸於好呢？兩種辦法必居其一：或者是她，或者是我。我來吧！這樣免得讓她感到委屈，現在她已感到受了屈辱。她一點也不傻，內心深處像我一樣清楚，這全部的衝天怨恨從何而來。她也知道我心明

如鏡，這更讓她傷心、痛苦。

外面，天氣變得更壞了。濛濛細雨轉成了傾盆大雨，敲打着巨大的落地窗。他漫不經心地望着窗外，竟沒有注意到室內的寂靜。只是在她沉默了一會兒之後，他才聽到了嚶嚶的哭泣聲。阿列桑特拉直挺挺地躺在地上，頭埋在交叉的兩臂之間哭了。整個身子都在不停地顫抖、痙攣。

好啦！戲演完了。其實也算不上戲。她不知道這場戲已上演過成百上千次，雖然每次都有所不同，花樣翻新。現在只差收場了，演出結束後收拾客廳。該我上場了。我要裝出憂心如焚的面孔，不厭其煩地、情真意切地求她一起去英國酒吧午餐。她會說不去，我應該一再懇求，直到她同意為止。戲總是這樣結束的。

他喝完剩下的威士忌，把杯子放在桌上，站起來，點上一支香烟。

現在我出場了！

他跪在地上，用手指梳弄着她的頭髮，輕輕地對她耳語道：“阿列桑特拉……你聽我說，阿列桑特拉……”

聽我說，阿列桑特拉。你不要以為這會讓我開心，你不要以為看到你委屈，我就不感到難過。你不要以為人們喜歡看到對手在比賽場上受傷倒下。別以為角鬥士都是冷酷無情，對一切比賽之外的東西無動於衷……

“阿列桑特拉，起來……是該走的時候了……讓我幫你擦乾
眼淚……”

阿列桑特拉，你喜歡我叫你一聲“寶貝兒”，但我不能這樣
做。你需要愛，需要信任一個人，爲此你甚至可以同那個讓你
讀阿拉貢的混蛋一刀兩斷……而我並不愛你，阿列桑特拉，盡
管此時此刻你喜歡我叫你一聲“寶貝兒”……因爲我可憐你……
可憐我……可憐這一切……

“別這樣，阿列桑特拉……你要威士忌嗎？”

對不起，阿列桑特拉。我不能走得太遠。角鬥士唯一的敵
人是角鬥士自己，因爲他須時刻提防自己，提防自己的感情。

這時候貢薩洛才第一次注意到客廳的地毯，帶白花的紅地
毯。他聳聳肩，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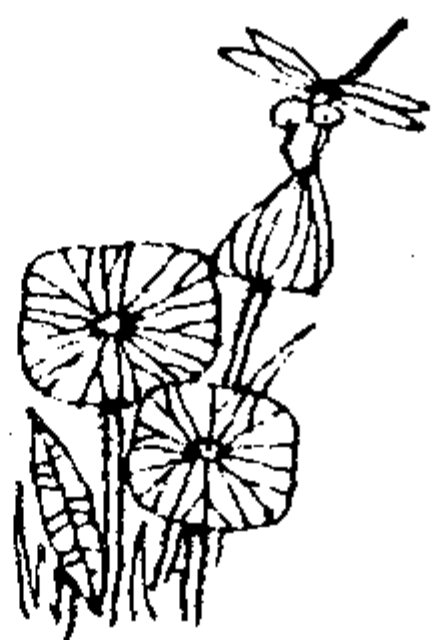
痛苦的晚餐

安東尼奧

安東尼奧起得很晚。星期天，他總是起得很晚。公寓裏的女傭人把牛奶加咖啡和涂有黃油的小麵包給他送到房間。這是對老房客的特殊照顧……他在這間屋子裏已經住了 20 個春秋。當年，他同房東簽了合同，把從父親那裏繼承的破破爛爛全搬了過來：栗木大衣櫃，皮面安樂椅和牆上那幅畫：張滿風帆的兩桅船。堅實的畫框下面用金色字寫着“駛向巴拉”。

他穿着帶條紋的法蘭絨舊睡衣，從床上望望四周，目光在每件物品上逡巡。當看到他們家兩代人一直作為室內裝飾品的那幅畫時，他笑了。

淅淅瀝瀝的雨仍然下個不停，室內晦暗不明。畫上的那艘雙桅帆船好像行駛在灰濛濛的霧海之中。女傭人像通常一樣在



早餐的食盤上放了《新聞日報》和《世紀報》。好多年裏，他只看《新聞日報》。有一天，他發現《世紀報》上登有外國的奇聞趣事，法國女演員的照片和羅馬的消息……於是開始買兩份報供早餐時在床上看。但很快又把《世紀報》丟開了。在美國每5家就有4部汽車或是畢加索的畫展在巴黎開幕同他有什麼關係？他明白自己永遠也買不起小汽車，更不會去巴黎參觀畢加索的畫展。

星期日，他只是瀏覽一下報上的大標題，半睡半醒地在床上躺到11點。

今天他感到很難受。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遲遲不去看醫生，希望省下點錢來付欠裁縫的最後一筆賬。

看次病要多少錢呢？綜合性診所大概便宜些？貢薩洛身體好嗎？應該好的。他在海濱消夏，冬天屋裏有取暖設備。我的麻煩是潮濕。潮濕加上每天早上需要早起。貢薩洛用不着早起。我如果能有錢……掙多少錢才可以乘出租車去上班呢？每天車費要12個半盾。10天就是125盾，30天375盾……不過要除去星期天和節假日……貢薩洛每月有多少錢？那家伙不費吹灰之力就繼承了一批遺產和令人羨慕的地位！他年輕時就繼承了這些……更爲不同尋常的是他接受這兩樣東西時竟認爲是自己天經地義的、無可爭辯的權力……好像上帝早已決定這個混蛋該富而我該窮一樣！爲什麼老是想到他呢？好像值得似的……難道想到他，我就會掙更多的錢？這種晚餐對我實在無益。每到喝咖啡時，我就激動發火，而他渾然不覺，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樣。他有時故意拿我開心。他知道我在想什麼，引我作繭自縛，讓我感到絕望，然後又慈父般地望着我吞咽這種苦果。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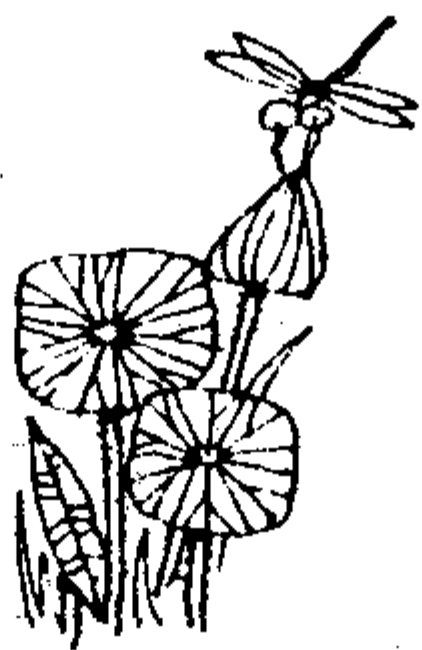
不能再讓這種晚餐作弄了。如果我表現得越鎮靜，反倒越能激怒他，打碎他的防禦。我必須考慮怎麼處理這些家具，死後不能留在這裏。如果發生一次特大洪水、一次像 1755 年那樣的大地震該多好啊！看到貢薩洛被壓在大石頭下面的絕望嘴臉該多愜意啊！我當然會救他，但要讓他受點罪、讓他明白是我救了他的命……一場革命就更好了……我主動出面爲他求情，保住他的狗命，但他得答應作我的僕人。每月讓他和我同桌吃一次飯，以表明我並不因他是僕人而瞧不起他……

“貢薩洛，把大衣給我拿來！”

“貢薩洛，把車夫叫來！”

我該起床了。每個星期日我都在同一時間起床。習慣是每月掙 2500 葡盾人的唯一自衛。這一切還要持續多久呢？我的前途在哪兒？我真的沒有什麼前途了。一個每月掙 2500 葡盾的人的生與死本不足惜，不會引起什麼反響。我不能想入非非而不正視現實。有多少人會參加貢薩洛的葬禮呢？

痛苦的晚餐



貢薩洛和阿列桑特拉

在這個世界上，星期日晚上是成千上萬個家庭團聚的時刻。正因為如此，全世界的妓女們就更加痛恨星期天。她們知道，星期天是不可逾越的障礙，男人們甚至不屑於在她們面前談起。上午，男朋友們的太太——那些合法的妻子，就去望彌撒去了。她們以妓女們在任何人面前，即使在上帝面前也沒有的隨便態度談論上帝或向上帝傾吐心事。對於上等妓女來說，上帝是至高無上的、無所不在的、痛恨虛偽的超人。他大慈大悲，原諒她們的一切所作所為，而且將把一切合法的妻子打入地獄中的火海。對上等妓女來說，星期天是一周之中最糟糕的一天：酒吧間空了，餐館空了，男人們都回家了。

所以，每到星期日，世上的所有高等

妓女都要進行一場絕望的鬥爭，以便男朋友們不回家去晚餐。做到這一點，就是勝利。做不到這一點，就等於在無休無止的、明知注定要失敗的鬥爭中又敗了一局。在她們看來，那些讓了步的、不回家吃晚飯的男人才是“正派的、有教養的文明人”。那些不肯讓步的統統都是“資產階級”。因為在全世界的妓女詞典中，資產階級是晚上回家的人，不管他是窮人還是富人。

汽車已駛向去里斯本的路，就是從辛德拉往格魯斯去的那條路。阿列桑特拉一邊穿鞋子，一邊問道：

“我們到哪兒去吃晚飯？”

終於來了！我等這句話已等了一個小時。比賽規則第二十七條：“像毫無邏輯那樣行事，像一切事物都自然發生那樣，永遠不要表現出你深知事物的奧妙所在。這樣才能最好地利用你的知識。”

“我們哪兒也不去晚餐，我要回家。”

此刻你盡可以作出尖酸刻薄、咄咄逼人的姿態，因為你不會為此失去什麼。你已把付房租的支票拿到了手。我們差不多到里斯本了，你甚至不願再冒起爭端的風險，否則兩人又會長時間相對無言，這是十分令你討厭的。你可以盡情的嬉笑怒罵，為午飯前不得不被迫言和而報復。那麼一切又會從頭開始，說我是資產階級、鄉巴佬、嘲弄那些已婚婦女和像我這樣的男人。其實，你何嘗不想成為特萊莎呢？特萊莎如果是你，她現在也會這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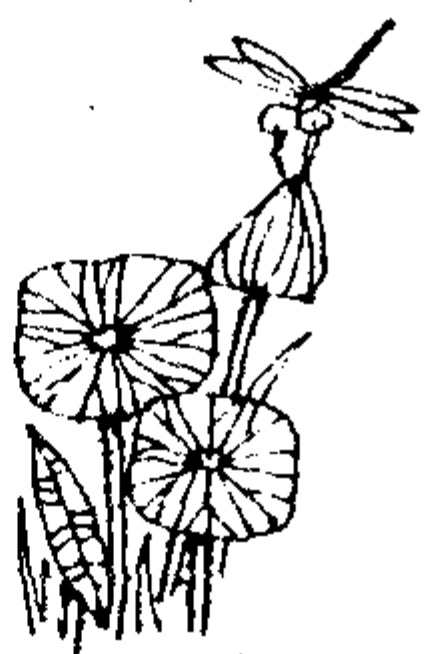
阿列桑特拉開始放聲大笑，笑得勉強，刺耳。她極想以此表現出對他的嘲諷。

“我倒忘了！今天是星期日！孩子，你要回家領取好品行獎啦！是否曠課了？可憐的孩子……對可尊敬的太太們……”

他打開車窗，使勁把烟頭扔出去。一股風從打開的車窗吹進來，貢薩洛本能地用手摸摸衣領。看到他的這一動作，阿列桑特拉把車窗開得更大了。

“我可要到外面吃飯了。本人從學校畢業多年，用不着回家吃晚飯了。而你，孩子，回去向女教師背功課去吧……”

痛苦的晚餐



安東尼奧和阿列桑特拉

安東尼奧在“埃登”看完最後一場的日場電影，在前廳呆着避雨，他每星期日都去電影院，電影結束之後，總是悶悶不樂地走上街頭。他不能不把自己那空虛的、枯燥的、爲這個冷漠的城市裏便宜的公寓所慢慢吞嚙的生命，同銀幕上那些過着舒適的、闊綽的、充滿機遇的人物的生命相比較。

剛剛看完的這部電影的故事發生在外國某個城市的郊區。那裏有一幢幢小洋房，爲綠色的草地所隔開。街兩旁是亭亭如蓋的樹木。其中有一段戲是在一家商店裏拍的。商店寬敞、明亮，貨架上琳琅滿目，各種商品應有盡有。這使他想起里斯本的郊區村鎮，洛列斯，卡奈薩斯，林達·阿巴斯托拉的小鋪子。那裏的櫃臺差不多全被

蟲蛀得斑斑剝剝，土豆和糧食袋子沿牆擺着，後面廚房的門楣那裏挂幾條三等乾鱈魚，上面爬滿了蒼蠅。

生活帶有多麼大的偶然性啊！如果我出生在外國，像我目前這種情況，就會有小汽車和帶取暖設備的房子。之所以沒有這一切，僅僅是因為我生在葡萄牙！貢薩洛只不過因為……我怎麼總是想起那家伙呢？

他兩眼望着地，沿 12 月 1 號大街下去，隨後轉入卡爾莫大街。每星期日看完電影之後，他都要去安圖內斯家。安圖內斯住在全國工人福利基金會旁邊的一條小巷裏。他們常常打牌打到吃晚飯時。

他偶爾也從聖弗朗西斯科街走，但多數情況下走卡爾莫大街，然後轉入伊文斯街，順便看看商店的櫥窗。

到“科達”照相館的拐角處，雨下得更大了。鞋濕透了，大衣遮不住的膝蓋以下的褲管也黏在腿上。他轉過街角，穿過馬路，跑進一家塑料製品商店的門洞裏避雨。

這場雨對我糟透了，明天就得為它付出代價。哪怕能走進飲食店喝杯白酒也好……

風把雨刮進了門洞。他匆匆離開那裏，緊緊貼着牆根，以便避開屋檐上流下來的雨水。快到街區盡頭的時候，風刮得更猛了。看到一家店鋪開着門，趕忙躲了進去。原來這是“伊比利亞”酒吧間的前廳。侍者慌忙走過來接着他要往地上抖水的帽子。他來不及多想，就脫了大衣，走進了酒吧間。

跨進去之後，他才意識到這不是他經常出入的那種地方。桌子通通沿牆擺着，完全不像一般飲食店那樣桌子等距離擺在中間。牆上挂着仿西班牙壁毯畫和幾幅仿希臘油畫。整個酒吧間充滿了伊比利亞情調。裏面靠牆的桌子旁坐着幾個女人正在閑聊，看到他進來，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過來。當他們發現並非自己的熟人之後，又都掉轉了目光。

他坐下後，要了一杯啤酒。從侍者的目光中，他立刻明白了這杯啤酒露出他的身價。右邊的桌子旁坐着3個人：一對碧眼金髮的男女和一位年輕、衣冠楚楚、手上戴一枚貴重戒指的小夥子。

他們大概也是剛剛坐下，因為侍者才給他們送上飲料。

他們講的是法語。聽不懂談話令他十分沮喪。說不出爲什麼，他對那位戴貴重戒指的年青人懷着無端的痛恨。從那家伙同侍者的對話中，可以看出他是葡萄牙人。這混蛋的法語怎麼講得那麼流利？而他在中學時學的一點法語幾乎忘得一乾二淨。這個白痴有什麼權力在外國人面前無拘無束、談笑風生，而他卻惴惴不安地想着他們是否在看他、嘲笑他的舉止、他那斜紋布上衣和放在面前的這杯可憐的啤酒呢？

“我可以向你擔保，他們的談話一點意思也沒有。”

是和我講話嗎？

他望望左邊，這才發現一位身材苗條修長、留着長長披肩髮的女郎正在直直地望着她。

難道她在和我說話？

“我是在和你說話，是的。我告訴你，你旁邊那幾位的談話一點意思也沒有。你聽得懂他們在談些什麼嗎？”

“是的，我在聽。但我的法語不……對……不……很糟糕。”

他不知應該怎麼說，還從來沒有一個不相識的女人這樣主動同他講話。有一次他曾想到要結婚，除此之外他在公寓裏的艷遇只有少數幾次。寂寞使他忍不住把女傭人拉到床上。有的女人從進房間到走出去，都喋喋不休地向他談自己的家鄉和家庭。兩年前有位廚娘在和他做愛時，竟然對他說，第二天上午別忘了提醒她去買做魚味醬的辣椒粉。

“你很有興趣知道他們在談些什麼？”

我怎麼做才能結束這種談話呢？她想幹什麼？

“不，我是說閑着也無事可做……”

“那麼你靠過來，我來給你翻譯。”

姑娘真的站起來，繞着桌子轉了一圈，坐在他和法國人之間。侍者拿起她放在桌上的酒杯送給她。

“聽着，我們要裝出聊天的樣子，否則大家會看出來我們在幹什麼。隨便談點什麼，來……”

安東尼奧把杯子舉到唇邊，以爭取時間。

我說些什麼呢？面對一個不認識的、強迫你為說而說的女人，該胡扯些什麼鬼話呢？

“小姐是本地人，里斯本人？”

這話問得蠢透了。和公寓裏的女傭人說這些還差不多，對

這位小姐兒就不行了。

她吃驚地望着他。

“你問我是不是這裏人？里斯本人？”

她突然變換了表情，笑着問道：

“你大概頭一回到這兒來吧？”

事情難道真的如此清楚？當然。啤酒、斜紋布上衣、棉襯衣、領帶。我闖進了貢薩洛的世界。他們遠遠就認出了我。

她沒有希望得到回答。她向前探着身子，小聲地給他翻譯，偶爾還笑笑，裝着談話的樣子。

“葡萄牙人說他喜歡巴黎，每年都去那裏，法國菜極好，無法和這裏的菜相比。現在是那個法國男人在講。他說不見得，他們在‘阿維斯’吃的菜就很好。你感興趣嗎？”

“嗯，感興趣。”

這事怎麼結束呢？她停下來，我就得開口，那就全完了。最後我得爲她付酒錢。她喝的是威士忌嗎？在這種酒吧間裏，一杯威士忌得多少錢？50盾？或許不止……錢包裏還有多少錢？

她繼續小聲說道：

“葡萄牙人現在問他，他們爲什麼選擇來葡萄牙度假。法國人說，他們在巴黎修了房子，今年夏天不能再多花錢了。他還說非常喜歡葡萄牙，因爲這裏具有原始情調……他後悔用了原始這個詞兒，趕忙解釋，說他的本意不是這樣。葡萄牙風光秀麗，景色如畫……村莊非常乾淨、潔白，詩情畫意……但是他弄錯了，原以爲這個國家費用低，沒想到恰恰相反，東西貴極

了……但是非常美，村莊裏的房子非常潔白，非常乾淨，非常好看……哎，順便問一下，你吃晚飯了嗎？”

“沒有。星期日我的晚飯總是……”

她粗暴地打斷了他的話：

“在家吃？同太太和孩子一起？”

“不，我沒結婚，總是和一位朋友……”

“總是？”

“習慣。”

“總是按習慣行事？從不改變？從不喜歡換換花樣、改改口味？”

多麼古怪的談話……她想幹什麼鬼名堂？

“只是習慣問題，有時候……”

“那麼有時候也出點格，對嗎？今天呢？按習慣還是不按習慣？”

她在拿我開心，毫無疑問，她在存心作弄我。她看出來我沒有錢，所以才決定逗我取樂。

“小姐，您在取笑我！”

“我在什麼？取笑你？！”

“對，取笑我。我不會講法語，可並不是個傻瓜。”

她探過身子，兩手放在膝蓋上，笑着說：“莫名其妙！我在取笑你！你可以相信，我沒有……”

“那你笑什麼？”

“我在笑你用的這些絕妙詞兒。多年沒聽到在這種意義上用

取笑這個詞兒了。多年也沒聽到有人稱我‘小姐’了……你不是個男人，是個恐龍！請告訴我，在床上你是條恐龍呢，還是僅僅是個害怕被人作弄的小人兒？”

床上？可能是……我肯定聽錯了。

“你說什麼？我不大懂……你剛才說什麼？”

“算了。我問你願不願到我家同我一起吃晚飯。我有一架挺好的留聲機。我做晚飯時，你可以聽唱片玩。”

“爲什麼？”

“你去還是不去？只需回答行還是不行，別再問了。爲什麼？我怎麼知道爲什麼。因爲我想和一個從未見過面、從來不認識的、害怕被人作弄的洞穴人共進晚餐。你到底願不願意？”

“可是……小姐您一個人住吧？”

“不，我有隻貓。”

她又取笑我了。怎麼辦呢？我不去。我不認識她，不知道她是誰。

“小姐，您是想新鮮新鮮，就像來到葡萄牙的外國人一樣。由於害怕細菌，就用礦泉水刮胡子。您想拿我開心，所以才想出和一個在這種高級酒吧間裏喝啤酒的家伙共進晚餐……”

“上帝！閉起你的嘴！首先，你說的不是事實。其次，這很重要，你一開口，盡用些令人無法置信的詞兒！‘什麼高級酒吧間’，簡直是葡萄牙小說和電影上的胡扯……你明天也許會到咖啡館裏對朋友講，在什麼‘高級酒吧間’碰到一個女人，同她一起吃了晚飯……和那個蕩婦度過了一個銷魂的夜晚。我說的對嗎？說不定你還會以行家裏手、情場宿將的姿態把我描繪一通……然後你那群狐朋狗友再向別的朋友添油加醋地講述一番

你的經歷，並說是他們的親身經歷……你也許有一位作家朋友……誰知道對我們晚餐的描寫會不會出現在一篇小說裏？”

安東尼奧準備起身告辭。

“既然我身上的一切，從習慣到言談話語，都令你不快，我最好還是就此告辭……”

她笑了。

“毫無辦法！你仍然是個生活在害怕被人取笑氣氛中的卑微小人。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願不願意去同我一起晚餐？”

爲什麼不去？可這娘兒們是誰？妓女？樣子不像……至少不像我認識的那些妓女。我去和她吃晚餐又怎麼樣？我沒什麼可失去的……

“十分樂意奉陪。”

他突然擺脫了濕透的鞋子、深藍色的斜紋上衣和啤酒的壓迫……

不，誰也別想拿我開心！晚上就知道被作弄的是誰了。

人們找下等妓女只不過是發泄性慾，絕不會爲了談情說愛。因此，那些起初爲自己的職業而自責的下等妓女，最終會把自己和自己的肉體混爲一談。短短的幾年時間過去之後，她們只剩下了供出賣的肉體。只要還能承受，她們就笑，就哭。對她們來說，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生活就是這樣。只要肉體存在，她們就會活下去。除了肉體之外，就是男人的金錢和挂在脖子上的聖母像。她們希望聖母保佑她們有好運，把阿連特茹地區的闊佬帶到她們的床上。

至於那些衣著華貴、常常光顧“貝納德餐廳”雅座、從不

去“尼納”或“金嘴”之類的餐館、不單獨出入酒吧間的上等妓女則根本不認為自己是妓女。她們生活在無人管轄的中間地帶，但四周卻又佈滿了無形的鐵蒺藜網、無法逾越的障礙和陷阱。她們從來不把自己和自己的肉體混為一談，恰恰相反，完全把自己和肉體隔絕，出賣肉體就像出賣任何沒有生命的、異己的東西一樣。她們唯一的自衛恰恰在於把肉體送到床上，同這個或那個男人媾合，而自己則能超然度外。許多上等妓女有個人的榮譽法規：當把肉體送到一位嫖客的床上時，她們則進行近乎絕望的努力，以使肉體不覺到性交的快感，這樣就保住了所謂的特殊的純潔。她們想，只要沒有性交的快感，就算不上淫蕩，就可以像別的女人一樣貞潔。

她們生活的中間地帶卻充滿着屈辱，充滿着她們無法忘記自己是出賣肉體的辛酸事件。有時，和頭天晚上還一起吃晚飯的男友在街上迎面相遇。如果這位男友是和太太同行，他就會佯裝不認識她們。有時候男友們喝醉了酒，忘掉了遊戲人生的規則，即迫使他們不把她們當妓女看待的規則……那事情就更糟。男人對別的朋友介紹她，其他的男人就會嘲笑那位不把她們當妓女而當“太太”的人。於是他不得不立即表明自己並非“為情所牽”，也沒有“墮入愛河”。三言兩語，一個動作，或微微一笑，立即就把她們送回到了無人管轄的中間地帶……而她們只有一種辦法盡可能地予以報復，就是另尋新歡。她們這樣做並非出於惡習，也非為了尋歡作樂。她們之所以這樣做是要確信還有人要她們，為了報復。事過之後，有時她們也有痛苦和清醒的時候。三杯兩盞下肚，就會對正在和她們跳舞的年青人說：

“如果不是妓女，我還能是什麼呢？說到底，我就是這樣……

誰給錢多，就和誰上床……”

她們只能對年青人說這些話，因為久經歡場的男人大打算聽這些話。情場老手們經歷了4個長成階段：覺得同妓女談話很有趣；覺得和妓女談話已沒有意思；像海明威說的那樣對妓女有着“人道”的關心；對妓女已失去了“人道”的關心。

初涉歡場的年青人對這種“知心話”頗為得意，短時間內感到自己已是大寫的人了。他帶着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一蹦三跳地回了家。其實他們根本不懂，這些“知心話”並非為他而發，而且也算不上“知心話”……

出租車在聖英芳特街停下。雨還在不停地下。他們跑着穿過人行道，淋着雨走上臺階，到了不避風雨的電梯口。房間裏的溫暖、寂靜和舒適氣氛以及掛滿鏡框的牆壁同時浸入了兩個人的身心之中。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道：

“今晚好大的雨！簡直像聖經中的洪水一樣。”

“可是，我告訴你，小姐，你有一個漂亮的諾亞方舟。”

她笑了。

“看在上帝份上，別再叫我‘小姐’了。倒好像我在您店裏的櫃臺上買襪子一樣。”

“您想我怎麼稱呼您呢？”

“隨便，但不要稱小姐。到客廳裏來吧，你看雜誌，我去準備飲料。”

安東尼奧走進寬敞的、舒適的、有着漂亮家具的客廳。家具擺得挺順眼。他坐在沙發上，開始漫不經心地翻閱《競賽畫報》。

這娘兒們到底是什麼人？有一套這樣的房子，應該很有

錢……或者有人給她……她每月要付多少房費呢？兩個康托還多吧……

傍晚或是晚飯之後，住在周圍的朋友們都聚到咖啡館裏。那些年歲大的老朋友呆在裏面，而年青人卻在街角處互相等着，挑選中意的過路的女人，以便獨處一室時用單相思來聊以自慰。他們都屬於這個或那個不確定的團夥兒，或稱之為“幫”。有“中學幫”，“戈巴卡巴納幫”，“巴西咖啡館幫”，“里斯本幫”，“本菲卡幫”。有多少地名，有多少他們服務的機構，就有多少幫。地名和機構是區別其成員屬於哪個幫的標志。“幫”是葡萄牙的土話，相當於英語中的“CROWDS”，法語中的“Bandes”或美國人說的“GANGS”。

“哥兒們今天去羅馬影院……”

“你看到哥兒們了嗎？”

“真棒。哥兒們受不了。”

“我來把你介紹給哥兒們。”

一個男人在一生中會從這個幫轉入那個幫。從“中學幫”進入“技術幫”或“軍人幫”、“職員幫”，然後再進入“辦公室幫”。最後，一些佼佼者脫離這幫那幫，而其餘的人則通通回到了“咖啡館幫”。

所有幫派成員都有某些相同的觀點。

“哥兒們喜歡埃登影院裏放的電影。”

“哥兒們實在受不了這本書。”

“哥兒們哪裏知道……”

哥兒們圍着咖啡館的桌子議論足球、政治、電影和別的哥兒們。這種去咖啡館、電影院，夏天去海邊是幫派成員們的唯一社交活動。有時候他們一生中只參加過一次酒宴，那就是自

己的結婚酒宴。哥兒們對其他幫派成員以及社會其他階層的生活的看法是和他們的世界觀相一致的。這個世界就是從阿列埃伊洛區的咖啡館和飲食店開始，到星期六的晚上逛阿爾托區的青樓歌榭結束。

這種對世界的看法基於某個哥兒們編的電影和小說中抽出的前提條件。根據這種前提條件，上流社會的太太們只不過是些“無耻之輩”，一些“偽裝的臭婊子”。

“哼，她們是什麼東西……”

“會這樣……”

“不會這樣？你以為我是傻瓜怎麼的？如果我有錢，你會看到我如何把她們統統弄到手……”

上流社會的男人，原則上都是笨蛋、性無能者或荒淫無耻之徒。根據爭論的需要，總會插入一些有關他們妻子的醜聞。有時候，這些娘兒們由於絕望和身處不道德的環境，見到男人就迫不及待地投入他們的懷抱。在所有的幫派之中，總有人瞭解他們的穩私：“薩維·奧羅餐館”的一個家伙認識“阿羅約”的一個小夥子，這小夥子的表兄是上流社會的一個家伙的司機……

“你知道他怎麼對我說嗎？咳，真是臭不可聞……”

於是這一輩子他們都掌握了某人的隱私。

這娘兒們是不是上流社會的瘋子？有這樣的住房，在酒吧裏喝威士忌……

這時，安東尼奧忽然在桌上一個綠色鏡框裏看到了貢薩洛的照片。他放下《競賽畫報》，目不轉睛地望着每月15日共進晚餐的朋友的相片。

你們瞧瞧，我原來在他家裏！她是他女兒？走吧，快，趕快走！要出事啦！這對我……可我爲什麼要走呢？我不是小偷，不是從窗戶爬進來的，我是客人！我是應邀才來這裏的！我像任何受到邀請的人一樣有權呆在這裏。怕什麼呢？怕貢薩洛？爲什麼？他能把我怎麼樣？且慢……那家伙住在埃斯特拉附近……不住這裏……她也不可能是他的女兒。但願這裏是他的家。如果是，那麼受嘲弄的就是貢薩洛，他該受嘲弄。當他得知這一切之後，我倒想看看還能說什麼……今晚太妙了……妙極了！走進酒吧間真是天助我也！天意……聖母有靈……聖母有靈……人不能乞求聖母讓一個女人受辱……只是這一回……聖母慈悲……

她用托盤端着飲料走進來時，他正坐在沙發邊上抽煙。看到她進來，他微笑着說：

“我真擔心你不來了。”

“有什麼關係嗎？”

“大有關係。”

“你是說對我一見鍾情……”

“不，如果再不來，我就受不了啦，因爲我太渴了。”

他接過她遞過來的杯子，送到嘴邊。

“不管怎麼說，等等還是值得的。好極了。可以再來一杯嗎？”

“當然可以。請告訴我，我進去時發生了什麼事？我剛才從這裏出去時，你還顯得十分小家子氣，生怕被人作弄，什麼喝啤酒啦……可現在卻像換了個人一樣……”

“我嗎？沒有，絕對沒有。給不給我再喝一杯？我一向如此。順便請教一下，既然你不願我稱你爲小姐，那麼芳名是什麼？怎

麼稱呼？”

“隨你的便。你挑一個吧：馬麗婭，伊萊娜，馬麗卡利達，索菲亞……隨便挑。”

“可你的真名到底是什麼？”

“知道我真名的人不多。不過這會兒我倒挺願意以實相告：我的真名叫阿梅麗亞，但我自己又取了個名字：阿列桑特拉。”

“爲什麼？”

“因爲我喜歡阿列桑特拉而不喜歡阿梅麗亞。”

安東尼奧站起來，環視一下四周，指着後牆上挂的那幅現代畫說道：“挺美的。”

“不錯。”

“我喜歡你這家。”

“我也喜歡。”

他手裏端着杯子在客廳轉了一圈，停下來欣賞兩幅畫。隨後又坐下，指着朋友的照片說：“你父親？”

她放聲大笑，笑得前仰後合，好像聽了什麼天大的笑話似的。

“我父親？虧你想得出來！”

“我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笑。”

“因爲你說這家伙是我父親。難道你認爲像這家伙一樣的人的女兒會出入‘伊比利亞’酒吧間？會邀請不認識的人晚餐？”

“我哪裏知道！他完全可以作你的父親……”

“不，不是我父親。是爲這套你喜歡的房子付房租、也爲我們晚餐付錢的家伙……我冰箱裏有隻冷鷄，可以做煎蛋餅。喜歡嗎？”

“當然喜歡！我正想吃呢。可以幫你一起做嗎？”

阿列桑特拉直直地望着他，回答說：

“可以。我倒想看看你穿上圍裙是個什麼樣子。”

這一回貢薩洛知道後就不會再陰陽怪氣地笑了……這回我捅到了他的瘡疤……咱們下個月瞧！

“你真地要幫我？”

“隨時聽您吩咐。”

“別這樣說。你似乎在背誦‘禮貌教科’書第五章‘在社交場合如何同夫人們談話’。請你好好記住，有些話只在書中使用，像‘不勝榮幸’，‘謹聽吩咐’，‘您的僕人’……”

“我受的就是這種教育。”

“這有什麼關係？難道不能長進一點？”

“長進？”

“算了。權當我沒說。再喝杯威士忌，我們來做飯。”

別的杯子都在桌子上。阿列桑特拉說離得太遠，所以兩人共用一隻杯子。她在前，他隨後走進了廚房。兩人同時都想去開冰箱，可手又同時停在冰箱的門把手上，彼此望了望。阿列桑特拉開口道：“我好像喝多了。”

“我就更不用提了！我不習慣……”

“你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身不由己，渾身輕飄飄的。”

“只有這種感覺？”

“不，感覺多了，可又說不清楚。”

“我們再來一杯威士忌？”

“贊成！”

“櫃子上有一瓶，那邊架子上有杯子。你斟酒，我來打蛋。”

“不必多說……”

阿列桑特拉把雞蛋打在一隻瓷碗裏，安東尼奧準備酒。他費了好長時間才從冰格子裏取出足夠的冰塊，把杯子遞給她。

她把杯子舉到眉梢，說：“爲今晚乾杯。”

“爲你的健康乾杯！”

“別這樣說。這句也不用了……有什麼關係？隨你的便吧。爲你的健康乾杯！”

兩人乾了杯。

安東尼奧小心翼翼地將杯子放在廚房的桌子上，說：“知道嗎，阿梅麗亞？今天的晚餐是我今生的第一次艷遇。”

“算你走運。”

“爲什麼？”

“因爲第一次艷遇才算艷遇。”

“其餘的時間幹什麼？”

阿列桑特拉笑了。

“你談話的口氣倒像個情場老手，可你剛才說直到今天還從來沒有過……”

“說得對。但今天我覺得事情與往日不同，要不就是我同往日不同。你知道我想幹什麼嗎？跳舞，有趣的是我不會跳舞……”

“你爲什麼不進去在留聲機上放張唱片呢？”

“坦白告訴你，我會放的唱片只有那種投進十分硬幣才唱的機器……就是這種唱片，我也只是見過！像我這麼大年紀的人向裏面投十分硬幣聽滾石樂……太荒唐了。”

“你又成了可憐蟲，害怕被人嘲弄？再弄點酒來，去……”

安東尼奧一邊斟酒，一邊說道：

“有一天，我在飲食店聽到挺喜歡的一張唱片。我坐在桌旁，

等着有人再放一遍……”

“你爲什麼不去那裏投進 10 分硬幣？”

“因爲店裏坐滿了人。我天生膽怯，阿梅麗亞。你知道我聽了多少別的唱片才等到有人選中我喜歡的那張唱片？整整 11 張啊！我不得不耐着性子聽了 11 張！”

阿列桑特拉把煎鍋從火上移開，直視着他說：“你知道這有多可悲……”

“要說知道，我也知道。可我怎麼辦呢？”

“再把杯子斟滿。我做點清湯怎麼樣？天冷得邪乎。”

“好主意。番茄湯最好。”

“不知道有沒有番茄。看看……沒有。我只有豌豆和火腿。喜歡嗎？”

“很喜歡。”

“好極了！我們一邊燒水，一邊擺桌子。我們在裏面吃，靠近火爐。你搬桌子，我取刀叉。”

“我還從來沒有在哪個人家裏一邊聽着音樂，在一位漂亮的小姐陪同下吃過晚飯呢……”

“你說的所謂家只不過是個夢幻。”

“什麼？”

“沒什麼。我什麼也沒有說。你說的話令我傷心。”

“爲什麼？”

“我無法向你解釋，那要費很長時間。再說，你也不懂。”

“此刻，如果能飛，我就飛起來……”

“那要碰壁的。”

“我已經習慣了！”

“這樣，你就飛吧。”

“只有帶着你一起才行。”

“不可能！”

他們默不作聲地喝完湯。她把煎蛋餅分到兩個盤裏。安東尼奧到裏面找起子開葡萄酒，等他回來時，阿列桑特拉已開始吃了。

“煎蛋餅茶的時間長了就乾了，對不起。”

“很好，味道美極了……我覺得像……”

“像什麼？”

“荷包蛋！”

阿列桑特拉放聲大笑。

“像你這種年紀的人如果在飲食店吃着煎蛋餅卻說像荷包蛋，人家會怎麼說呢？再說煎蛋餅也不是葡萄牙字。在葡萄牙，好東西就說‘有點櫻桃味’。要我告訴你一件事嗎？”

沒等回答，她就伸過胳膊，輕輕地用手點着他的額頭說：“對我來說，這頓晚餐也有點荷包蛋的味道。”

安東尼奧在杯子裏斟滿白葡萄酒，把空瓶子放在地上。

“我醉了。”

“我也不比你差。”

“我來發表一篇像報上登的那種演說。我很高興，想發表一篇像報上登的那種演說。”

“現在由……你叫什麼名字？”

“安東尼奧……”

“不必多言。安東尼奧到，一切安東尼奧中最傑出……最……唯一不再害怕被愚弄的安東尼奧閣下現在講話。”

安東尼奧手中端着杯子站起來，繞桌子一周，裝腔作勢地說道：

“女士們，先生們。承蒙諸位請我講幾句贊揚女主人的話，雖然鄙人無德無才，但盛情難卻。我醉得厲害……”

明天我將會對這一切深感懊悔。多麼可耻啊！又有一個被人嘲弄的話柄。對我至關重要的是……對她也許有益……

“如此盛宴之後，試問誰不感動呢？現在我謹以諸位的名義感謝女主人，使我們有幸在這個美麗的家中……剛剛吃了晚餐。”

他張開雙臂，似乎要擁抱整個客廳似的，繼續說道：

“此刻外面正在下雨，整個歐洲正處於威脅之中……真的，我在《新聞月報》上看到的……歐洲正處於威脅之中……”

阿列桑特拉裝出不同的聲音，打斷他的演說，以表明他的話受到各種人的歡迎。

“同意！”

“好得很！”

“贊成！”

安東尼奧點頭表示感謝，繼續說道：

“我重複一遍：此刻歐洲正在受到威脅，敵人使她的結構處於危急之中……在這個對……一切均為嚴重的時刻，在這個混亂的和野……野蠻的時期，我有義務向世界派出我們帶有基督十字架的多桅帆船……”

“我們的多桅帆船在哪兒？”

他把手放在胸口，以嚴肅的、深沉的聲音回答道：“在這裏！對，在我們大家的心裏！”

阿列桑特拉開始用刀把敲桌子，同時變着聲音喊道：

“說得好！”

“是這樣！”

“深刻！”

“繼續講，我們希望聽下去！”

安東尼奧舉手示意安靜。

“先生們，對於這種價值危機只有一種解決辦法，即採……採取傳統的、健康的道德……”

“好！”

“妙！”

“同他們幹！”

“同他們拼！”

“所以，我建議採取一些旨在保持道德和良好習慣的措施，比如說在這個可愛的家中每月舉行幾次聚會……”

阿列桑特拉打斷他的話，說：“我要求發言！”

“請講，阿梅麗亞小姐。”

“我認為有責任告訴閣下：要保持道德和良好的習慣只有一種辦法：儘管目前有法律，可人們仍然穿短褲在海濱走來走去……消滅海灘！如果有法律，而男人們繼續……消滅女人！如果這樣還不行，那就消滅人類！”

“很好！”

“就要這樣！”

“向你致意！”

阿列桑特拉站起來，想繞過桌子同安東尼奧擁抱，但絆着了椅子腿。他想去扶她一把，但已來不及了。他也被她拖倒了。兩人同時跌倒在地上，臉幾乎貼到了一起。

“安東尼奧，你知道嗎？”

“知道什麼？”

“我懷疑你有點不大正經。”

“你知道得太晚了。”

“我知道。告訴我今晚滋味如何？”

“已經什麼也感覺不到了，反正不是荷包蛋的味道。”

“向來如此。”

“向來？”

“明明白白的事，卻硬要裝胡塗。”

“如果我們不故弄玄虛，會怎麼樣呢？瞧，我從來不裝假，我的職業，我的住房，我的星期日……我一向是怎麼樣就怎麼樣：每月掙 2500 葡盾。老板高興，隨時可以讓我退休，每月拿 1500 葡盾。我是一個從來沒人請教，也永遠不會有人請教的人，一個害怕被人愚弄的人，像你說的那樣。除了被人愚弄外，還能怎麼樣呢？我生下來就被人愚弄？如果一個小青年開一輛豪華的小汽車從我面前經過，我感到受了愚弄。報上說一切都好，我感到受了愚弄。今天我頭一次說謊，你知道嗎？你知道我剛才把自己當成什麼人嗎？一位……瞧，此刻我就在胡思亂想，把你當成我的，只屬於我一個人，而不屬於任何別的人。知道嗎，我從來沒有過一手貨。”

“知道。”

“就是這麼回事。”

安東尼奧把右手撐在地上想站起來，但她抓住他，沒讓他起來。

“我說，安東尼奧，我們大家都在裝腔作勢。你想裝着我是屬於你的第一手貨，對嗎？真的想？答應我。如果你知道我是多麼想成為某個男人的一手貨……”

關燈之前，兩人靠在窗前站了一會兒。外面仍在淅淅瀝瀝

下個不停。透過雨水模糊的玻璃，可以望到對岸的燈光。七·二四大街上時而駛過的汽車燈光劃破了沉沉的黑夜。阿列桑特拉在一個玻璃烟灰缸裏熄滅了烟頭。

“夜晚的城市似乎變了樣。你想過白天在街上看到的那些上衣上別着‘本菲卡俱樂部’的標志——那種用小石頭做的徽章的家伙在家裏幹什麼嗎？”

“我就是其中之一。”

“是嗎？那麼你晚上在家幹什麼？”

“幹嘛問這個？”

“因為多年來已經沒有再遇到過如今晚的情況，即第一次覺得同男人上床時，不知道該怎麼辦，不知道說什麼……”

“你在開玩笑？”

“不是。”

兩人呼出的熱氣使玻璃窗更加模糊了。他用衣袖擦了擦，同時向右轉過臉去，直直地望着兩眼充滿泪水的阿列桑特拉。

“如果這是真的，認真的，現在我會對你說，親愛的，用不着害怕。”

“我吻他，對他說我從來也沒有害怕過他。”

如果當初事情不是那樣，如果不是父母，如果他們上完學，不那麼一意孤行地過早結婚……

所有人的生活中都有一個“如果”，但在妓女的生活，除了“如果”之外，還有一個男人。“如果”會根據精神狀態而變化，比如晚餐吃了什麼，講故事的對象以及講故事的意圖等等。有時候，這個“如果”完全根據談話開始的形式而定。如果男人談起自己的童年，而且頗為懷念，那麼妓女就會反其道而行之。她會說，自己的童年很不幸，父母不理解她，如果不是父

母，自己的生活道路也許是另一種情形。男人不得不爲自己無憂無慮的青少年生活而懊悔。付錢時，就會多付五十、一百甚至兩百盾，似乎爲自己有一個幸福的童年表示歉意。如果嫖客是個年青人，非常年青，而且對她大談愛情——只有年青人才有勇氣對妓女談愛情，那麼她就表示不相信：“男人們全都一個樣。”她就是因爲相信了一個對她大談愛情的男人，才毀了自己的一生……。“不，我不信，男人們全都一個樣。”這人如果很年輕，就會多丟下五十、一百或二百葡盾，以示自己講的是真話，並非所有男人都一個樣，人和人是不同的。“如果”還根據她的意圖、透露心曲的時機、最近看的什麼小說而變化。

但那位“負心的男人”卻永遠不變，始終如一。有時候，他是有幸在菜園裏，在井後面或是在街盡頭臨時租來的房間裏第一次佔有她的人。有時候又是某個真誠愛她的人。隨着歲月的流失，她對這個人的痴情和誠意愈加深厚。到最後，簡直和當初編造的故事風馬牛不相及了。有時候，根本就不存在這麼一個男人，但他們一點點地創造出了這個人，而且會編得活靈活現。這種臆造來自於生活的寂聊、對愛的渴求、對白首偕老的需要。她們對這個虛無飄渺的人物毫無保留地以身相許，甚至利用“他”來報復和她們上床的男人。她們偎依在嫖客懷抱之中，心裏卻想着另外一個男人，這個男人純潔、真誠、痴情……

阿列桑特拉走進房間時，燈已經熄了。安東尼奧躺在床上，兩眼盯住天花板，什麼也沒說。

此時無聲勝有聲。

阿列桑特拉上床時，“看到”了她心目中的偶像躺在旁邊。

多年沒“見到”他了。他默默的、油亮的頭髮，亮得像滿月照耀之下的大海。“他”曾用自己第一次領到的薪水爲她買了6枝石竹花。她躺在他身邊靜候着，感到他的手在摩挲她的胸部，於是捉住了這隻手。她吻遍了那隻他特有的溫柔的每個指頭。他甜蜜的吻使她陶醉地閉上了眼睛。但她還是看到了他那雙眼睛。她用手撫弄那柔軟的、光滑的頭髮。

她突然大叫一聲，張開雙臂，睜開了眼睛。

燈光如炸彈一樣一下照亮了臥室。她站起來，睡衣的繫帶在身前打成個十字結。他躺在床上，揉揉眼，竭力裝出笑臉。

“穿上衣服，離開這裏。”

“什麼？怎麼回事？”

“穿上衣服，離開這裏。”

“阿梅麗亞，我……”

“別叫我阿梅麗亞，我的名字是阿列桑特拉。”

“如果我得罪了你……”

“你已經得到了想得到的東西，難道不是嗎？現在滾吧！滾回家去或者是滾回你的公寓去，或者滾回娘肚子裏去。滾吧。”

“可是……”

“滾，立刻滾。”

她用指尖掀起地上的褲子扔給他。

“別費口舌了，滾。”

“我……”

“我告訴你不要講了。我唯一感興趣的是讓你立即滾蛋……”

“可爲什麼？”

“爲什麼？你以爲我是什麼人？一個普通妓女？滾！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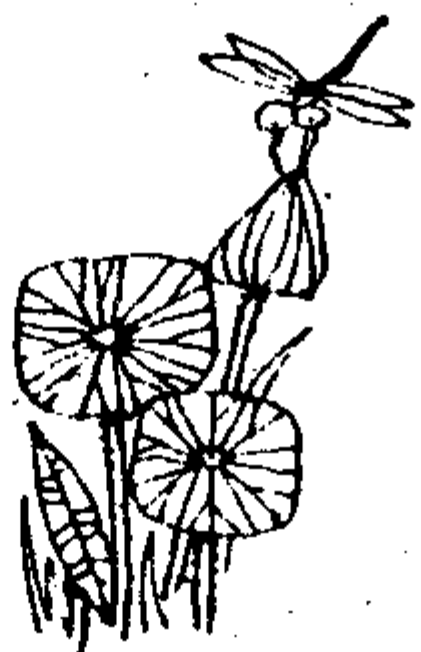
“可是我……可是我……”

“可你什麼也不是。我根本不應該和你講話。誰能讓我向不認識的家伙講話呢？只有我自己！走吧……只當你中了大彩，現在又花光了……滾吧……”

外面仍在下雨。安東尼奧貼着牆根走在聖英芳特街上，以免被淋濕。到桑塔那街和聖英芳特街交叉的時候，不小心踩到水坑裏。此刻，整個大街，甚至整個世界似乎都成了水坑。直到星星廣場那裏他才叫到一輛出租車。天這麼晚了，電車早已停了。

明天我一定去拜訪安圖內斯。今天沒有去，沒有給他打招呼。說不定他以爲我出了事。習慣是我們這類人的唯一自衛武器。如果是條狗，那就聲嘶力竭地叫一陣，直到無力地倒在水坑裏。可我不是狗，腳也濕了。要修修皮鞋了。也許還是等到下個月……啊！我是條狗該多好啊！

痛苦的晚餐



貢薩洛和特萊莎

貢薩洛正在打領帶，聽到有人按門鈴。門鈴聲穿過樓梯和鋪有地毯的走廊傳到上面已經很微弱了。妻子從房間招呼他：

“可能是車來了。你還得一會兒嗎？”

“這就好。”

他連鏡子都不照就打好了領結。婚禮、拜訪，社交活動開始讓他討厭。門開了，特萊莎打扮好走進來。

“幫我把背後的拉鏈往上拉好。”

這件衣服無論是前面還是後面都開得太大了。往上拉拉鏈時，貢薩洛看到妻子那渾圓的肩胛，雖然綑得緊緊的，可仍然鼓到了衣服的外面。他竭力回想結婚時那個身段苗條的姑娘的情影，但怎麼也想不起來。

“怎麼了？為什麼不吭聲？”

“我很累。”

“吃點維他命，這不是開玩笑，吃點維他命吧。我已注意到你最近很疲倦，你需要休假了。”

“我每年都有假期。”

“可你並沒有休假，仍然過着像冬天時一樣的生活。你和別人不一樣。所有的男人都抽空到卡斯卡伊斯無憂無慮地過一個月，只有你離不開寫字樓。”

不值得回答。這種事無法回答。在我們這種年紀的夫妻之間，這種談話已成了家常便飯。它們代替了愛情和生活。打破沉默無非是讓人覺得一切都挺好。最有意思的是這種一切都好。試問男人和女人除上床之外毫無相同之處，年紀使床除了睡覺之外，別無用途的時候，除了談談彼此認識的人還能幹什麼呢？

“爲了孩子們，你今年應當設法在卡斯卡伊斯多呆一段時間。事情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們會有更大的麻煩。我不知向你講了多少次，應該和彼得羅談談。他大了，有些事不能去做了。”

“他現在幹什麼？”

“他現在幹什麼？虧你問得出！不說了，要遲到了，以後再說吧。”

貢薩洛打開門，等着妻子出來。他們默不作聲地走下樓。上車時，貢薩洛說：“我想你並不一定願意去教堂，純粹是多此一舉。”

“我們到門口，到他們出來的地方站一站，讓他們看到我們來了。”

“我不進去了。”

“沒有人讓你進去。”

一切體育運動中都有比賽和發獎。真正的運動員只對比賽感興趣。他們盡可能地避開發獎儀式。而那些並非出於熱愛運動僅僅爲了出風頭的人對發獎儀式倒從不缺席。因爲他們感興趣的是儀式而非運動本身。這些人一眼就可以遠遠地辨認出來。對他們來說，比賽只不過是在女孩子面前出風頭的一種形式，而非鍛煉性格的方法。我們這類人的妻子對任何比賽都一竅不通，甚至不知道問題之所在。她們只要獎杯、獎章、發獎儀式。第十二條規則是“被聘結婚的男人和女人之間有着默契：她有權選擇社交活動，兩人都應參加，但須給他一定的活動自由。如他拒絕參加選定的活動，她有權認爲自己是受害者，並可日夜抱怨。”

“彼得羅幹了什麼？”

“以後再告訴你。”

“爲什麼現在不說？”

“因爲我們不是單獨在一起。”

貢薩洛本能地望望司機。司機毫無表情，正在等待交通警察發出駛往“拉多廣場”的手勢。

一切都有邏輯。女人的態度有着容易理解的邏輯，這種邏輯她們並不知道。如果不得不自謀生路的話，我們這種人的妻子，可以說大多數都無法養活自己。她們什麼都不會，一絲一毫的本領也沒有。僅僅知道自已的特權地位有賴於維護現存的社會秩序。她們拼命維護，可不知道究竟爲什麼。作爲辯解，她們發明了語言和母親這兩樣東西。她們是母親，而且有一套自己的語言。她們把母親神化。我這類人的妻子把母親作爲一種

“奉獻”。學習積極參加社會生活、工作等等，對一位“太太”來講是“不適宜的”。“太太們”不投票，對政治不感興趣，對世界上發生的事一無所知。“太太們”敬重修道院院長，吩咐晚餐，樂善好施，當“母親”。一切都有邏輯。

汽車在聖馬梅德教堂前停下。新郎新娘還在教堂裏。當特萊莎和貢薩洛跨上臺階，向前廳走去時，有的來賓已開始往外走。特萊莎站在牆邊和兩位女士談話，阿逢西鈕立即走上前來和貢薩洛打招呼。

真討厭！你怎麼立刻碰到了我……

阿逢西鈕是一個經營糖業的小商人的兒子，戰爭期間發了財。此人的資本就是有一條惡毒的舌頭和對別人的隱私深知內幕，人們不得不讓他三分。他的社會職業是郵局職員，挨家挨戶去吃白食、打牌、傳播最新消息。他為人尖酸刻薄，而憑這兩點卻贏得了聰明的美譽。除此之外，他還是個光棍。因此可以在最後一刻被招來填補臨時不能來的客人的空缺。他身材高大、有點駝背、一副公鴨嗓子，這就是他最鮮明的特徵。

“你知道星期天我見到誰了？”

“不知道。”

“你的小姐。”

“是嗎？”

“在伊比利亞酒吧間。”

“是嗎？”

這家伙到底像傳說的那樣是個同性戀者還是個性無能者呢？

“她同一位難以置信的人坐在一張桌上。”

“難以置信？”

“極其平庸的人。”

“噢……”

星期日……她說那天到外面晚餐……阿逢西鈕打什麼鬼主意呢？

“後來同那人一起出去了。”

“是嗎？”

他還有話要說還是就知道這些呢？

“我問他是誰，可沒有人認識。”

“謝謝。”

“我想你大概想知道……”

正因為這樣你才問了那麼多。我知道，男性的忠誠……

阿逢西鈕離開了。貢薩洛呆呆地站在教堂的入口處。他從口袋裏取出金質烟盒和打火機，慢慢燃起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霧很快消散在早上寒冷的空氣中。前面一群男人在熱烈地爭論着，他決定加入進去，因為婚禮遲遲沒有結束。他們在討論殖民地的前途，貢薩洛一聲不吭地聽着。他們嘲笑剛果共和國以及她獨立之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他們談到皮鞭、步槍、鐵腕人物，好像非洲是里斯本的某個警察巡視不力的區一樣，似乎有兩團舊警察就能輕而易舉地把它納入“秩序”之中。蒙特

莫爾伯爵說：“嚴重的問題是葡萄牙人已不像從前……”

貢薩洛離開了這群人，談話令他厭惡。特萊莎仍在牆邊和女友聊天。他決定走過去，因為沒見到什麼令他感興趣的人。她們在議論新娘。

“挺漂亮，真的挺漂亮。但坦率地說我不喜歡她的衣服。那種花邊……”

“挺累的樣子，不過這也很自然。”

特萊莎抓住他的胳膊問道：

“看到孩子們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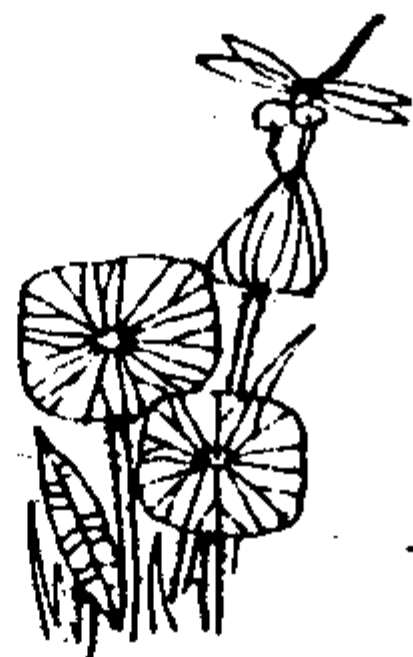
“沒有。他們在這兒？”

“他們來得比較早。看到他們的話，告訴柯拉拉，我有話和她說。新郎新娘來啦。瞧，來啦。”

新郎新娘在家人和來賓的簇擁下從教堂走出來。新娘的父親老遠就和向他招手的貢薩洛打招呼。

在坐車前往喝喜酒的路上，特萊莎不停地談着新娘的服裝。

痛苦的晚餐



貢薩洛和彼得羅

貢薩洛在入口處碰上了親密的老朋友阿爾瓦洛·托列斯。托列斯是他相識篤深並談得來的少數朋友之一。

他們帶一瓶威士忌和一瓶冰水，離開其他客人坐下來。

“很高興看到你，貢薩洛。好久沒見到你了。”

“我有很多事要做。”

“特萊莎和孩子們好嗎？”

“挺好。”

“阿列桑特拉呢？”

貢薩洛聳聳肩，說：“一如既往，還是個婊子，從根到梢的婊子。”

朋友笑了！

“那就甩了她。”

“爲什麼？”

“你要她幹什麼？”

“消遣消遣。”

兩人舉起杯子，貢薩洛又燃起一支香烟。

“你家裏人都好嗎？”

“好，一切都好。老大今年畢業，要去軍隊，該去了。”

“他怎麼樣？”

“還不是和時下的青年一樣，快餐館，自由選舉，追求時髦……”

兩人笑過之後又喝起來，貢薩洛盡力回想說：“我們那時是什麼樣子？”

“我們那時追求查爾斯頓，盡可能的自由戀愛，罷課……”

“我們什麼時候不再那樣了呢？”

“慢慢地，不知不覺之中就改變了。”

貢薩洛把烟灰彈到一個花盆裏，說：“婚禮上，烟灰缸從來都不夠用。阿爾瓦洛，你知道嗎？現在的年青人和我們當年不一樣。”

“很不一樣。時代變了，確實和過去不一樣了。”

“我指的不是這個，時代永遠是一個樣。真的變了，但是從裏往外變的……”

兩位朋友望望圍着餐桌又吃又喝的人群。

“是啊。這正是我們可以開脫的……”

貢薩洛又斟上威士忌。

“並非如此。如果你仔細想想就會看到並非如此。這只不過是個無用的而又不可避免的副產品而已。”

“有時候……”

“我們想改變已為時太晚。”

“貢薩洛，你維護什麼呢？”

“我個人的地位。僅僅是我個人的地位。對我來說，一切都毫無意義，我只關心一件事，那就是我自己。”

“我還關心我的孩子。但我又懷疑這一切能否落到他們手上。”

特萊莎在一位身材修長、穿著入時的太太陪同下突然來到他們身邊。兩位朋友站起來吻吻她們的手。

“你們真叫人掃興，呆在這裏幹什麼？我猜是在討論政治……同我們一起到裏面去吧。來……男人們真討厭……”

不管是什麼樣的政治思想都包含有對價值的判斷。因此，也就意味着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接受或擯棄。有政治思想就意味着現存社會秩序是可以改變的，可以對其價值品頭論足。因此，在我們這類人中間，誰有政治思想，將會被人用懷疑的眼光看待。社會各階級都創立了防衛機制，而它們的成員並不瞭解這種自衛體制和其存在的必要。要“破壞”一次愉快的社交聚會，只須有人叫一聲，說街上有人準備搶劫客廳和打碎杯子就行了。比賽規則第十九條是：“正派人沒有思想。有思想的是政治家，而政治家是受僱傭的。一些不修邊幅的政客文人到處寫文章，因為正派人不看用葡文寫的書。”

特萊莎繼續說道：

“男人們討厭死了！我們整天在家見不到人，和傭人打交道，照料孩子，誰也看不到。出來以後，還要聽你們爭論不休……”

貢薩洛對朋友笑着說：

“親愛的阿爾瓦洛，女人們痛恨一切可以使她們想到世道會變、可能失去名望和當太太資格的事。”

特萊莎停下來說：

“你在說什麼？瞧，似乎不可能……”

那位身材修長、衣著入時的太太一直默不作聲地陪着特萊莎，這時插話道：

“說我們的壞話成時髦，像任何時髦一樣……你知道，我們做的事遠比想到的要多。比如說我吧，雖然從來沒張揚，但每星期有一天要忙維森特·巴烏拉互濟會的事。我參加了許多組織，在裏面認真做事……貢薩洛，你知道有哪些人我從來沒在那裏見過嗎？正是你們如此崇拜的那些女博士和女士們。”

貢薩洛笑了。

“我誰也不崇拜，吉塔，更不崇拜女博士和女士們。我崇拜你，因為你每周花一天時間去‘維森特·巴烏拉互濟會’。”

他們隨着太太們來到餐廳。一進來，阿爾瓦洛就拉着貢薩洛的胳膊說：

“這對我們的孩子來說已經不夠了……也不可能夠……”

貢薩洛笑着說：

“不知道，阿爾瓦洛，我不知道。也許我們的父親和母親說過類似的話，俗話說棍棒起落之間，脊背還是可以閑一會兒的……”

一位在卡斯卡伊斯有寶座的遜位國王被主人和幾位太太圍着，人人都爭着和他講話。貢薩洛靠在牆上仔細觀察着這一場面。一位身材魁梧、衣著考究——也許過分考究的男人費了很大的勁才擠到那位國王的身邊。他以夸張的禮節向他問候，然後站在他身邊低聲說着什麼，同時向客廳其他地方不停地望來望去，以便弄清人們是否看到了他。

我很想聽聽他們的談話……那家伙正在胡扯些什麼？

那位衣冠楚楚的男子忽然望一眼貢薩洛，對他笑笑，匆匆

離開國王，穿過宴會廳走過來。

“真討厭，貢薩洛！我不得不敷衍那個討厭的家伙。有什麼辦法呢？他叫住我……”

“我看到了。”

“這些家伙以為我們無事可做似的……只因爲他們是國王……”

“國王？”

賽手有高有低。前者對所參加比賽的意義和比賽的原因一清二楚，他們知道自己在直面人生，須付出全副身心，明白自己會失去什麼，得到什麼。縱然在比賽之中尋找躲避，但從來不把比賽同人生混爲一談，在他們看來，比賽只不過是逃避人生的一種形式。而那些低等賽手則恰恰相反，對一切都懵懵懂懂，把比賽同人生混爲一談，認爲比賽就是人生。我們這類人是些極其渺小的賽手，也許更糟糕，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比賽，而且還挺認真……

“貢薩洛，我看到彼得羅在裏面，他長得非常像你。”

“我倒不覺得。”

那位被國王叫住的人用手把臉分成兩部分，說：“從這裏往上，一模一樣。”

貢薩洛笑了。

“僅僅是外表像。”

“你是說氣質不同？”

“對，你可以這樣說。”

“他在幹什麼？”

“今年大學畢業。”

“已經幫你做事了？”

“沒有。”

“貢薩洛，把他安置在寫字樓裏，現在就把他安置在寫字樓裏。黃瓜從小就容易長彎。再說你的孩子前程遠大……想成家了嗎？”

“誰？我嗎？我有妻室……”

兩人都禁不住放聲大笑。那位朋友窮追不舍：“不是開玩笑，小夥子想到要結婚嗎？”

“不知道。”

“柯拉拉呢？”

“也不知道。”

阿爾瓦洛·托列斯在曼努艾爾·沙維斯的陪伴下來到兩位朋友身邊。

“你們在談什麼？”

貢薩洛回答說：“沒談什麼。”

阿爾瓦洛·托列斯笑着說：“這是規則，貢薩洛，俗話說沒話找話嘛……”

“我們在談論我孩子的前途。杰伊麥問起他們是否想結婚，而我……”

阿爾瓦洛·托列斯打斷他的話，大笑道：

“杰伊麥談前途？”

貢薩洛生怕杰伊麥聽出問話中的挖苦意思，趕忙解釋說：“孩子們的前途……孩子們的前途……”

“噢！”

曼努艾爾·沙維斯加入了談話。

“他們要結婚？”

“沒有。據我所知，沒有。”

“他們多大啦？”

“柯拉拉 21 歲，彼得羅 24 歲。”

“到考慮這事的時候了。我一貫主張早結婚。讓他們結婚，貢薩洛，盡早讓他們結婚……”

饒了我吧，曼努艾爾，饒了我吧。我這種年紀已沒有耐心聽你那套晚婚不好的高談闊論了。請你不要忘記我曾參加過你的婚禮，而且在婚禮上認識了你妻子的情人。我知道你多麼需要捍衛家庭，攻擊女人的錯誤教養。曼努艾爾，我知道你內心在想什麼。你對妻子拒絕和你同床共枕的生活耿耿於懷，把這歸於她的“精神變態”……這當然比面對現實容易，難道不是嗎，曼努艾爾？特別是現實不那麼體面的時候……

曼努艾爾·沙維斯繼續說道：

“當今多半的錯誤和謬論來自缺乏精神準備……”

盡情說吧，曼努艾爾，說吧！你代表了傳統的、體面的制度。

阿爾瓦洛·托列斯在貢薩洛耳邊小聲說道：“他心裏是多麼沉重……”

阿爾瓦洛·托列斯和貢薩洛離開了，杰伊麥和曼努艾爾·沙維斯仍在交談。

“我們這位貢薩洛是個古怪的家伙……”

“他什麼都不信……不過這不是他的錯。他們這一代在共和國時期正好處於成熟的年紀，缺乏……缺乏……”

“兒子、家庭和宗教教育。我不知道你是否瞭解，貢薩洛的祖父是一個毫無名氣的小商人……”

貢薩洛和阿爾瓦洛從客人中間穿過餐廳。

“我對當了烏龜的男人向來抱着特殊的溫情。貢薩洛，戴綠

帽子則又能安之若素應該是很不容易的事……”

“他們習慣了。”

“你錯了。他們永遠也不會習慣。他們頭上、錢袋裏、喉嚨裏處處有綠帽子的影子。他們開口就是爲了辯解……尋找各種理由，不是爲自己辯解，而是爲綠帽子辯解……”

“錯誤總是她們的……”

阿爾瓦洛點上香烟，噴了一口烟霧，說：

“戴綠帽子的男人使我想起可憐的小鳥，它們注定爲鷹鷂所食而又不知道……”

“你和我，阿爾瓦洛，都非正人君子。如果他們聽到……”

“誰也聽不到我們的談話。告訴我，貢薩洛，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妻子僅僅是出於宗教義務才同你做愛，你還會要求她同你上床嗎？”

“不，你清楚知道不會的。”

“這樣說你沒有‘綠帽子’思想。”

貢薩洛笑了。阿爾瓦洛繼續說道：

“你有着海盜的思想。”

貢薩洛把胳膊搭在朋友的肩上，說：

“我們，阿爾瓦洛，應該說是我們。”

彼得羅正在餐廳的盡頭和一位衣冠楚楚的高個兒青年聊天。

我要裝出偶然碰見他的樣子。我同彼得羅的關係越來越困難，以至於不得不裝出無意間碰到他的樣子。對和他談話不能表現出過分的熱情。

“小夥子，你也在這裏？”

“我没看到你，爸爸。認識安東尼奧嗎？”

貢薩洛望望兒子的朋友，笑着說：“我這種年紀只會認識安東尼奧的父母，而不是安東尼奧……”

我可以這樣說。我肯定認識他父親。他的面孔很像某位熟人。如果在別的地方，我可不敢這樣貿然對彼得羅說……

小夥子解釋說：“我父親叫努瑙·阿爾皮亞薩，母親叫……”

“不用說了。你父親是我的老朋友，昨天還和他一起吃午飯。你母親就更不用說了，我和她跳過很多次舞。這都是年青時候的事。”

他們握握手，彼此望着，誰也不再講話。

年青人不懂得，可以沒話找話談。他們沒事講時就不開口。這是年青人的許多特點之一。隨着歲月的流失，這些特點和其它一些特點也漸漸失去了。

“你們爲什麼孤單單地呆在這裏？裏面可有很多漂亮姑娘啊！”

我真蠢。到我這種年紀，甚至已經分辨不出和年青人之間的歲月差距了。我們似乎認爲過去的都是一個樣。我像對16歲的孩子那樣對他們講話，但他們已經不是16歲的孩子了，雖然其中的一個是我兒子。

“你們或許有什麼嚴肅而重要的問題要討論？”

更糟糕，糟透了。如果說年青人有什麼不能容忍的東西，那就是把他們當年青人對待。我失去了機會，最好是走開。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呆下去只能是浪費時間，沒等上場就輸掉了。

“好吧，不打攪你們了。再見，孩子，再見。你回家吃晚飯嗎？”

“回去，爸爸。”

“那麼我們今天還會見面，再見。”

我在他們這種年紀時是什麼樣子？大學生，喜歡高談闊論，似乎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在咖啡館裏聚會幾次，讀了幾本講義，好像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無所不能了。晚上和同學們聚在一起討論消滅賣淫的辦法，如何改造風俗習慣，如何改造世界。小國的大學生就是這樣。我父親是這樣，我祖父是這樣，我的兒子也這樣。和青年人對話很困難。他們什麼都懂，因為講義上有。除了要學的，他們什麼都懂。他們一定能學會一切。

“貢薩洛！”

“你叫我嗎？”

“是的。我告訴你，副國務秘書在那裏。你能不能抽幾分鐘時間把他介紹給兩三個人。那家伙誰也不認識……有點討厭，可沒辦法。別忘了他正在研究法案……”

比賽規則第十七條是：“人際關係十分重要。有時候甚至具有決定意義。這就是生活。”

痛苦的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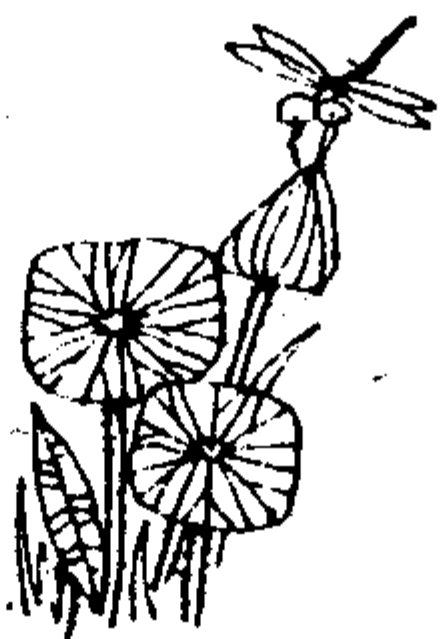
貢薩洛和特萊莎

“和彼得羅談了嗎？”

“還沒有機會，想談，但沒談成。”

“沒談成！沒談成！你什麼事也談不成。幾時聽你說過生意做糟了，對自己說的話感到羞愧了……偏偏對兒子的事談不成……”

正因為如此，特萊莎。因為他是我的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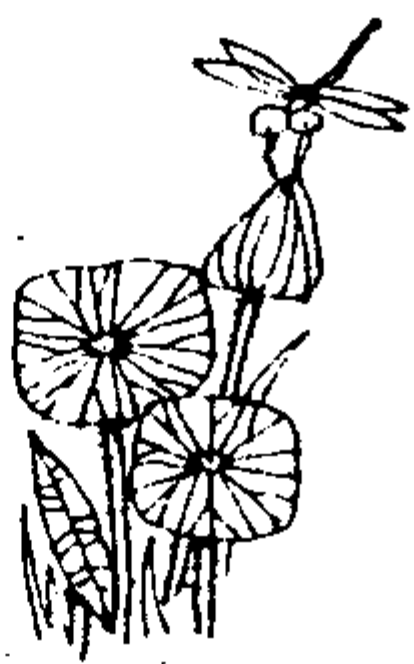
痛苦的晚餐

特 萊 莎

任何人都可以編造一個寓言故事，就如費拉斯和法沙里亞的居民那樣。古代希臘有兩座城堡，這兩座城堡後來被人們發掘出來了，成了編造這篇故事的素材。據野史說，費拉斯當時是一個各方面都很發達的城堡。但是，發達的結果導致了居民分裂成兩個階級：上帝的子民和其他人——賤民。

幾經變故——與本寓言無關，所以不再贅述，總之是幾經滄海桑田，賤民也成了上帝的子民。

在法沙里亞事情卻是另一回事。上帝的子民在一段時間內維持住了自己的特權和作為上帝子民的資格。於是，法沙里亞成了費拉斯上帝子民心目中的天堂。他們偶爾到那裏住幾天歇息歇息，因為他們也



像別人一樣從事艱苦而屈辱的勞作。費拉斯的上帝子民對法沙里亞的上帝子民說：你們不知道自己有多幸運……在費拉斯找不到一個傭人……”

“你們的僱工掙多少錢？可能有……這真是天堂……”

“教那些婊子養的？爲什麼？重要的是幸福。如果你們以爲他們受了教育就會幸福……”

法沙里亞城堡上帝的子民聽了“這麼多的贊美十分高興，對自己的國家在外界的聲譽深爲自豪。於是嚴格遵循費拉斯城堡被推翻的同類的忠告。不言而喻，法沙里亞的賤民有一天終於看清了上帝的本質……但這已與本篇故事無關，屬於另外的故事了……

特萊莎走下樓梯，準備出去時，已經一點多了。

本特利小轎車正在等她。幾分鐘之後，特萊莎走上了使館的樓梯。大使在上面張開雙臂歡迎她。

“親愛的特萊莎……”

“我想沒有遲到……我來晚了，西蒙……”

“不過……絕對沒有，非常準時。”

到客廳坐下之後，大使給她敬酒：

“馬德拉葡萄酒？西班牙葡萄酒？威士忌？”

“西班牙葡萄酒，保羅，如果有的話……”

“如果沒有，要去買嗎？你丈夫呢？我好久沒見到他了……讓我看看，從在斯圖阿特家的酒會之後……兩個多月了……”

“貢薩洛總是忙，保羅。”

“我知道，但很遺憾不能多看到他。他是我真正喜歡的少數幾個人之一。我們談得來。請允許我向你介紹奧爾托夫伯爵夫

人，她嫁給了一位剛剛被調到里斯本任職的瑞典外交官。我認爲她很誠懇……”

“伯爵夫人在這裏很久了嗎？”

“3天前才到。”

“我還沒有問您是否喜歡葡萄牙。我們葡萄牙人向所有的人提這個問題。”

“您不妨隨便問。我對貴國十分着迷。”

“這麼短時間我迷上了……”

“用不了多長時間，只要驅車穿過葡萄牙走一趟，就會迷上葡萄牙。沒有比貴國人民更謙虛、更殷勤的人了。且不說你們的村莊，乾淨、潔白。在我們國家，工廠的煙囪把什麼都污染了。”

“您這樣說讓我很感動。”

“而里斯本呢？您知道，如果想要一個傭人，會有十人前來應徵。如果要一個花匠，會有六個人供您挑選。您真不知道貴國有多麼……如果您在我國生活一段時間，您就會看到……”

在家吃晚飯時，特萊莎把談話引到了她要講述的方向上。

“貢薩洛，你想不到今天中午在大使館吃午飯時，一位瑞典太太告訴我，他從來沒看到過像我們這樣的國家。”

“她說什麼？”

“她說葡萄牙人是歐洲最具魅力、最好客的人，葡萄牙的生活簡直妙不可言……”

特萊莎停下來望望彼得羅。彼得羅低着頭一直在吃飯。

“她說我們的農村簡直和瑞典的農村不可同日而語，比瑞典

村莊乾淨得多。葡萄牙的生活比瑞典的生活愉快得多。”

他爲什麼一言不發？爲什麼不上鉤？他聽到了嗎？

“她說如果我們在瑞典生活幾個月，就永遠不再想離開葡萄牙……”

他聾了嗎？還是想激怒我？

“她說瑞典的生活令人憎惡……”

他決心裝聾作啞。

“對我來說，這出乎意料。常聽說瑞典是個天堂。好像並不是……至少瑞典人不認爲……”

算了，徒勞無益。

痛苦的晚餐

貢薩洛和特萊莎

“你何時同彼得羅談，貢薩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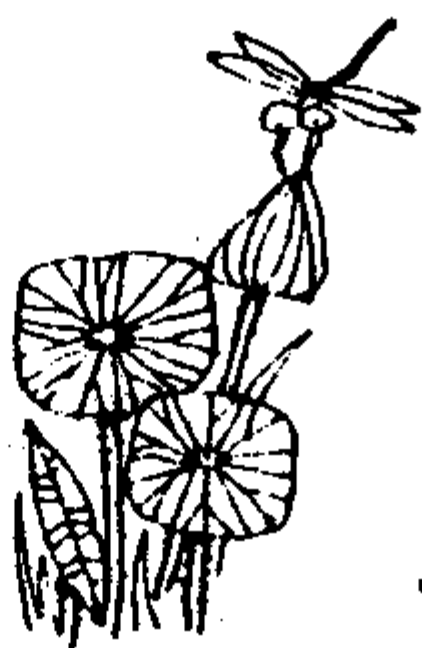
“我在等待一有時機……”

“如果等得太久，就沒有意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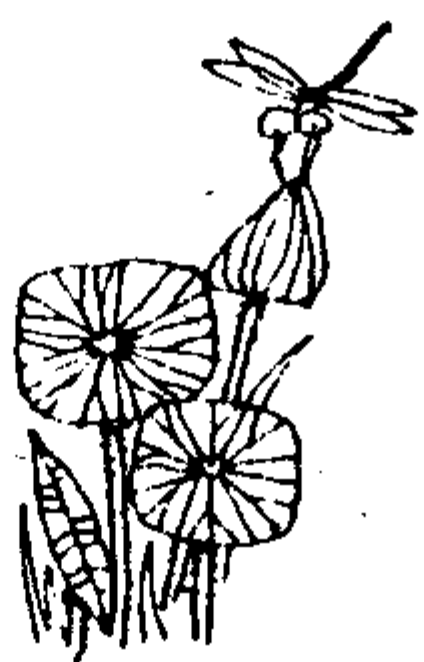
貢薩洛噴了一口烟霧，回答道：“我什麼也不能說，除非特意……”

“我害怕。”

“我也害怕。”



痛苦的晚餐



安東尼奧

安東尼奧像往常一樣，6點鐘走出辦公室。他決定去看醫生，而且通過辦公室的電話預約了，以便省幾分錢。但到診所門口時，他又猶豫了。

至少要一百葡盾。一百葡盾對我來說非同小可。再支撐一個月吧。病情沒有惡化。糟糕的是已約好了時間。沒關係，下次找別的醫生。那麼現在幹什麼呢？去電影院？不，如果平時去電影院，星期日再去就沒有過節的樂趣了，而且要花錢。如果病倒了呢？最好別想這些……我現在需要的是……像我這種人為什麼要生到世上來？生活向他們提供了什麼？什麼也沒有。像我這種人本不該到世上來。

在復興廣場附近，他停在一家烟酒店

前觀看挂在牆上的雜誌封面。

這些辦雜誌的家伙大概全是富翁。封面上印着昂貴的汽車、貴婦和豪華住宅的照片。生活是屬於他們的。我呢？有什麼東西是屬於我的？

他沿着大街慢慢走着。在帝沃利酒店門前碰到了財會科的桑托斯。他們十年前就彼此認識，但從未在街上碰過面。彼此打個招呼，離開了習慣的場合，兩人似乎都有點不自然。

“來杯咖啡？”

“好吧！”

“到什麼地方？”

“不知道……這附近……也許到斯馬達。”

“好主意。”

他們慢慢走着。桑托斯打開《里斯本日報》。

“喜歡足球嗎？”

“曾經喜歡過。”

“現在呢？”

“已不感興趣。”

桑托斯合上報紙，捲起裝進口袋。

“到車上看。”

“住的遠嗎？”

“在卡奈薩斯。”

“到什麼地方乘車？”

“帕爾馬街或薩爾達尼亞，看情況。有時在這裏，有時在那裏。今天到帕爾馬乘車……但是……”

他停下來仔細望望朋友，接着說道：“實在是因爲我剛才看到一個蠻不錯的小姐兒，決定跟着她。漂亮極了。”

“後來呢？”

“真沒勁，肯定是個妓女……”

“妓女又怎麼啦？”

“沒意思。妓女沒意思。”

“爲什麼？”

桑托斯轉過身來，奇怪地望着朋友的面孔，說：“爲什麼？我哪裏知道爲什麼，反正沒意思。”

兩人繼續往前走着，誰也不吭聲。到“帝國酒店”時，桑托斯問道：“你關心政治？”

“不關心。”

“我也不關心，我受不了政治家，全是些混蛋。外國情況不一樣，比如說丘吉爾，那是另一回事。你知道誰對政治入迷？卡爾瓦略，他簡直不談別的事。我不，只想知道……全是些混蛋，都一個樣。”

他們走進斯馬達咖啡館坐下，要了兩小杯咖啡。桑托斯從口袋裏掏出報紙，攤在桌上。

“這位瑪麗蓮·夢露真來勁，比巴多特棒，你說呢？”

“是的，也許……”

“你猜報上的字謎嗎？”

“有時猜。”

“我也是。總得找點事幹幹。”

他們慢慢啜飲着咖啡。桑托斯從口袋裏掏出一枚五盾的硬幣，說：“我付賬。”

“不，先生。各人付自己的賬。”

“好吧。我同意，因爲到月底了。”

“已經到月底了嗎？”

“明天是最後一天。老兄，別泄氣，發薪水的日子。”

別泄氣，老兄。發薪水的日子，也是付賬的日子，付房租，縫衣店和阿斯匹林。我得再買一瓶阿斯匹林，它能止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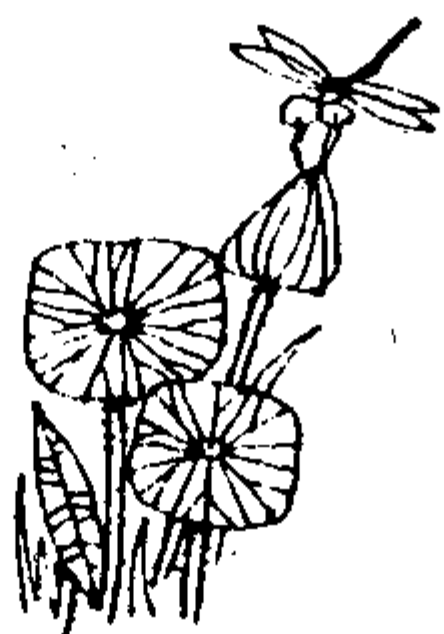
“那就再見了……”

“再見，桑托斯，明天見。”

“明天見。”

還有 15 天我才能修理貢薩洛。打起精神來，安東尼奧……
只差 15 天了……

痛苦的晚餐



彼得羅

人們知道自己生活的這個世界並非最美好的世界。人人都知道這個世界一定要變。所有的人都同意這樣的思想：由於事物的本質，革命必將到來。

“有朝一日……”

“當這一切改變的時候……”

他們很少提“革命”這個詞，就像在咖啡館裏，在陌生人面前很少提自己心愛的女人的名字一樣。

“遲早有一天……”

“有朝一日……”

“他們必將償還……”

伴隨革命而來的是正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正義觀。

一本書也賣不出去的作家，希望自己的書連出四版。

環境保護者希望野鴨生活在誰也不會傷害牠們的地方。

老婆和富漢私奔的窮光蛋將會看到奸夫給吊死在燈柱上，並把淫夫的汽車據為己有。

被批評家說得分文不值的畫家希望看到這些評論家全被明智的人所代替，並把他和畢加索相提並論……

詩人終於聽到電臺裏朗誦自己的十四行詩。

羅馬大街一座公寓的看門人若瑟的價值終於被人們發現。直到如今從不和他打招呼的房客現在紛紛向他脫帽致敬……

娼妓將像任何賢淑的夫人一樣受到尊敬，誰也不能斜着眼睛瞧她們……

但這些只能心照不宣。革命意味着希望，而任何人都無權玷污希望。承認若瑟毫無價值就是反動份子，就是懷疑看門人有價值的可能性。幼稚的詩人們就是這樣談論現實主義的。這些可憐的、幼稚的希望派詩人因為床頭挂了一幅畢加索的“哥爾尼卡”就自命為是進步的。

當然除了這些人之外，也還有另外的人。這些人正視人們的希望，但絕不是妓女、性無能者、戴綠帽子者和詩人的那種隱秘希望。他們沒有把革命同蒼白無力的暴亂混為一談。這才是些腳踏實地的有用的人。

“有朝一日……”

“遲早會……”

又開始下雨了。兩位等得不耐煩的朋友又聊起來。那位身材高大、留着阿根廷式小鬍子的人站起來，把誰用透明膠紙貼在牆上的彩色明信片弄正。明信片掉下來了，他揀起來，情不自禁地念着上面的字：“婦女們，擡起頭來，正視未來。”真沒

意思……那家伙到底來不來？

另一位繼續在寫，頭也不擡地回答道：

“來的……你會看到他來的……幾點鐘啦？”

“3 點過了。”

“他 3 點半才能到這裏。”

“我信不過这家伙……我從來沒有……这家伙會坐着羅爾斯·羅伊斯牌汽車來……”

“本特利牌。”

“一回事。本特利也好，羅爾斯·羅伊斯也好，有什麼區別？”

“你有一輛 M·G 牌子的車。”〔注〕

“我的 M·G 和這扯不到一起。我說過多次了，不能相信那家伙。如果我們出了事，他絕不會有麻煩，這一點你可以相信。什麼伯爵呀，伯爵夫人呀，立刻會到處施加影響。用不了兩天，他又坐着羅爾斯·羅伊斯車到埃斯托利爾兜風去了。”

“本特利牌。”

“你真固執……有什麼區別？”

彼得羅此刻正冒着濛濛細雨在復興廣場等候公共汽車。

這裏有二、三十個人。我僅僅從外表就可以把上流社會的人分出來。從衣著式樣嗎？或是不同的舉止？甚至他們的目光都與眾不同。他們看報紙、望建築物、看馳過的小汽車，就是不看周圍的人。世界是他們的。其他的人多麼不同啊！比如那

〔注〕 M·G：國防部（MiNisTERiO DA GUERRA）的縮寫，從前葡萄牙國防部的車均有此牌照。

一位，他騙不了誰。他一隻眼看報，另一隻眼卻瞧着我們，生怕有人佔了他在隊中的位置。世界不屬於他。他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別人在一切生活的長隊中都在搶他的位置。他需要站穩腳跟，表明自己和別人一樣……

公共汽車開過來了。彼得羅在司機旁邊坐下來。

應該換件衣服。我現在穿的這件衣服比羅德里戈的便宜，會讓他聯想到許多事情。可憐的羅德里戈！他怎麼配有豪華的轎車，帶着兩位漂亮妞兒兜風呢？我的處境多麼怪啊！對一些人來說，我是叛逆。對另一些人來說，又成了資產階級。我甚至還沒有懂得認真對待希望。我聽不得什麼“抬起頭來，正視未來”之類的口號，簡直讓人覺得好笑……“青年們，未來掌握在你們手中”，“今日的大學生，明天的主人！”

這些口號像其他口號一樣幼稚可笑。什麼“一切爲了祖國，不做任何反對祖國的事！”“只要還有一個葡萄牙人”……我們還要多長時間才能成熟呢？

“一張票……”

“一張 15 盾的，勞駕。”

“沒有零錢嗎？”

“我只有 20 盾的……”

“今天大家都拿的整票……我往哪裏去找……”

我必須小心，不能跟着他們笑。這個世界上的羅德里戈之流缺乏幽默感。每次我笑，羅德里戈都認爲是嘲笑明天的革命，嘲笑被堵住嘴的大學生……我必須小心。

羅德里戈站在窗子旁邊望着馬路上駛過的車輛，時而用手理理鬍子。

“沒辦法，我打賭他不會來……”

“會來的。”

“你同他談過我們的決定嗎？”

“沒有。所以今天約他來。”

“那家伙呢？”

“哪家伙？”

“石匠呢？”

“4 點鐘來。”

“如果來……”

“肯定來。”

“你對什麼都肯定……”

“我肯定的只是那……”

“你對一切都有把握。對你來說，一切都好。我應該把車停到另一條街的拐角處就好了。那輛車挺招人眼的……”

“並非像你想象的那麼出名。”

“你懂什麼？你以為我是無名小卒？或者以為我在隱瞞自己的想法？大家知道我是什麼人。”

“你是什麼人。”

“你找別人扯淡去吧！那家伙不會來……如果他來，你可以揍我一頓。”

“我說過，他會來。”

“敢打賭嗎？”

“好。”

“你想什麼，我全知道，但沒有用。那家伙不會來……”

“彼得羅在汽車上漫不經心地望着廣告。”

他們完全不相信我，因為我父親有錢。這是一條鐵的規律：誰每月掙的錢超過 4 個康托誰就是強盜、法西斯。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的語言和消滅敵人的特殊辦法。如果我嘲笑羅德里戈的幼稚或者多看兩眼曼努艾爾的小姐兒，我就是法西斯。在家裏，如果我問花匠每月掙多少錢，我又成了共產黨。

這是屬於不同階級的特殊語言。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不容混淆的語言。如果我在家裏的餐桌上打飽嗝，他們會說我沒出息，而在羅德里戈家裏就會說我沒教養。這很自然。在我們家，人們要麼有出息，要麼沒出息。沒出息是人的屬性，不能改變。在羅德里戈家裏，人是可以教育的，每個人都按自己的教育程度行事。所以“沒教養”代替了“沒出息”。

羅德里戈點上一支香煙，然後把火柴踩滅。

“不能相信這些家伙……闊佬……他們怎麼會對別人的生活……”

“你今天想幹什麼？”

“這你不用管。問題是這小子今天不會來。”

“幾點鐘了？”

“已經過 3 點半了。”

“幾點？時間準嗎？”

“3 點半。”

公共汽車在曼努艾爾家前的飲食店旁停下來。彼得羅穿過人行道，看到羅德里戈正從窗戶向外看從汽車裏走下來的人。

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召集這次會？提醒謹慎些？我不能笑。羅德里戈的眼睛一直在盯住我呢！

“終於來了！”

“怎麼啦？現在幾點鐘？”

“我們從3點差一刻起就在等你。”

“可你們告訴我3點半到啊！”

“好了，我們談正事吧。這可不是什麼雞尾酒會。”

羅德里戈，你知道什麼是雞尾酒會嗎？你對我的生活是怎麼想的？好像我天天到處去參加雞尾酒會似的。但是，你對雞尾酒會並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曼努艾爾站起來和彼得羅握手。

“來，坐下。我們想和你談談並向你介紹一個人。”

羅德里戈插話道：“介紹不介紹還要看看……”

曼努艾爾坐下來，解釋說：“決定吸收一名工人參加小組。我們想這決定是正確的，你也會同意……”

“我沒有任何反對意見。”

羅德里戈兩手插在口袋裏，站在那裏直視着彼得羅的臉。

“一名天生的小工人，懂嗎？他不認得幾個字，也從來沒去過工人晚會……滿身臭汗……怎麼樣？”

羅德里戈，羅德里戈，別裝腔作勢了。你不該忘記我出生在一個善於同工人打交道的階級。你不該忘記。我們這個階級的人會唱法都、是騎馬專家、鬧事的能手……像你說的那樣，我

們習慣稱他們爲“你”。在牧場上看管鬥牛的人熟悉鬥牛的習性，並不害怕牠們。而你們這些羅德里戈之流卻把工人視爲洪水猛獸，同牠們接近時倒有一種隱隱的、頗感刺激的心情……羅德里戈，你應該知道，我同你打交道比同天下所有的工人打交道更困難……對我所屬的階級來說，這並不是什麼值得受寵若驚的事。但這並不能改變事實，羅德里戈……

“你有什麼反對意見嗎，彼得羅？”

“沒有。”

“他可能要到了。是一名石匠。在他面前，你不要趾高氣揚……”

可憐的羅德里戈！你仍然一竅不通……我能夠客觀地正視我的階級和指導我行爲的原因，而你卻不能正視自己的內心。你是一個膽小鬼，一名微不足道的膽小鬼。如果你是我的父母所生，你就會變成“貝那特飲食店”裏的座上客，聽法都，看鬥牛，夸耀自己的夜生活，稱群眾爲“賤民”，稱有你我現在這種想法的人爲蠢材。你没有生在我父母家一點也改變不了你的爲人。你不過是個用出身偽裝起來的小法西斯。你對自己的出身耿耿於懷，不能原諒。羅德里戈，你才是個危險的家伙，因爲通過錯誤的途徑達到正確的結論是不夠的。像你這種人，若干年後會放棄正確的結論而回到錯誤的道路上去……

“我從來不趾高氣揚，羅德里戈。”

“你是否想說你已經不需要了，對嗎？大家都知道你是什麼人……你父親是什麼人……你已不需要趾高氣揚……我需要，因爲我没有有錢的老子，對嗎？”

曼努艾爾打斷了他的話：“我不希望在這裏爭論個人問題。

羅德里戈，你一開口，我就問自己，要麼你是個蠢蛋，要麼你就是無事生非。有時候，我真地懷疑你爲什麼要參加我們的小組。”

“我的理由……”

“算了。”

3個朋友沉默了，彼此望着。曼努艾爾想打破僵局：“幾點了？”

羅德里戈和彼得羅望望錶，同時回答道：“4點一刻。”

曼努艾爾笑着，說：“羅德里戈，到底誰遲到了呢？”

羅德里戈聳聳肩，說：“他要步行，沒錢乘汽車。”

彼得羅從口袋裏掏出一包巴黎牌香烟，說：“哪位抽烟？”

羅德里戈抽出一支，以便恢復親切的氣氛。他用打火機爲彼得羅點上烟。

“如果那家伙來不了呢？我的車在門前，如果他還不來，我得把車停到小巷裏去。”

曼努艾爾從抽屜裏取出幾本雜誌放在桌上。

“隨便看看吧……來……這裏有最新一期的競賽畫報。”

3人坐下來。彼得羅順手拿起一本書，還沒打開，就聽到門鈴響了。曼努艾爾走出去，不一會兒就領着一個身材高大、面孔微黑、綫條粗獷的漢子進來。

“這位是若昂·席爾維羅。”

大家握手，然後就座。石匠在旁邊一個合成板做的椅子上坐下。

曼努艾爾開始講話：“若昂·席爾維羅，非常高興你來我家。”

石匠說話前環視一下四周。他望望羅德里戈，迅速把目光

移開。接着看了彼得羅一陣，隨後打量一下房間，最後看着曼努艾爾，清楚地說道：

“我也很高興。”

“曼努艾爾接着說道：“知道來這裏幹什麼嗎？”

“告訴我了。”

“對告訴你的事情有什麼要說的嗎？”

“沒有。”

“如果需要時，我們怎麼和你聯繫呢？”

石匠又環視一下房間，遲疑地回答道：“蒙特 66 號，一層，右門。我妻子對此一無所知，我不想讓她知道。”

“我們中指定一個人找你。”

“誰？”

“誰有空誰去。”

“希望固定一個人，要知道我正負責一項工程的石料活。”他指着羅德里戈說：“他吧，他倒像個包工頭。”

羅德里戈站起來說：“我不去！你以為我沒事幹嗎？”

石匠望着他，說：“我來這裏已失去了半天時間，我也有事要做。”

彼得羅插話說：“我去。我可以說自己是建築公司的職員。”

石匠指着羅德里戈問：“好吧，可以。你是博士？”

“不，還不是。”

“那位呢？”

“他有一個修配車間和一個加油站，工業家。”

石匠轉身問曼努艾爾：“誰在這裏負責？”

曼努艾爾笑着說：“沒有誰負責，大家都負責，你像我們中的任何人一樣也可以負責。”

“總得有一個人負責吧？”

“爲什麼？”

“因爲必須有個人負責，否則大家不知該怎麼辦。”

怎麼樣？此人加入猶如打開了窗子，像雨後的大地散發出清新的空氣。可憐的羅德里戈，你這下完了，只好到別的地方去談什麼“嚴肅電影及其社會功能了。你失去了地盤，從此沒有什麼用了。這家伙從來沒聽說過複雜與明智，他很單純，尊重事實，沒有被亂七八糟的東西所迷惑。對他來說，是就是，非就非。

彼得羅和若昂·席爾維羅一起走了。他們沿着費雷拉·波熱斯街默默地走着。到瑙沃拉爾時，若昂·席爾維羅開口道：

“我和你，我們會合得來的。”

彼得羅沒吭聲，石匠接着說道：

“我討厭矯揉造作。去年有幾個家伙用汽車接我去參加集會。他們簡直把我當成了玩雜耍的狗熊。給我喝威士忌，讓我吃三明治，聽古典音樂唱片。我是個工人，倒成了聚會的主要角色。剛喝完一杯，他們趕緊再給你斟上。有幾個娘兒們，是學生或什麼的，幾乎跪到了我面前……真他媽的裝腔作勢！娘兒們露出大腿……而那些混蛋們則放聲大笑。他們覺得很有意思，抱住她們從椅子上滾到地上。他們寫了一些什麼東西，讓我在上面簽上“工人若昂·席爾維羅”……簡直像個妓院。他們敬我香烟，每進來一個人，就介紹我說：‘若昂·席爾維羅，我們的朋友，’而且必定再加上一句‘工人。’剛來的人就走過來和我握手，好像我是電臺的名歌星一樣。好像他們從來沒見過工人，真他媽的裝蒜！半夜之後，他們送我回去。有一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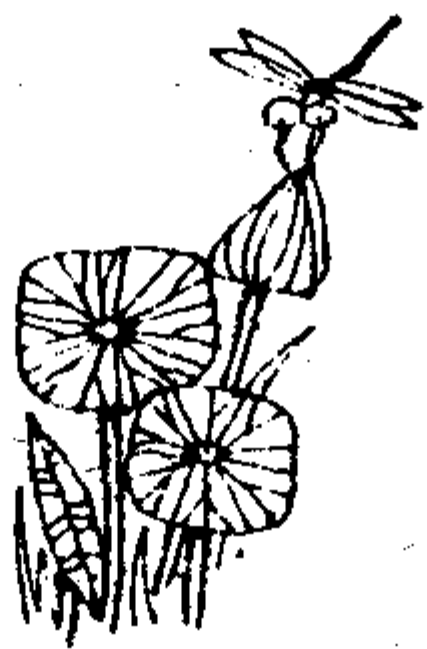
個女人送我，她有一輛敞篷車，一路上和我調情，大談民主，而且把大腿貼在……我要她把車停在街角那裏，這樣我老婆從窗子往外看不到我。告別時，她抓住我的兩隻手，仔細看了看，說：‘多好的手啊！多麼有力啊！這才是誠實的勞動者的手！’她問我是否想去她的工作室。當我從車裏出來時，她甚至吻我的手……真他媽的裝蒜！那些家伙需要的是紅燈區！”

有時候當你消沉或是開始懷疑自己的時候，生活會猛擊你一掌，讓你清醒。確實如此。我必須虛心學習，而決不可好為人師。歸根結底，還是值得的……值得的。

“當你們讓我參加你們的小組時，我以爲大概又是個妓院……女人，唱片。是不是呢？我不知道，但你的樣子倒不傻。我討厭虛假，再也不願重蹈覆轍……第一次讓我喝威士忌、把我當狗熊耍的聚會真討厭。告訴他們，我要工作。如果没有工作，那就找別人去吧！若昂·席爾維羅如果想找妓女，那就出錢……”

值得……值得……需要不灰心喪氣，不爲欲望屈服。没有第三條路，只有一條，值得的，值得的……

痛苦的晚餐



安東尼奧和阿列桑特拉

有時，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有時候，同陌生人說一句話，永遠弄不清楚，反正是一件小事，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復蘇一個人的生活信念或對自己男子漢氣概的信心。沿街走着，充滿着對生活的厭倦，但在拐角處看到一個小孩一邊跑一邊唱時，又會突然莫名其妙地感到春天的氣息和心靈的強烈震動，甚至比想起祖母死後躺在棺材裏的情景更讓人迷茫。如果不是怕鄰居笑話，加上年紀大，肝臟不好，他真想沿街追趕那個孩子！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而生命又是多麼短暫！真是沒勁！我可以安息了！啊，他媽的兒童，如果我年青……

午飯後，安東尼奧從公寓出來。每星期日都給吃同樣的東西：青菜豆湯，三片

肉，外加土豆和紅蘿卜。每次飯後，格杜德斯太太都走過來對他說：“午飯吃得滿意嗎，安東尼奧先生？瞧這肉多好！20年來我都在同一家肉鋪買肉，他們總給我留最好的，我當然不客氣……”

外面還在下雨。他決定去廣德影院看一部西班牙片子，可還要一個小時才能開演。他慢慢朝智利廣場走去。

今天我想幹點別的事，也許去和阿梅麗亞一起晚餐。如果她抓住我，說不定會揍死我。這幾乎和二加二等於四一樣。她每星期都去酒吧嗎？貢薩洛星期日幹什麼？誰知道呢。如果我身上有一千康托，那我今天幹什麼？坐計程車兜風，到埃斯托利爾逛一趟，然後再從辛德拉回來。也許吧！還是去廣德電影院吧。電影可能不錯。

在智利廣場，他碰到一個在路邊賣栗子的老太婆。

“你這頭熊，往哪裏撞呀！”

安東尼奧停下來，想從口袋裏摸出一枚硬幣，但沒有找到，只好解開大衣，掏上衣口袋。

“要多少，老家伙？”

“老家伙？你拿我當成你的……”

“我同你幹什麼？”

“等會兒再和你算賬……”

老太太放聲大笑。

“我們這種年紀，說這些話倒有意思……”

安東尼奧找出一盾的硬幣給她。

“給10文錢的栗子，別裝蒜。”

“裝蒜！瞧瞧你這家伙！我裝什麼蒜了？”

安東尼奧笑了。

“你在看我吃，就流口水啦，老饞貓！”

“你才是饞貓呢！不要臉的家伙……”

兩人都笑起來。老婦人把一紙筒栗子遞給他。安東尼奧掂了掂重量，說：“10 文錢就給這點栗子，猶太老婆子？”

“你才是猶太佬呢！無賴家伙。你付 10 文錢就想把我吃了嗎？再拿幾個栗子，滾吧！”

安東尼奧把栗子裝進口袋，笑着離開了。等電車時，一粒一粒掏出來，偷偷送進嘴裏，生怕別人看見。

電影散場之後是否去阿梅麗亞家呢？我倒不會失去什麼。就說看看她……或者說從那條街路過，順便看看……不。直截了當、堂堂正正走進去。告訴她我認識貢薩洛，聊聊他的生活，以便使她相信。而且還要說準備把一切都告訴他，讓她老實點。她把我像隻狗一樣攆了出來，這不是開玩笑的。這樣一來，誰知道……，不，不能這樣。如果她願意和我睡覺，我就拿拿架子，不答應。她必須懂得不能隨便戲弄一個男人，即使她想收買我，也不行。她會盡力不讓我把事情告訴貢薩洛，不行……我需要的不是這個。如果我和她上床睡覺，似乎有點不妥……像頭豬……即便她想，我也不能幹。隨她怎麼做，即使在我面前脫得精光也不行。

從廣德影院出來後，如果要他講講剛才看過的電影的情節，安東尼奧是講不出來的。他坐在那裏，心裏卻一直在想着阿梅麗亞。他看到她穿着睡衣站在窗前，感到她的乳房就握在自己手中，聞到了她的體香。場間第二次休息時，他感到腹內疼痛難忍，不得不到休息室要杯水，吃了一片藥。他本想終場前就走，但終於還是沒有走。他擔心阿列桑特拉星期日會出去。電影結束後，他是第一批走出來的人，匆匆趕到公共汽車站，走

進車裏。半道上掏車票時，一個突如其來的想法幾乎使他放棄自己的計劃。

如果貢薩洛和她在一起怎麼辦？該如何向貢薩洛解釋我的突然出現？什麼也不解釋。若無其事地走進去，大大方方地和他談話。她自己找臺階下吧。貢薩洛一定感到奇怪。那麼我就當着她的面，把一切都講出來。這事就算完了。

阿列桑特拉渾身一絲不挂地向他乞求不要把事情告訴貢薩洛的情景以及佔有她的幻影一直在他頭腦裏翻騰着，直到汽車在星星廣場停下。

最好先問問傭人是否有人在。如果傭人說小姐不願見我呢？那我也進去。深更半夜把一個男人像狗一樣攆出家門是不行的。

他在星星廣場下了車，機械地、想也不想地朝聖英芳特大街走去。到阿列桑特拉家門前時，他又猶豫起來。但終於還是按了門鈴。女傭人打開門，還沒來得及講話，他就堅決走了進去。一進門，他就開始脫大衣。

“告訴阿梅麗亞小姐，說有一位先生要找她談談。”

“這裏沒有叫阿梅麗亞小姐的，先生，您可能……”

傭人退去時，兩眼一直盯住他。

過一會兒，阿列桑特拉走出來，她並沒有認出他。她問道：“你找我有話說？”

“對，你不認識我了？”

阿列桑特拉隨着女傭人走到他跟前，這才認出了他。她臉色一下子變了，打發傭人退出去。等傭人走開，聽到廚房的關門聲，這才說道：“我想我已告訴過你，我不想再看到你。”

“我希望你改變了主意。”

阿列桑特拉走到門口，故意把門打開。

“我沒有改變主意，請你走開。”

“也許聽了我講的話，你會改變主意。”

“先生，你不會講出任何使我感興趣的話。”

“這只不過是你的想法。”

“夠了！如果你不立刻走，我就叫警察來。”

“我是來和你講講貢薩洛的。”

阿列桑特拉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說：“看得出，你在干涉我的事，但這絲毫改變不了我對你講的話。你如果不立刻走，我就叫警察。”

“貢薩洛是我的老朋友……”

阿列桑特拉笑着說：

“怎麼會呢？”

“我說的是真話。如果你不信，那麼請聽着：他和特萊莎結婚後，有兩個孩子：彼得羅和柯拉拉……”

“你還知道什麼？”

“知道。每個月 15 日，他都和一位中學時代的老朋友共進晚餐。”

“看得出你知道的不少……”

“這不奇怪。我就是那位同他共進晚餐的朋友。”

阿列桑特拉拉開門門，說：“這就是你要對我說的？”

“不，我還有話要說。”

阿列桑特拉默默地望了他好一陣，好像突然做出了什麼決定，從他身旁走進客廳。

“我們最好到裏面去談吧！”

安東尼奧一聲不響地跟在她後面。到客廳後，兩人面對面坐下，他坐在一張軟椅上，她坐在沙發上。

“你要我幹什麼？”

“告訴你將要發生的事。”

“請講。”

“我上次來你這裏時，並不知道你是誰，也不知道貢薩洛……貢薩洛……”

“說下去。”

“只是在看到他的照片後，才明白是怎麼回事。但已經晚了。”

“我已經勾引了你，是嗎？”

“來不及避免要發生的事了。”

“回到家後，你想起了發生的事，後悔了。是不是這樣？”

“差不多。”

“於是決定來看我……”

“對。”

“出於兩種原因：看看我怎樣接待你。如果我不準備留你，就威脅我。”

“對不起！我沒有說……”

“請讓我說完。如果我請你喝一杯，並且暗示準備再次和你上床，那麼你就會忘掉自己的朋友貢薩洛……下個星期日還會來。是不是這樣？如果我招待不周，你就會講同貢薩洛是老朋友的故事，而且最後還會說你有義務把一切都和盤托出。是不是這樣？”

“小姐，您把我當成……”

“我把你當成你本來就是的那種人，既不夸大也不縮小。很好，還有什麼要說的？現在怎麼辦？”

“沒什麼……不知道……”

“讓我告訴你該怎麼辦：趕快跑去告訴貢薩洛。坐計程車，這樣比較快。然後回家，心安理得地睡覺。這樣，你就履行了作爲朋友和好人的義務。當然這有點晚了。其實和我上床之前，你本應該想到這一切的……不過，你當時真要那麼做，倒失去了不花分文的一個良宵……你大概常常把實用和愉快結合在一起……”

“我絲毫沒有談起這些。我本來要說的不是……”

“那麼請說說你本來要說的。”

“我……我……來這裏看看你，別無他意。我從這裏路過，想起來看看你……我……”

阿列桑特拉站起來，說：

“趁我沒有講你的難聽話之前，趕快走吧。我羞於說這些話，我感到惡心。我無論到那裏都可以對你說：我從17歲就當妓女，而且還要繼續做下去。但和你相比，我還是認真的、清白的。走吧，別碰我。你讓我感到惡心。你應該脫掉褲子，應該爲穿褲子感到羞愧。別人穿褲子多少還有點用，而你穿褲子狗屁用也沒有！”

安東尼奧垂頭喪氣地走在街上，兩次都無意地撞到別人身上。在星星廣場，一輛公共汽車爲了躲他，不得不突然偏向一邊。在車站等車的時候，他伸手到口袋裏，碰到了那筒栗子，吃了幾粒。上車後把其餘的扔到了窗外。

羞耻啊！羞耻啊！天啊，我爲什麼要這樣做？什麼上帝，上帝和這有什麼關係？上帝遇到我這種家伙也無能爲力。啊，多麼可耻呀！我永遠也不能對她講……貢薩洛呢？什麼也不要對他講，更不能向他提起阿列桑特拉。這是我唯一還可以做的——一件乾淨事。阿列桑特拉至少會明白我什麼也沒有對他講。也許

她認為我的本意並非如此……也許她以為我去那裏僅僅爲了看她……這不可能……她像我一樣明白。多麼可耻啊！我所作的……我得到復興廣場去。安圖內斯在等我，幸虧他什麼都不知道。如果知道了，他會怎麼說？我簡直沒臉見人了。

他沒有去拜訪朋友。回到公寓之後，就鎖上了房門。

8 點鐘，格杜德斯太太讓女傭人去敲他的房門，問他是否吃了晚飯。

“格杜德斯太太，我去了，敲了幾次門，都不應。我好像聽到他在裏面哭，但不會是……”

格杜德斯太太有點擔心，就上了三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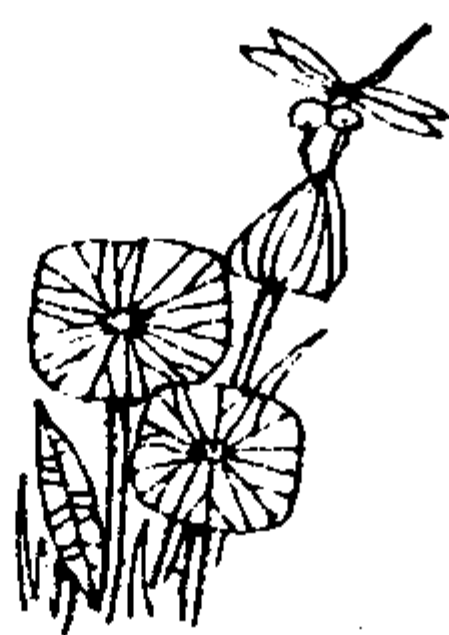
“安東尼奧先生，你覺得好嗎？需要什麼嗎？要不要把晚飯用托盤給你送到房間裏？這並不費什麼事……”

安東尼奧乾巴巴地回答道：

“我什麼也不要。我希望你們別管我。”

格杜德斯太太聳聳肩，下樓吃飯去了。

痛苦的晚餐



貢薩洛和特萊莎

貢薩洛穿好衣服站在房間中央，等着聽特萊莎講話。

“不談一談，我不想讓你出去。我對彼得羅越來越擔心。我想你應該盡早和他談一談。我已經無數次勸你這樣做了。”

“發生了什麼事？”

“你很清楚我想說什麼。如果我們不想想辦法，他就會給我們惹出麻煩，這還不說對他本人的後果……”

“你這樣說是有什麼懷疑呢，還是因為……”

“我這樣說是因為我感到發生了什麼事。你見過他的朋友嗎？”

“沒有。”

“那應該見見。”

“是些什麼人？”

“我哪裏知道！你該想到，我無意去調查而且我也沒有親自見過他們。”

“我得和他談談。”

“但願不要太遲。”

“你也許言過其實了。青年人總要經過一段理想主義時期，我也經歷過。現在記不清當時的情況了，也許永遠弄不清楚。我當時自認爲是無政府主義者或是別的什麼主義者。不管怎麼說，這些事情總是會過去的。”

“並非總是會。”

“幾乎是這樣。”

“彼得羅的情況不一樣。他既非浪漫主義，也不是理想主義。你知道，他向來講究實際、具體。我看不出他是在和無害的浪漫主義者廝混。”

“可憐的孩子！那他會對這些朋友大失所望的。”

“你清楚地知道，彼得羅從來不大受別人的影響。對他來說，朋友的影響並不像你想象的那麼重要。”

“今天我把他叫到寫字樓，把信放在桌子上。不管怎麼說，我總得有個藉口，我需要他代表我去參加職工一年一度的聚餐會。”

“我覺得這主意不錯。你幾點鐘叫他去？”

“下午，他從學校回來後。我給他留個口信，這樣吧，由你向他轉達，告訴他說我請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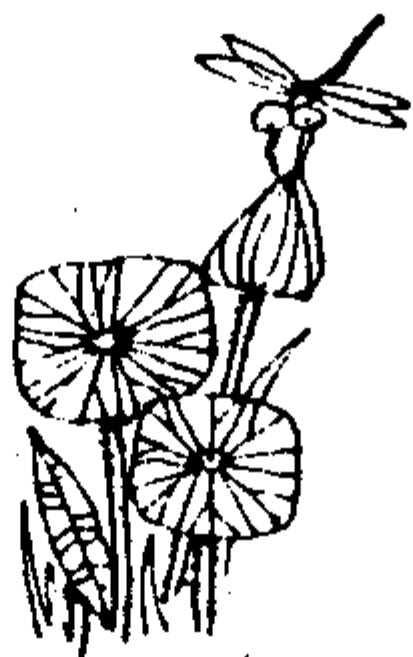
“最好別由我轉給他，否則他會以爲這場談話是我們安排好的。”

“有道理。午飯時我打電話給他。”

我 20 歲時還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且慢，不僅僅是我一個人。還有若昂，曼努艾爾，若阿金·彼得羅。那個後來為生意失敗而自殺的家伙叫什麼名字？想不起來了。他們現在是否還記得我們的聚會？我們都沒有很多錢揮霍，因為那時有錢的父母還不時興給兒子買汽車。我們在一家小飲食店吃晚飯，討論人生、人生的真實意義。有一天，突然冒出了青年人的性問題。我還記得那次爭論。我們把性放在科學和靈性的基礎上加以探討。20 歲是多麼迷人的年華啊！幾杯酒下肚，經過一番明智的辯論從餐館出來之後，個個都覺得和街上的行人不一樣。我們似乎既聰明，又開放，又深沉。也只有 20 歲的青年人才會這樣。若阿金·彼得羅後來怎麼樣了？好多年沒見他了。我們討論文學，結論是一塌糊塗，認為寫東西的人全是反動份子或白痴，當然無需對此加以解釋。聳聳肩，笑笑，完了，作家就被我們打垮了。有兩三個還不錯，記不得名字了，反正不是我。如果能返回到年青時候呢？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去參加聚餐，但絕不會臉紅脖子粗地去爭論什麼青年人的性問題。從餐館出來時，也不會趾高氣揚，覺得高人一等。彼得羅正處在這種年紀。他沒有時間享受青春的美好時光，實在有點可惜。但是……不，算了。他到了嚴肅對待生活的年紀了，我垂垂老矣，必須及時讓他熟悉業務，看到他長大成人。有時候，這種事情很危險。我們那夥人中，現在已沒有一個革命者了。且慢！有個家伙叫什麼名字？戈麥斯，對，叫戈麥斯。他從來都無所作爲，辦了一家代理行，但破產了。於是跑到咖啡館裏大談理想，就像 20 歲的青年那樣。他把我們統統看作是叛徒，好像我們有義務泡酒館、談論人們的未來似的……生意如果不破產，他會怎麼樣呢？青年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可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兒子到了 50

歲時到處泡酒館、抱怨生意失敗、用理想之類的東西爲自己的碌碌無爲而辯解。糟糕的是我不瞭解新一代的年青人。彼得羅和我當年不一樣，他很少同 20 來歲的人談理想。應該說他已是個成年人了。我們那時自命爲詩人，彼得羅和詩人無關。他談話很自信。我必須干預。對他，對我父親，我都有此義務。父親給我留下了產業和過今天這種生活的條件。姑且不談我的孫子們，因爲我懷疑我的財產能傳到他們手中，但我一定要傳到自己的兒女手中。即使傳不到他們手中，但到我死之前絕不能破產。問題是要向彼得羅解釋清楚這一切……是否給他寫封信呢？好主意。給他寫封信，這比當面談要好。他會怎麼樣呢？天知道！他可以走上正道，也完全有可能走上邪道。我對這小夥子有點自豪。我要給他寫一封嚴肅的、誠懇的信。

痛苦的晚餐



貢薩洛和阿列桑特拉

妓女，即便是高等妓女，也很少有機會得到她們表面上裝出的那種文化修養。男人是她們唯一關心的問題。爲了取悅男人，需要談論藝術、文學。她們的文化是通過耳濡目染，在多年的艱苦歲月中得到的。她們知道某位作者好，某位作者不好，知道凡高畫過一幅名爲“向日葵”的畫。她們欣賞凡高，因爲他曾把一隻耳朵割下來奉獻給一名妓女。她們也喜歡高更，因爲聽說他拋棄了妻子兒女而獻身藝術。至於繪畫本身，她們並無興趣。令她們醉心的是癡狂……妓女們總希望有一個癡狂的人願意爲她們拋棄一切。

她們孤獨的時候，就自艾自怨，因爲她們感興趣的是人而非事。她們靠人生活，所以更關心人做什麼、不作什麼，說什麼，

不說什麼。

一旦身邊沒有人，她們就要給男友或女友打電話或是湊到一起到某個時髦的餐館去鬼混。偶爾也有人帶她們到“卡諾阿”或別的不是妓女出入的餐館去，但這種情況不多。因為能夠肆情縱樂的男人不願別人看到他們攜妓閑游。而那些不在乎被別人看到的男人則又囊中羞澀。

當然也有些嫖客願意帶她們到處游逛，到餐館吃飯，到法都聽歌，和她們聊天，聽她們海誓山盟。

一些年青人在社會上毫無名氣，根本不在乎被別人瞧見和妓女廝混，因為他們不會為此失去什麼。另一些已不那麼年輕，而且有了點閱歷的人出於某種不可告人的原因，願意帶她們到那些便宜的普通餐館，因為他們知道在這些地方只會碰到和自己處境相似的人。還有一些人由於諸多複雜的原因和深深的自卑，迫不及待地想找到能夠自我炫耀的人，才同妓女廝混，因為妓女的職業就是聽人炫耀。

這一切歸根到底不是很自然嗎？妓女之所以存在不正是為此嗎？她們不就是爲了和男人睡覺嗎？不管這些男人多麼年老，多麼肥胖。她們不就是爲了迷戀不爲任何人迷戀的男人嗎？

阿列桑特拉放下電話的聽筒，對女僕說：

“馬麗婭，快把我的上衣和裙子拿來，我要出去，快點！”

女僕把衣服拿來後，阿列桑特拉連鏡子也不照就穿上了。

“我那個深藍色的手袋……”

女僕把手袋遞給她。

“東西全在裏面嗎？”

“什麼東西？”

“手帕，香烟，粉……”

“小姐，全在。”

“我的鑰匙呢？”

“在這裏。”

“把它裝在手袋裏，快！”

走進電梯之後，阿列桑特拉才想起要留個口信，只好又返回房間。

“如果博士先生打電話來，告訴他我出去了，6點左右回來。”

“是，小姐。”

阿列桑特拉的男朋友已經38周歲了。他出身於一個資產者家庭，卻從來沒有與其身份相稱的資產，但這絲毫不影響他仍然“屬於”特權階級。他大學沒有畢業，曾兩次短期出國。因為不能靠自己的成就出人頭地，只好躲進音樂和藝術的世界裏去。他同一些有修養或無修養的朋友討論音樂和藝術，因為他們也只會談論這些。對於阿列桑特拉的男友來說，“情趣高雅”是他和他的朋友們的天賦。至於其他人——可憐的家伙們，或者錢太多，或者錢太少，只能注定在“情趣低下”的世界中生活。他家裏有兩三件在“埃爾瓦古董店”買來的古瓷盤，兩幅三流水平的畫和一幅朋友的現代派畫。誰家的藝術品多於此者，即為暴發戶，少於此者，即為……荒唐。他找妓女，因為他吸引不了任何人。妓女們之所以樂意和他往來，是因為在他身上有名士吃穿的派頭。他對她們談詩，而妓女們從來抵抗不了對她們談詩的人。

“阿列桑特拉，看到你總是那麼讓我高興。”

“那麼你可以多見我幾次……”

“可你從不在家。”

“你知道這不是事實。”

兩人鑽進了汽車。

“你想把車篷打開嗎？”

“下雨怎麼辦？我倒想……”

阿列桑特拉的朋友突然想起來，沒有車篷，他是很容易被看到的。

“肯定要下雨，天像要下雨的樣子。”

“如果下雨，再把車篷放下來……”

“挺費事的。我見你的次數很少，不願為車篷浪費時間，下次我們再坐敞篷車吧！”

車沿着大街開了一段，然後向埃斯托利爾方向駛去。

“我們來次苦中作樂吧！”

“好的。”

“我很需要，因為我心情不好。”

“怎麼回事？”

“生活上的事……”

“說說看，也許我可以幫助你。”

“不關我的事。你認識克拉拉嗎？”

“澤·曼努艾拉的那位克拉拉？”

“不，另外一位，你不認識。我最好的女朋友。”

“我不信你會為一位女友煩惱……”

“可我確實很煩惱。”

“講講看。”

“你不告訴任何人？”

“你知道我不會。”

“你知道克拉拉有位風度翩翩的情人，對她極好，幫助她……”

“說下去。”

“她要什麼有什麼。”

“這麼說，我看不出你為什麼煩惱。”

“你還沒聽完呢！有一天，克拉拉去‘伊比利亞’酒吧間，在那裏碰到一個家伙……”

“熟人？”

“不，她告訴我，她從來沒見過他。他們聊天，她最後邀請他到她家吃晚飯。他是個可憐蟲……”

“別說了，她由於憐憫而和他上了床！”

“你倒不傻！”

“你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她多大歲數？”

“克拉拉嗎？”

“還能是誰？”

“不知道。應該和我差不多吧！為什麼問這個？”

“親愛的阿列桑特拉，只有少女才會為憐憫和人上床睡覺。即使這樣，也要十分年青……”

汽車在阿爾熱斯火車站前停了一下，又往前駛去。阿列桑特拉的朋友兩眼望着前面的路，笑笑，竭力猜測故事的結局。他對克拉拉不抱幻想，因為他知道她是誰。

阿列桑特拉直到車開上阿爾熱斯的平直大道，始終都沒有再講話。當汽車開始爬坡時，她說道：

“你覺得女人永遠不會因為憐憫而上床嗎？”

“到了克拉拉這種年紀應該不會。”

“許多時候恰恰是出於憐憫才上床的。”

“你當然清楚。”

“由於可憐我們自己。”

“這對我來說過於複雜了。請把故事講完。”

“克拉拉同那家伙睡完覺，幾天後他又去了。你知道他是誰嗎？”

“不知道。”

“和她同居的那個人的朋友。”

“又一起睡覺了？”

“沒有，那家伙倒是想，但她把他攆出去了。”

“怎麼回事？”

“那家伙會把一切都告訴另外一個人。”

“這和你有什麼關係？”

“克拉拉給我打電話，問我該怎麼辦。”

“你怎麼對她說？”

“什麼也沒說。你怎麼想呢？”

“你願不願在‘摩納哥’停一下，喝點什麼。”

“好吧，我渴死了。”

他們在窗子旁邊坐下。灰色的、波濤翻滾的大海在濛濛霧靄籠罩下幾乎什麼也看不到。

“幸好我們沒有把車篷打開。”

“即便打開，也早放下了。你對克拉拉的事怎麼看？”

“我？”

“對。如果你認識她，會怎麼對她說？”

“不要那麼熱心培養憐憫。”

“認真點，你怎麼說？”

“否認一切。”

“不可能。那家伙確實到過她家，能描述室內的情況……”

“另外那個男人喜歡她嗎？”

阿列桑特拉端起杯子，指着酒吧間的天花板說：“你看到天花板上挂的那些東西嗎？多醜呀！不，那男人不愛她，至少我以爲如此。”

“知道真相後，他會怎麼樣呢？”

“克拉拉不知道。她擔心的正是這個。”

“最好是靜候發展。當他有所表示時，克拉拉就說當時喝醉了酒，這總算是個藉口。”

“如果克拉拉在那家伙之前向他坦白真相呢？”

“不知道。我不認識他。那全看他了。如果他像我們這類人，可能會原諒她。如果他是個富商……那就根本不值得向他坦白。歸根結底要看每個人的身份。比如我吧，你看他們是否會原諒我的離經叛道行爲？”

阿列桑特拉的朋友憂鬱地望着大海，停一會又說道：

“從中學時起，他們就不能原諒我。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即得到人們尊敬的根本條件是要來自下層。那麼我再做努力又有何用呢？”

阿列桑特拉情不自禁地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她覺得只有這樣才對。也許10年前她已懂得了這一點，因爲他要付飲料費。

“憑你的頭腦和知識，我不明白你爲什麼不做點事呢？爲什麼不寫本書？我相信那將是一本偉大的書。”

朋友又憂鬱地笑笑，說道：

“不，阿列桑特拉，不。我的書即使再好，我也難以躋身他們之中……你還不瞭解人世。如果我寫一部書或畫一幅畫，那

就意味着我敢於走不同的人生道路，他們就會消滅我。世界是屬於他們的。”

阿列桑特拉突然之間理解了“朋友”的心情，猛一下甩開他的手臂，站起來說：

“送我回家好嗎？”

“現在？我們不是還要散步嗎？”

“不早了。我必須 6 點鐘趕到家。下次再說吧。”

在返回里斯本的路上，雖然阿列桑特拉心不在焉，但她的朋友卻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

“阿列桑特拉，我真應該生在希臘……在希臘才有真正的人，雕塑，柏拉圖〔注〕，喜劇……現在一切都……在希臘，阿列桑特拉……他們不會原諒我們，因為我們不合世俗……”

貢薩洛 6 點鐘到了阿列桑特拉家裏，坐在沙發上等她。

“親愛的兒子，我之所以要給你寫這封信，是因為你母親和我……”不行，這樣開頭不好。“親愛的兒子，你的生活和前途是我最為關心的問題……”也許應該再直截了當一些，不用轉彎抹角。“親愛的兒子，我一直在注視着你在生活中邁出的每一步……”這樣也不好，有點像安特羅的十四行詩。最好是單刀直入。為什麼不寫一封嚴肅的、不轉彎抹角的信呢？阿列桑特拉還不回來嗎？已經 6 點多了。“親愛的兒子，我之所以給你寫信，是因為希望下面要說的這些事件不致在面對面的交談中被

〔注〕 柏拉圖 (Platon, 前 427—前 347)：古希臘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

衝淡。如果把你叫到寫字樓，你坐在我面前，你就會爭辯，而我就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樣對你解釋清楚……”好，大致就這樣寫。晚上就寫。阿列桑特拉還沒回來，我走吧。

他正要起身時，阿列桑特拉回來了。她探頭進來，笑着說：“親愛的，我脫了衣服馬上來……”

過一會兒，她用托盤端着飲料走進來。

“等了很久啦？”

“10分鐘。”

“對不起，我去市中心，回來遲了。”

他們匆匆吻了吻，坐下來。阿列桑特拉把威士忌倒進杯裏，遞給貢薩洛。

“工作挺忙嗎？”

“習慣了。”

“今天可真夠受的。你不知道市中心有多少人，簡直没法進商店……”

“買了什麼東西？”

“沒有。我到處跑着買外套，可沒見一件合適的。同我一起吃晚飯好嗎？”

“不行。今天我要陪一些剛到的美國人。”

“知道了。你從來沒時間陪我。”

“我們昨天還在一起吃晚飯。”

“昨天已成過去。”

“阿列桑特拉，我求你別老是這樣說話。有時候我不在乎，可有時一點耐心也沒有。如果你再這樣，我只好走了。”

“我呢？我幹什麼？”

“悉聽尊便。到外面吃飯，睡覺或去你願去的地方。”

“你從來沒想過我可能會欺騙你？”

這一輩子我要聽多少次這樣的廢話呢？女人們難道全都一樣？我們男人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世界。對我們來說，愛情只不過是許多事情——比如工作、政治、俱樂部——中的一件。女人們什麼也不做。對她們來說，愛情就是一切。她們賦予愛情以過分的價值，痛恨我們的工作以及一切使男人離開她們的東西。她們不明白，沒有她們的愛，我們照樣生活，不會有什麼改變。她們認為愛情對我們像對她們一樣重要。

阿列桑特拉兩眼一直盯住貢薩洛，堅持說道：“貢薩洛，請告訴我，你是否曾想過我會背叛你？”

按照慣例，我應該回答不，也就是說不曾想到她會背叛我。而且應當說我很相信她。阿列桑特拉是個妓女，因此不存在愛情危機。現在討論的只是愛情的表面形式。這不過是一場大遊戲中的小把戲而已。在這種情況下，規則是固定的：“假戲真做。”

“我如果欺騙了你，貢薩洛，你怎麼辦？”

女人們極少懂得那些把整個身心都投入愛情，把愛情和女人視為生命的男人，恰恰是那些一無所有、甚至沒有生命的男人。正因為如此，詩情畫意式的痴情往往是短命的。大情人是二等男人。事過境遷之後，女人們才懂得她們其實做了賠本買賣。

“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如果有人對你說，我欺騙了你，貢薩洛，你怎麼辦？”

我怎麼辦？什麼也不辦。我會裝作什麼也沒聽見。當然，除非她同我認識的人胡來。如果這樣，我的自尊受到傷害，不得不有所表示。

“不知道。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

“那麼現在想想吧。你想我會背叛你嗎？”

人生中我聽過上千次這種話。沒有哪個女人不想讓自己的情人處於疑神疑鬼的狀態之中。很明顯，些微的懷疑就足以使他失去興趣。女人們有着多少世紀以來積累下的經驗。多少世紀以來，她們就是慾望和征服的對象。盡管經歷了各式各樣的解放，她們仍然茫然無知。要她們成為男人的夥伴、把自己和男人平等相看，同男人攜手度過一生，不知道還要經歷多少世紀。奇怪的是她們固執地干預男人的生活，而不知道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只能有一種關係：即從屬關係。

當女人對男人說有朝一日會背叛他，而且一旦提出這種可能，就等於毀滅了自己的愛情。男人們厭倦她們，就像厭倦長大之後仍在屋裏撒尿的狗一樣。

“怎麼，貢薩洛，你不回答？”

祖母津津有味地向孫子講述自己青年時代參加的舞會，大談自己當初有多少追求者。結了婚的女人有時會情不自禁地談起如何爲了對現在這個沒出息的丈夫的愛，而拒絕同一位富家子結婚。她們哪裏知道這樣做等於毀了丈夫的愛情和自己的生活，因為她們的生活就是愛情，而丈夫的生活除了愛情之外還有許多東西。我嗎？如果我愛阿列桑特拉，這些談話就足以結束我對她的愛……

“你欺騙我，我怎麼辦？不知道。這要看情況。”

“看什麼情況？”

我說根據什麼情況才不致傷害她呢？怎麼做也不行。態度只不過是態度而已。最好是給個泛泛的回答來結束這種談話。對這類談話，我厭煩透了。

“根據情況。”

阿列桑特拉端着杯子站起來，走到窗前。天已經黑了。透過昏暗的玻璃可以看到其它樓裏的燈光。她背對着貢薩洛，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道：

“15 天前我曾背叛過你，貢薩洛。”

是真的呢，還是又一次試探我的反應？

“還記得那個星期天嗎？因為你不願帶我到英國酒吧間，我們吵了架。你把我一個人拋下，回家吃飯去了。晚上，我到‘伊比利亞’酒吧，在那裏碰到一個家伙……”

她在哭，大概是真的。我知道她愛哭，但必定有什麼原因才能使她一下子流淚。我剛才還他媽的對女人的特性進行哲學思辯，真有意思！她為什麼要對我坦白？對她來說，這肯定不是第一次……那麼為什麼決定讓我知道這些事？

“我感到孤獨，心情壓抑。那人就成了救命的木板……我們開始閑聊，隨後我請他到家裏晚餐。”

隨後就一起上床睡覺。這倒不錯，可我絲毫不感興趣。阿列桑特拉，你肯定對我不抱什麼幻想吧？你唯一的報復是讓我

戴綠帽子……真討厭……我現在怎麼辦？必須有所表示。她打的什麼鬼主意？似乎很蠢……

“我們一起做飯。不論是我還是他都喝多了。晚飯後，我們又談。他是個可憐蟲……”

可憐蟲？你真會說……我才是可憐蟲呢！我受了你的愚弄還要裝出受辱的情人的樣子……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們躺下了。凌晨，酒勁過去之後，我醒了，把他攆走了。”

那家伙走了。他不必走嘛！吃飽喝足了……我呢？我怎麼辦？扮演受辱的情人角色？體面地撤退？真討厭……我面帶戚容地走吧！趕緊離開，而且要裝出深深被傷害的樣子。看來這是唯一的辦法。

貢薩洛舉起杯子，喝完剩下的威士忌。他故意慢慢地把香烟捻碎在烟灰缸裏，望了望錶，準備起身。

7點差一刻，又一件討厭事。我8點鐘才和美國人會面。在這一小時零一刻鐘內，有什麼鳥事好幹呢？這王八蛋幹嘛不等到7點半再講她的故事呢？

“怎麼不說話，貢薩洛？”

“你想讓我說什麼呢？”

“我怎麼知道……隨便說說……”

“我無話可說，阿列桑特拉。”

“那麼你繼續聽下去。”

還有嗎，還有什麼呢？

“我剛才說的那個人看到了放在桌上的你的照片。他認識你，這是他後來才講的……”

“是嗎？”

“當時他卻什麼也沒說。”

大驚小怪！你是想說……我真他媽的蠢！7點差10分。這事夠談到7點半嗎？

“是你的一位朋友。”

“我的朋友！天哪，阿列桑特拉！我的朋友不會去‘伊比利亞’，即使去，也不會勾搭妓女……再說，如果是我的朋友，看到我的照片之後也會走的。這一點我敢肯定。到我這種年紀，選擇朋友是極為慎重的。”

“他叫安東尼奧。”

“什麼安東尼奧？”

“不知道。”

“你習慣和不知姓名的男人睡覺？我倒無所謂，但你要當心，說不定哪一天他們中的人會把你的電話偷走……”

“他說和你同過學，每月15日同你一起吃晚飯……”

“安東尼奧？”

“對。”

已經站起來的貢薩洛這時又坐了下來，止不住放聲大笑。

“我真不敢相信你會和安東尼奧睡覺！你對我講的所有故事中，這要算最精采的了。和安東尼奧！可你知道安東尼奧是什麼人？沒想到你墮落到如此地步！過不了幾個月，阿列桑特拉，你就會到科列埃羅斯街上或尼納餐館裏依門賣笑，拉人同你共進晚餐……”

阿列桑特拉湊近托盤，把杯子斟上酒。她的手在發抖。

“你不必再說了。只有上帝知道我多麼羞愧。每當我想起同那樣的人睡覺……”

貢薩洛站起身來，說：

“生活中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我坦白地說，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也沒有想到。”

“住口！讓我想想。告訴我，阿列桑特拉，你羞愧什麼？是你欺騙了我，還是你同安東尼奧合夥欺騙了我？”

“二者都有。”

貢薩洛又坐下來。

可憐的阿列桑特拉，你完了！像你這樣的妓女會沿着熟悉的路走下去：開始，對自己的獵物沾沾自喜。然後開始選擇。再往後只同“熟人”往來。到妓女生涯的頂峰時，就抓住一個既有錢又有社會地位的人。高峰一過，就要走下坡路。下坡的開始是找一個僅僅有錢的企業家，從此一步步往下滑……最後呢？流落到“尼納”？“金嘴”？“馬克西姆”？再往後呢？

阿列桑特拉往貢薩洛身邊靠靠，抓住他的上衣邊。

“你知道我爲什麼這樣幹嗎？因爲我孤獨……因爲我沒有任何人……因爲有安東尼奧總比沒有人強……因爲……我也不知道因爲什麼……15 天來，我天天想這件事，可仍不明白爲什麼那樣做……”

你不必再想這件事了。你的理由我不感興趣！我關心的是你幹了這件事，安東尼奧會嘲笑我……本月 15 日，他會告訴我這一切。他將如何對我講呢？痛心？求我原諒？說什麼後來才知道她是誰？天知道！

如果我現在罵她，那家伙以爲刺中了我，他終於得了一分。我不能罵她，而和她言歸於好。我要告訴她，我理解她，原諒她。兩個月之後再同她一刀兩斷。但會派人送錢給她，並說沒有時間來看她。

“也許我比你更清楚，阿列桑特拉，是什麼原因促使你那樣做的。如果那天我同你一起吃晚飯，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可我没有那樣做，所以很大一部分責任應歸於我……是我丟下了你……”

如果安東尼奧不說認識我，你也不會講出來。

貢薩洛撫弄着阿列桑特拉的頭髮，說：“我贊賞你的誠實，換了別人就不會對我講。應該說，你是可愛的人。”

阿列桑特拉抬起頭，兩眼噙滿泪水說：

“你能原諒我？”

“過去的事不必多想了，權且把這當成一場夢吧……”

“你真好，貢薩洛。”

“並不那麼好，阿列桑特拉。我老了，見過的事太多了。”

在她不注意的時候，貢薩洛看了看錶。

7 點半鐘。一切都很好。路上走半小時，我可以準時到達了。真沒算到這麼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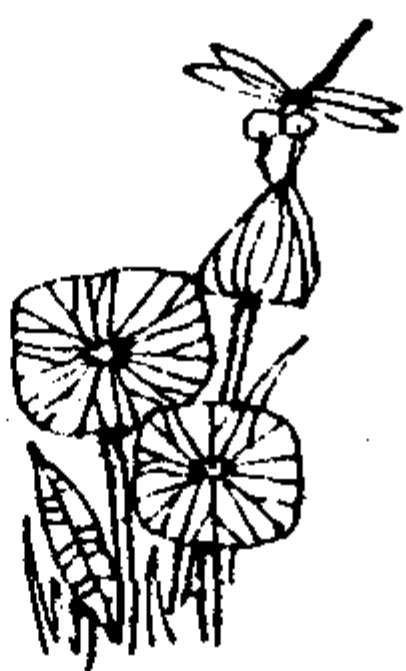
“貢薩洛……貢薩洛：今晚上同我一起吃飯吧！”

“不，阿列桑特拉，我得同幾個美國人共進晚餐。我不想對你撒謊，我需要一些時間去忘掉發生的事，以便重新適應……”

貢薩洛在電梯上燃上一支香烟。

阿列桑特拉，如果你不是一個娼妓，你就不會請求原諒。這種事只有對娼妓才能原諒。不管怎麼說，一切都挺好地結束了。真是一箭雙雕：擺脫了你又可收拾安東尼奧。可憐的安東尼奧！

痛苦的晚餐



貢薩洛和特萊莎

“我決定不和彼得羅面談，特萊莎。我給他寫了封信，你拿去看看。這樣也許好些，談話不致走題，而且把我要說的全說了。”

“寫信顯得太嚴肅了，而且沒有迴旋的餘地……”

“我也想過，但認為這樣做還有別的好處。我還是念給你聽聽吧。”

“已經發出去了嗎？”

“沒有。一封手寫的信，我不想交給女打字員。”

貢薩洛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信，靠在沙發上，開始念道：

親愛的兒子：

你收到這封信一定會感到很奇

怪，因為我從來沒有給你寫過信。你也許會想，我其實可以把你叫來，當面談談信中說的這些事。但是，恰恰是爲了避免當面交談，我才沒有叫你來。我希望你認真地讀讀這封信，在做出任何決定前，好好想一想。你的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不能改變它。

你生在所謂的富貴之家，所以無須掙錢念書。對你來說，真是錦衣玉食，一應俱全，再加上你們青年人所說的“書香門第”。你從小就講別人通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學到的語言，參觀過你的同學從畫冊上才能看到的博物館。你在任何場合都落落大方、自由自在，不會遇到什麼麻煩。你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這一切，原因是你生於一個富貴之家。彼得羅，如果你父親是附近的麵包師傅，你會怎麼樣呢？你的談吐絕不會像今天這樣，更沒有機會外出旅游，也不會在任何場合瀟灑自如。假如你在街上碰到我，不得不誠惶誠恐地脫帽致意。瞧，你有一切，而絕無什麼缺憾。我無意爲這些事實添油加醋，只是想告訴你：你和麵包師的兒子其實並無大的區別，如果那位麵包師的兒子生在我家的話。我再重複一遍：迄今爲止你還沒有做出任何事情來表明你無愧於這些恩澤。我並不是要說明我的兒子和麵包師的兒子的社會條件有什麼不公正。從絕對意義上講，公正只不過是人類的夢想而已。親愛的彼得羅，夢想可以產生詩句，但決不會產生企業和財富。獅子吞吃羚羊，但決沒有人認爲這不公正。也許羚羊被吃的時候會抱怨自己爲什麼沒有生爲獅子。彼得羅，要知道獅子決不會抱怨自己不是羚羊。親愛的孩子，而你現在做的恰恰就是這個。當然，獅子很難變成羚羊。但在人類裏面的獅子，如果稍不

注意或稍有懈怠，或純粹由於愚蠢，却會淪為羚羊。能讓你無憂無慮地讀書、旅游、受人尊敬的制度是個非常複雜而脆弱的制度，隨時可能倒塌。即使在我說的這個制度內部，在你所屬的這個階級裏面，也有人常常為更瞭解現實、更有鬥爭精神的人所取代。難道你知道的從興旺走向衰敗的家庭還少嗎？十幾家啊！你知道是為什麼？他們為什麼破了產？因為他們看不到本質的東西，被表面現象所左右，相信不管發生什麼情況，上帝、聖母和公平都會幫助他們。彼得羅，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和上帝、聖母、公平毫不相干。我知道除了課本之外，你還讀過別的書，對這個如此厚待你的制度不抱幻想。對此我不再多談。

我僅僅為你、為我的家庭擔憂。你也許經常聽到“身份地位”這個詞。這個詞旨在培養階級的精神，也是階級榮譽的法則。永遠不要忘記，親愛的孩子，你的家庭並非貴族，雖然近來發現了一些不辱它現在社會地位的先輩。看看周圍，你就會發現，唯一能抵擋住時光流失的貴族是那些同財富結合起來的人。而其他的所謂貴族，現在不得不生活在窮鄉僻壤，跟在借債人的屁股後面苦苦哀求，夢想塞巴斯底昂國王復活，讓他們從當舖和肉鋪之中解脫出來。彼得羅，階級的徽記是一回事，保持這個階級以及我們在其中的地位則是另一回事。為虛名浪費時間越多的人就越容易忘記後者，而後者才是至關重要的。

你在社交活動中曾經觀察過我，看到那些伯爵、子爵帶着尊敬、甚至奴顏地對我說話。你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嗎？因為我有錢，我代表新貴族。伯爵和子爵是我在歷史

上的前輩。他們懂得如何吃魚子醬，可沒有錢買。他們唯一的願望是把女兒嫁給你或是讓他們的兒子娶你的妹妹。彼得羅，其他的只不過是詩般的夢幻。重要的、根本的問題是我們要避免重蹈他們的覆轍，這樣你的兒女們將來才不會跟在新貴族屁股後面巴結乞食。如果我們能把握住現實，我們就能做到這一點。在埃斯托利爾打高爾夫球時，千萬別忘了我們的地位並非堅如磐石，而是時刻處於威脅之中。我們有錢，但必須保持它。怎麼保持？繼續採取我們掙它時使用的辦法。

你可能會說時代變了，我的觀點過時了，而且這個制度已岌岌可危。這我明白。但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把自己的一切慷慨地拱手讓出去。我只要活着，就要捍衛屬於我的一切。超過這個，我無力做到。但願不要讓我向你表明我是如何決心捍衛屬於我的一切。你不要以為在一切時代都不存在適者生存的原則。上流階層從來都諳熟時代的鬥爭，以屈求伸，伺機再起……

在這封信中，我單刀直入地談到這一問題。本月 10 日將舉行一年一度的職工聚餐會，這也是一種妥協形式。我理所當然地應邀主持這一活動。鑒於上述談的那些原因，我希望你代表我出席聚餐會。誠如所說，我並不認為你比麵包師的兒子高明，而且知道，麵包師同你打交道之後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我們這個階級的威望部分是建築在“保持一定距離”這一原則之上的，也就是愚蠢的人所說的“紳士派頭”。這是保護我們的必要的規矩。親愛的孩子，一切都有其存在的理由……獨裁者深知此中奧妙，所以他們製造種種神秘的氣氛，把自己隔絕起來。軍隊知道這一點，

所以不讓軍官和士兵親近。

但是我們永遠不應把這種花招公開，因此我希望你來主持這次晚餐。有朝一日你來主持企業時，你也會讓你的兒子去主持這種活動。由於你近來的態度令我擔憂，所以決定給你寫這封信。望你及時告訴我，你是否願意去，或者我需另找別人來代替我。

你會認為我很刻薄、陳腐。看完這封信之後，你也許會恨我。雖然深知如此，但我還是決定冒這個風險，因為我對你負有很大的責任。我是你父親，有義務讓你武裝起來面對生活。至於你如何使用我給你的武器，彼得羅，那要靠你自己。我請你千萬不要忘記上面的話：我準備捍衛那些屬於我的東西，不管付出什麼代價，甚至不得不為此忘掉你是我的兒子。

吻你

父親

貢薩洛念完信，擡起頭來。

“怎麼樣？”

“我希望你不要把這封信給彼得羅，最好馬上把它撕掉。我從來沒有想到你會如此低級。貢薩洛，歲月使你變壞了……”

“什麼地方，特萊莎？”

“你的無耻、冷漠……簡直令人憤慨。作為你的妻子，我深感羞愧。我從來沒想到你會如此。如果彼得羅讀了這封信，他就會離開這個家，而且永遠不會再到你的寫字樓。如果是我，就會這麼做。”

“別生氣，特萊莎！我已經告訴你，信還沒有發出。如果你不同意，就不給他……”

“你怎麼回事，貢薩洛？你小時候接受的宗教教育到哪兒去啦？”

“在這封信裏，特萊莎。你以為我失去信仰了嗎？”

“是的。”

“沒有，特萊莎。證據就是這封信。如果你稍微明白事理，就會知道這封信證明我沒有失去信仰。”

“請解釋。”

“要你明白似乎已為時太晚，而且不值得。”

“我已聽不懂你的話。你不是當初和我結婚時的人了。”

“我們結婚時，雖然已有點基礎，但我還不是知道得很多。”

“你變得很滑頭，什麼也不再相信。”

“我們不值得吵架。把信拿去重看一遍，明天告訴我你的看法。我們談談別的事。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今年的生意不錯。我決定送你一件禮物。”

“此刻，貢薩洛，我不知道是否願意接受你的禮物。”

“別急，特萊莎。是一張支票，願幹什麼，隨你的便。”

貢薩洛從口袋裏取出一張填好的支票，交給特萊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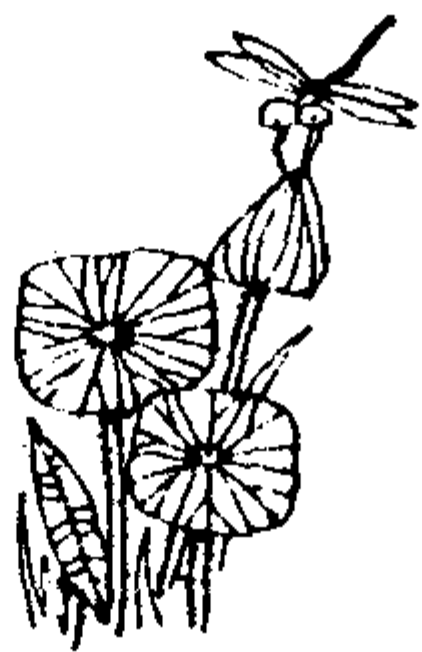
“一百康托，特萊莎，你可隨使用。等一等……如果你不想要，也沒關係，把它給我，我交給職工基金會，用來建新的食堂……”

“新食堂？他們去年不是剛蓋了新食堂嗎？”

女人需要金錢的魅力，但又不想知道它們是如何掙來的。在

我們這類人中間，如果說錢是生意賺來的，就認為是俗氣。錢是有彈性的，不能老停在手上不用。女人在上帝面前都可以隨便說話而不後悔。

痛苦的晚餐



安東尼奧

有很多夢。沒有人不做夢的。60歲以後，回顧往昔的時候，很少有人不把自己的生活同當年的夢想相比較。生命就在這種思前想後之中流失。夢想比生活本身、比留給子女的產業或是留給他們的饑餓與貧困具有更大的力量。如果有辦法統計，在一座城市裏的咖啡館裏、公共汽車上、馬路上，每天有多少夢呢？甚至可以說，人除了做夢之外什麼事也不幹。人從生下來就做夢，直到生命結束。很難有那個時刻裏夢想和現實是分離的。不管怎麼想，怎麼回憶，永遠也無法弄清夢想是從何時破滅的。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到人生的盡頭，口中留下的只有苦澀和夢幻破滅後的愧疚。有時候，爲了挽救殘存的夢，會拼命掙扎。有時候，爲了消除過多的痛苦

經歷和夢幻破滅所引起的不安感覺，也會使盡最後一口氣力。

村上的“巴西人”為村民建了一所學校……頗受歡迎的作家突然抱着一本書倒在街頭……妓女的兒子一天上午去看望母親……身無分文的窮光蛋卻希望昂首挺胸地死去……這都是殘存的夢吧。

安東尼奧從診所出來，沿街蹣跚獨行。醫生打消了他的一切希望。病已到了晚期。如果早10年稍加注意，去看醫生，也許還有救。但是現在……連屈指可數的幾天也無錢支撐。“從醫學上來講……我可以告訴你嗎？不，朋友，絕對沒有……你是教徒？如果是，那最好準備一下……時間不多了。多長？該說的我已經說了。診費是一百盾。等等，第一次來看病？那麼是150盾。再見，朋友，祝你幸福……”

我不是基督徒，也不信上帝。信上帝已經來不及了。如果現在皈依宗教，而且真有上帝存在，我連家都沒有，他到哪裏去顯靈呢？看到我，他一定會放聲大笑。天堂的門不會對我開的。我還有多少日子呢？一星期？兩星期？天知道。醫生說我隨時會死。說不定死在寫字樓裏。第一個發現我死的肯定是卡爾瓦略。他會拍我的肩膀，想叫醒我、喊我。當發現我已死了時，又會神色莊重地，腰板挺直地走去告訴老闆：“馮塞卡先生，裏面有個死人，是安東尼奧先生。我剛發現，立即來向閣下報告。我沒有對任何人講，以免影響工作。”他一定會為自己的冷靜、沉着和主動而沾沾自喜。然後在同事們面前又要一套：“一個人就這樣在桌前死了，誰也不管！我去告訴老闆，你們猜他

怎麼說？轉身要我別對任何人講……這混蛋怕耽誤工作……瞧他多麼……”而我已經死了，躺在打字機上。後來其他人也到了：桑托斯，伊爾達小姐，戈麥斯，馬麗婭·魯爾德，伊列奈……桑托斯會說上個星期他還同我在斯馬達咖啡館喝咖啡。伊爾達小姐會說：“瞧，好像還活着……可憐的人兒……”

在殼牌石油公司大樓前，他點了一支香烟。

如果我死在床上呢？那也不爲耻辱，我父親就死在床上。但對格杜德斯太太來說就太糟了。她一定手忙腳亂，不知該如何處理才好。她會要求女傭人別對房客講。三樓死了人，不會一點動靜沒有……這個月我不能和貢薩洛共進晚餐了，可惜。我很想去，把醫生的話告訴他。有多少人參加我的葬禮呢？安圖內斯，格杜德斯太太，卡爾瓦略，桑托斯，他代表老闆……也許格杜德斯太太允許個人參加……人不會多，很少……鮮花呢？寫字樓的小夥子們會送一個便宜的花圈，貢薩洛的一束花，如果他及時得知的話。別的不會有了。我將在雨中被埋葬。人們的鞋子沾滿了泥水，會爲我在冬天去世而把我想得很壞。一個人甚至不能選擇在什麼季節死去。

當他走進公共汽車裏以後，天又開始下雨了。

我不怕死。但應該有所準備。在這種時候，人們會想到自己的罪過。我想不起自己犯過什麼大罪。沒殺過人，沒搶過東西，父母在世時也沒給他們丟過臉。從來沒有勾引過朋友的妻子……阿列桑特拉……朋友的女人，我喜歡過她……最好別信這些事。上帝太忙，沒工夫管我的事。爲什麼我忽然想到這麼多上帝？家庭傳下來的東西比想的還要重要。死是很可惜的。可

惜再也見不到這些樹了，再也看不到特茹河裏的小海豚了。小海豚挺美，會逆流而上。我活不到夏天了。我將在寒冷、潮濕、陰森森的冬天裏死去。沒有人會想念我。我的生命一文不值。哪怕……過一輩子充實的生活。這樣也好，死了更不足惜。剛走進餐室，格杜德斯太太就宣佈鱈魚丸子味道極美。“安東尼奧先生，好極了，真是太好了。”她小聲對他說“廚房裏新來一位姑娘，從鄉下來的，沒沾染城裏的壞習慣，會做傳統菜。看看她炸的丸子，就讓你流口水。”

安東尼奧回到房間之後就坐在書桌旁，點上一支香烟。爲了不使格杜德斯太太誤解他的話，他精心地給她寫了一封長長的信，感謝這麼多年來對他的關照和尊敬，並決定死後把自己的財產留給她。他把信放在抽屜裏，然後長時間僵坐在那裏。他兩眼茫然地望着牆壁，隨後不假思索地給阿列桑特拉寫了一封信。

我無意再次打擾你，但出於莫名其妙的原因，我不得不重新這樣做。首先我要感謝你讓我在你家度過的那個夜晚。對我來說，那是一次難忘的經歷。如果你像我這樣的過日子：沒有朋友，住在便宜的公寓裏，也許會理解爲什麼你的那頓晚餐成了我一生中最愉快的回憶。我知道你看完這些話之後會笑，但我不在乎。我習慣於被人嘲弄，現在再被嘲弄一次已算不了什麼。還要請你原諒我第二次的冒昧登門，正因爲這事我才拿起筆來給你寫這封信。對我的行爲沒什麼可解釋的。請你相信，如果能反悔，我決不會再幹這種事。我也請你相信，我對貢薩洛什麼也沒有說，對此你盡可以放心。

他把信裝入信封裏，忽然想起並不知道阿列桑特拉的名字。

他決定寫下頭一個名字，後面注明地址。信封好之後，放在另一個抽屜裏。他站起來在房間裏慢慢踱着，在每件東西前都停一會兒。看到那幅雙桅帆船的畫時，他笑了。他用手撫摸着栗木舊衣櫥。在窗前，他想起了在英芳特街，阿列桑特拉家的那番談話。

城市在夜晚看起來很奇特。你想過白天在街上看到的那些上衣上別着本菲卡俱樂部標志——那種用小石頭做的徽章的家伙在家裏幹什麼嗎？

“我就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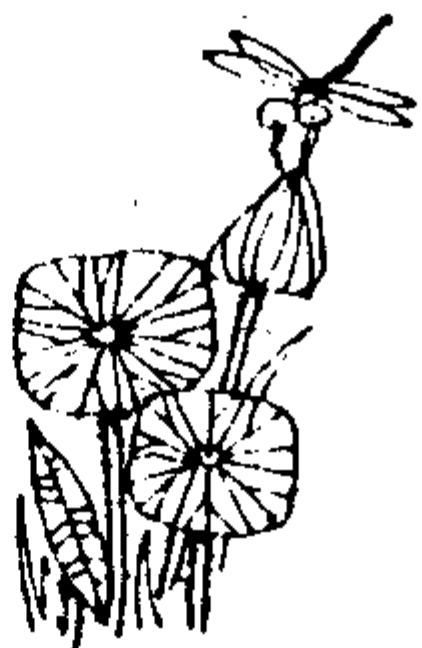
“是嗎？那麼你在家幹什麼呢？”

今天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重複白天所做的事：即什麼也不幹。我們晚上在家裏繼續等待死亡。只有當它來臨時，我們才懂得本來是應該做點什麼事的。

他坐在床上把鞋子脫掉。一陣強烈的疼痛向他襲來。他關掉燈，躺在床上。

難道大限就在今天？

痛苦的晚餐



特萊莎和彼得羅

男人可以爲蠅頭小利出賣自己。一輛大衆牌汽車，阿列埃羅區的一層樓，在教堂裏結婚的女人或某位顯貴的友情都足以使他見利忘義，忘乎所以。有時候，交易比較微妙，情況不太明朗，他就出賣自己以便大名登在報上，犧牲同類以達到旅游或進入某些讓他醉心的社交圈裏。交易從來都是慢慢進行的。男人一點一點地出賣自己，即每天分批銷售。久而久之，他們甚至已覺察不出自己在出賣自己：他們的地位迫使他們去維護和自己的主張完全相反的東西。他們被地位收買了，大聲地維護千古不變的原則，向自己的思想宣戰，盡力阻止它的實現。大部分男人由於怯弱才出賣自己：結了婚的害怕子女挨餓，妻子無依無靠；雇員害怕沿街尋找工作；仕途

順達的人害怕得不到陞遷；取得穩定可靠地位的人擔心世道改變；有威望的人害怕在新的世界中人們對其威望提出爭議；靠價值觀生活的人害怕別的價值觀。恐懼感在男人的生活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如果沒有恐懼，男人們本來可以無畏地生活。

特萊莎和彼得羅面對面坐着。壁爐裏的火苗不斷地變換顏色，吸引了兩人的目光。特萊莎燃起一支香烟，以便從容思考要講的話。

我不知道該如何開頭。和兒子講話為什麼會這麼困難？

“彼得羅，小時候你常常呆在我身邊，一呆就是幾個小時。爲了不讓你在火爐邊玩，我時刻都提心吊膽……將來你有了孩子，就知道孩子玩火，父母是如何操心了。”

彼得羅笑笑，解開了領帶結。

“我猜媽媽想和我談點什麼，又不知從何說起。”

“彼得羅，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說什麼。”

“我可以幫助你嗎？”

不。不管怎麼樣，我都不能讓你掌握談話的主動權。

“孩子，目前還應該是我幫助你。你可以相信，沒有誰比媽媽對你更熱心、更關心了。”

“我相信，媽媽。”

“那麼你就聽我說，不要爭論。”

“我從來沒有拒絕聽你講話。”

“可有時候對我講的卻心不在焉。”

彼得羅沒有回答。特萊莎把香烟熄滅在烟灰缸裏，把烟蒂扔進了壁爐。

“你爸爸和我對你十分擔心。不！你先別說。我請你不要打斷我的話。我們發現你的朋友是些……是些……”

“普普通通的人。”

“我的意思不是這個，不過也可以這樣講。你應該承認你的那些朋友並不怎麼樣……”

“實際上，並非所有的……”

“你願意你妹妹同他們之中的某位結婚嗎？”

彼得羅笑了。

“我看這問題有點不大合適。我一點沒有創辦婚姻介紹所的意思。”

“你回答，願不願意看到你妹妹同你的某位朋友結婚？”

“如果我反過來問呢？媽媽願意看到她同經常與她來往的那些家伙結婚嗎？”

“別扭轉話題。”

彼得羅又笑起來。

“我們鑽進了死胡同。媽媽不回答我的問題，我就無法回答你的問題。我們最好放棄這些沒有回答的問題，談談別的……”

“我很遺憾你不願和我講話。”

“不完全是這樣，媽媽。”

“不管怎麼說，彼得羅，你的年紀已不是幹某些事的年紀了。”

“那麼什麼年紀才是幹‘某些事’的年紀呢？”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孩子，你不覺得應該把精力放在……放在……”

“放在什麼上呢，媽媽？”

“你既然那麼喜歡改革，可以從自己開始，把世上的事留給

別人去幹。”

“革命從我們開始？”

“我不明白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但你可以相信，沒有人會感謝你。”

“感謝難道那麼重要？”

“我不是這個意思？”

彼得羅從柴筐裏抽出一塊木柴，投入壁爐裏。

“媽媽，您對自己生活的這個世界滿意嗎？”

“有許多事要做，孩子。如果和前些年相比，你就會看到還是幹了許多事。”

我叫你來不是爲了談這些。如果談哲學，談話就會變得酸澀。我的兒子會出什麼事呢？作爲母親，我失敗了嗎？我們彼此已沒有互相理解的可能了嗎？小時候，一旦被什麼驚嚇着，他就立刻跑到我身邊……現在卻躲着我，避免和我說話……

彼得羅用嘲諷的口吻重複着特萊莎的話：“幹了許多事，幹了許多事……”

“如果你早生些年，看到我曾經看到的……”

“我現在看到的已經夠了。不管怎麼說，媽媽，我不想和你爭論。”

特萊莎又點上一支香烟。彼得羅兩眼望着壁爐裏的火光，低聲說道：

“將來還會有多少人要長到我現在的年齡？有時想起中學裏發生的事，總覺得很好笑。爸爸同我開玩笑，叫我共產黨：‘怎麼，你不自己收拾床鋪？別人侍候你，彼得羅，你的同志會對你印象不好的！’我吃飯時晚到一會兒，玩笑就來了：‘政委同志不在，你算僥幸……如果在，你的品行分數就糟了……’只

要我一開口，就會招來這類玩笑話。有一天，我說喜歡格列科的畫。各種嘲弄傾盆大雨般朝我撲來：格列科！啊，小夥子，這可嚴重了。瞧你說些什麼呀！你没看黨內最近的通知？如果沒看，最好別亂說。格列科好像出了什麼問題……他忘了在‘奧爾卡伯爵的葬禮’這幅畫上加上斯大林的畫像……小夥子，你無論如何只能喜歡‘巴西咖啡館’裏的畫家……”

特萊莎打斷了他的話：

“你現在的朋友是否非同尋常？”

我現在的朋友？哪些朋友？我有朋友嗎？可憐的弗朗西斯科……他對格列科怎麼看？他曾經是個法西斯分子……曼努艾爾已經不是……朋友……朋友……路易那麼進步，不徵求別人就不敢貿然發表意見。羅德里戈讓我講話，以便抓住點什麼把柄，然後到咖啡館裏宣佈我為反動分子，他巴不得發生這種情況。

“你没有回答我，彼得羅。”

我能怎麼回答呢？難道說我們都是受害者？說那些所謂非同尋常的人也迷茫困惑？當然，我可以用自己營壘的語言來回答，但我不想這樣做。只有初出茅廬者才如此。當孩子走進黑暗的房間時，就大聲唱歌以壯膽。在我那個營壘裏，只有當講不出什麼道理或者對自己的宇宙觀失去信心時，才使用這種特殊的語言。爲了不失去心理平衡或是在懷疑時刻重建平衡，我們才習慣使用那些套話和粗話。對媽媽使用這種遁詞是不合適的。她也許是火光，在火光面前很難撒謊。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誠實。不是應該這樣，而是必須這樣。既然我不能對別的營壘高叫真理，那至少在自己的營壘中高喊真理，這其實很可悲。從一個營壘到另一個營壘大叫真理是容易的，而且隨後還會被

視為英雄。在自己營壘內部大叫真理是最危險的，最無用的勇敢行爲。

“怎麼，彼得羅，你不回答我？”

就這樣決定了：一個營壘對另一個營壘是允許撒謊的。

“我回答你，媽媽。我的朋友全是最好的。你想聽的是這些嗎？”

看來並不像我想象的那麼困難。一切都是習慣問題。有一件事我是能做到的：愈接近真理，我的良心就愈平靜。會平靜嗎？接近真理就能使人心安理得嗎？

“媽媽，如果環境改變了，他們會更好。我不相信你對自己的朋友也能這樣說，因為他們應對我的朋友各種不足負責。”
這至少是真理。

“你父親請我把一封信交給你。我希望你讀完後再評論，仔細想想你的決定。”

特萊莎打開放在沙發旁邊地上的手袋，從中取出一封信交給兒子。彼得羅靠在沙發背上，看父親的信，特萊莎兩手托着下巴，靜靜望着壁爐中的火苗。

對眼前發生的事，我是否有什麼責任？我作母親該為兒女做的一切：用宗教精神教育他們，從來沒有拒絕聽他們的意見，仔細挑選他們的夥伴，送他們進最好的學校。他們還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呢？說“他們”，有欠公正。柯拉拉完全正常。彼得羅……正常嗎？現在的年青人有哪個是正常的呢？他們到底要什

麼？應該說他們什麼都有，從不缺什麼，絕對的不缺……他們需要的是一個不同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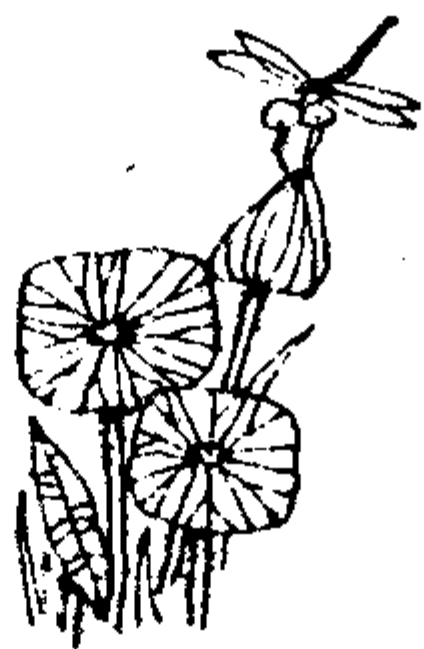
特萊莎突然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懼。她似乎坐在一個陰暗骯髒的法庭的被告席上，彼得羅的朋友以莫須有的罪名指控她。她好像看到自己坐在一輛囚車上，在前往監獄的途中，成群結隊的人噓她。她往壁爐邊靠了靠，把雙手放在火上取暖。

我怕。不知道怕什麼，但我怕。但……怕什麼呢？多麼愚蠢……如果不是彼得羅，我永遠也不會想到這些事。然而，彼得羅不會改變世界，統治世界的是貢薩洛們，而不是彼得羅們……

她站起來繞過沙發來到窗前。外面，雨早已經停了，太陽從雲縫中鑽出來，顯得灰暗而冷漠。濕漉漉的屋頂反射着蒼茫的暮色。突然，雲又聚集起來，再次下起了雨。下面，骯髒的、陰暗的街道上跑過兩隻狗。街角處出現幾個弓背的人影，很快消失在酒館裏面。

特萊莎坐下來。她好像剛剛看到未來。彼得羅和他的朋友們爲之奮鬥的世界好像就在眼前：陰暗的、骯髒的街道，灰濛濛的天，消失在酒館裏的人影。不知爲什麼，她又害怕起來。

痛苦的晚餐



阿列桑特拉

貢薩洛已經4天沒有露面了。阿列桑特拉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她坐在電視機前舒適的安樂椅上，暗自盤算是否值得打個電話。經濟問題並不使她擔心，至少到月底為止。她確信能像往常一樣收到支票。如果施展點小伎倆，說不定還能再收到兩三張支票。除房租外，還要付冰箱和電視機的分期付款。服裝店可以等一等，因為老闆在妓女身上下賭注就像在交易所下賭注一樣。只要她們穿得好，保持漂亮的外形，他們就不着急討債。只有當她們紅顏將老、好長時間沒有嫖客的時候，他們才會上門討債。他們通過看門人、傭人和別的高等妓女的通報，對她們的情況瞭如指掌。

糟糕的是我已經習慣了貢薩洛，早已

不去以往常去的地方，真不知道怎麼才能再弄一個來。

妓女一旦找到固定的嫖客，一般就不再出入從前常去的地方。她們偶爾也會在這些地方露面，但僅僅爲了侮辱自己的同類，在她們面前炫耀自己現有的地位。當她突然出現時，就會漫不經心地說是“路過這裏”。然後坐下，說“只能呆一會兒”。對別的妓女，她很客氣，饒有興致地詢問她們的生活、孩子、健康情況，但言談話語之中又明顯可以看出，她和她們是有距離的。

這也是小國中自由職業者的通病。律師和醫生隨着顧客的增加，剛剛買了一輛道奇或大衆牌汽車，在不如他的同行面前往往也是這種表現。

但是，一旦情況變化，她們就狼狽了，不得不回到原來的地方。同行們會很友好地接納她們，但常常掩飾不住內心的幸災樂禍。

如果我把這一切都結束呢？或者干脆找個職業？那我就永遠不再依賴別人……不再需要任何人……願和誰在一起就和誰在一起。

阿列桑特拉海闊天空地想了一陣子，但心裏明白這只不過是無法實現的夢想而已。她習慣的這種奢糜生活不是低收入的人能供養得起的。房租、衣服、威士忌……有時候她真想拋棄這一切。她幻想着自己是一家小店鋪的售貨員，晚上像別人一樣冒雨回家，像英雄一樣爲保護自己的貞操不惜一切。終於有一天出現一位又瘦又黑的小夥子……

夢想只不過是夢想。和我這種已經上百次轉手的破爛貨結婚的男人必定是爲生活打下烙印的人。對他們來說，一切都已無所謂。他們日復一日、夜復一夜地養成了無動於衷的習慣，分辨不出無耻的女人和正經的女人。在他們看來，一切都分文不值，世界只不過是個比“馬耶”更大一點的娛樂場所〔注〕。他們甚至欣賞妓女，認爲她們聰明，會靠別人生活。而靠別人生活是他們的唯一信條、唯一目的。當然還有別的人，純潔的青年，像初生的嬰兒一樣純潔的青年。任何一個多少機敏點的女人都能征服他們。可那又有什麼用呢？和他們逛咖啡館、飲食店。他們多數在上學，學技術或別的狗屁玩藝，用剩油炸魚，向鄰居借“新聞日報”。晚上呢？在漫長的、潮濕的晚上只有靠回憶過去消磨時光。身邊躺着的那些家伙打着鼾、做着夢……學生的夢。我哪裏知道學生們做什麼夢啊！有朝一日他們遇上別的女人，或在咖啡館和朋友的談話已不能填補生活的空虛時，他們就會想到自己不該和一個妓女結婚，於是一切都完了。一切？一切什麼呢？

阿列桑特拉有時也想起弟弟卡布里埃爾。他正在讀書，一心想進入航空界。她每月都給他寄錢，這也是一種分期付款，像買電冰箱和電視機一樣。她給他寄錢是爲了讓他閉上嘴，別來看望她，特別是別突然來向她要一百盾錢。

弟弟同父母一起住在阿托爾·伊西托羅街，每天晚上在附

〔注〕 馬耶（PARQUE MayER）：里斯本羅西奧廣場附近的一個影院、劇院集中的地方。

近的咖啡館裏學習，抽“斯波亭”牌香烟，在厚厚的普通紙本上涂寫。他們曾一起出去過兩次。頭一回，卡布里埃爾整個下午都對所看到的建築評頭論足，以表明他思想開闊、進步。

“這些家伙對建築一竅不通。你應該看看法國設計師科布西的設計，那才叫建築。這裏的家伙純粹是一幫蠢驢……”

“我在家裏有些雜誌……你一定要看看。”

“依靠現代技術，真不知道會創造出什麼奇蹟。”

最後，他們來到一家卡布里埃爾認為“蠻不錯的咖啡館”。他一支接一支地抽“斯波亭”香烟。她對弟弟那些開闊的思想厭煩透了；急於擺脫這個區、這座咖啡館和弟弟的現代技術。她叫了一杯加水的白蘭地，以便讓弟弟知道她並不富有。

第二次他們去電影院，這樣可以不講話。但沒有如願以償。休息時他們碰到卡布里埃爾的一些朋友，也都是學生。他們一個個臉上長着疙瘩，胳膊彎裏夾着書。他們深信人類是由一些“不懂技術的蠢驢”組成的。從那時起，阿列桑特拉總是把大學生同卡布里埃爾聯係在一起。她經常問自己，貢薩洛兒子的臉上是否也有疙瘩，是否也認為他爸爸是頭蠢驢。

她突然想到，如果自己同弟弟的同學結了婚該是個什麼樣子呢？眼前的客廳好像變了，挂繪畫的地方換上了兩張彩色挂曆，靠側面的牆根擺一個裝滿國內雜誌和本子的書架。她似乎看到弟弟坐在沙發床上看《新塞阿拉雜誌》。這種幻影是如此清晰，以至她跳了起來。弟弟把雜誌放在一邊，說道：

“阿梅麗亞，現在你可以懂得我對你說的那些話了；懂得什麼叫生活了。你難道對這種生活不感到耻辱嗎？為什麼要同反動份子鬼混？你不像從前那樣活潑，那樣多情了。我告訴你，你現在的生活糟透了！我斷定你已經變了。你丈夫什麼時候回來？

有些事我要告訴他，他喜歡知道的事，但我不能再等了。我和一個女孩子約好在咖啡館裏見面。你們晚上還到酒館裏泡一會嗎？”

在酒館泡一會，在酒館泡一會……

他似乎聽到想象中的丈夫的聲音：“你要一杯咖啡嗎？一杯熱熱的咖啡？要一杯淡一點的？我剛才在這裏碰到瓦爾德馬爾，你不認識瓦爾德馬爾？阿梅麗亞，就是你在結識我之前一直同他不錯的那個家伙。瓦爾德馬爾了不起！他在學經濟。最近一次考試，他出了老師的洋相，他們不得不給他 18 分。不是 18 分就是 19 分，記不得了。有人聘他到外國大學去當助教，法國或德國的大學，記不得是這兩個國家中的哪一個國家了。此人乍看起來沒什麼，但講起話來……再來一杯咖啡？我真奇怪你怎麼會沒聽說過瓦爾德馬爾……在別的國家，他早已當上教授了，但你知道……”

阿列桑特拉走到矮桌旁拿起一瓶威士忌；大口大口喝起來。

不，不。這絕對不行。不要女孩子，不要咖啡館，不要會出老師洋相的家伙，統統不要！一小時哪怕接待一百個，一千個人，也比接待一個這樣的家伙強……

她突然決定忘卻貢薩洛，一勞永逸地忘掉他。她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抓起電話。她抓住聽筒，在想一個電話號碼。接通之後，在等對方說話時，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她談了很長時

間，機械地笑着。回答朋友，她總是用簡短的、準確的、屢試不爽的話語。談話結束時，她站起來，斟滿酒杯，建議爲未來痛飲。

“LE Roi EST MORT, ViVE IE Roi!”^[注]他們不是這樣說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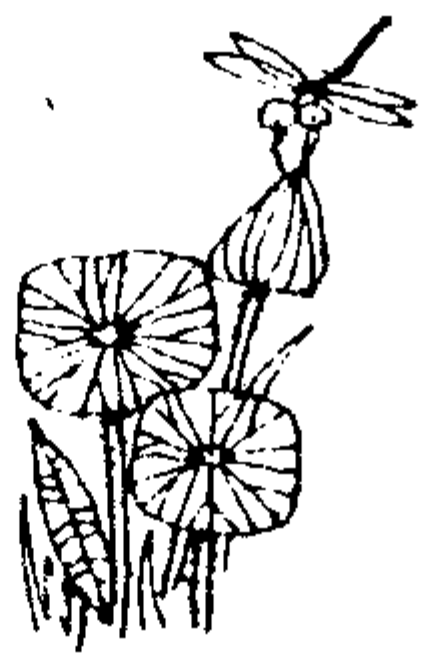
她精心打扮一番之後，從家裏走出去。在電梯上，她對着鏡子用手絹擦擦眼睛，又化化妝。

我爲什麼要哭呢？我並不喜歡他……

她跑出電梯，忘了關門。

[注] 法文，意爲“國王死了，國王萬歲！”

痛苦的晚餐



貢薩洛和特萊莎

賭徒獨自坐在桌邊分牌。自己多少張，也給想象中的對手多少張。他先拿起自己的牌，仔細研究之後，出了一張，牌局開始了。現在輪到想象中的對手了。爲了能賭下去，他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牌，拿起對手的牌。他迫使自己站在對手的立場上，就如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牌一樣。反過來，又好像不知道對手的牌那樣進行反擊。第一輪，第二輪，第三輪……

他越來越難以分辨桌上的牌那些是自己出的，那些是對手出的。他不想用投機取巧的辦法贏牌，因爲他生性討厭輕而易舉的勝利。他尊重對手。只要能做到，就盡量尊重對手，最後打垮對手。他知道對手也會以牙還牙，投桃報李。他希望這樣。第四輪，第五輪，第六輪。當一個人玩牌

時，他總是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毫不留情，而且更加機智，更加謹慎。當他拿起對方的牌時，也不願冒自己不願冒的風險。

兩人之中必有輸贏，結局是具有決定性的。第七輪，第八輪，第九輪……最後一輪了。一個人玩牌，爲了避免自己或對手的失敗，他可以中斷牌局。可以，也不可以。牌一出手，必然要分勝負。如果中斷牌局，他就稱不上賭徒了。這是絕對不行的。

愈是接近見分曉的時候，他愈是無法後退，而且也不願後退。他尊重自己，也尊重對手。一個人同自己較量，就會較量到底。既然自己較量到底，他也會給對手這種權力。關鍵在於求實。勝者可能是對手。他會毫無怨言地承認對方的勝利，甚至抱着某種欣慰。這種欣慰把爭鬥中的男人聯在一起。他總是全力以赴地去打牌。

“怎麼樣，特萊莎？信交給彼得羅了嗎？”

“交了。”

“他呢？”

“不知道……他看了……”

貢薩洛焦急地把香烟捻滅。

“他說什麼？”

“什麼也沒說，一句也沒說。”

“啞口無言？”

“談起別的事。”

“真的什麼也沒說？一點也沒說？我不相信……”

“他把信裝在口袋裏，說要想一想……”

“你很瞭解他……”

特萊莎站起來，把一隻烟灰缸放在貢薩洛身邊。

“別把烟灰彈到地上，這裏有烟灰缸。”

“別管什麼烟灰缸，告訴我……”

“我已經告訴你了，他一句也沒說就把信裝在口袋裏了，說要想一想。”

“還談了什麼？你一點聽不出來？”

“沒有。你知道他是……他要避開什麼話題，誰也別想掏出一句話來。”

“你怎麼對他說？”

“我覺得不如聽其自然。慢！我想起來了。走之前，他對我說你的信很典型……”

“典型？”

“對。他說你終於小心地避開了主要的問題。”

“你應該早說……”

“因為我不明白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所以沒在意。”

貢薩洛坐下，打開晚報。特萊莎望着面前的雜誌，繼續說道：

“我想已經晚了。”

“什麼晚了？”

“改變彼得羅。”

“你錯了，還不晚。”

特萊莎望着丈夫。

“你對那封信抱有很大希望？”

“不。我應該告訴你沒有抱什麼希望。我甚至認為本來不該寫它。那上面是一派胡言。”

“那你打算怎麼辦？”

貢薩洛站起來，燃起一支香烟。他邁着均勻的大步在房間

裏走着。

“我把現實展現在他面前。我像彼得羅這麼大時，頭腦裏也裝滿了理論、書，可以說五花八門，什麼都有。”

“我想你當時還不是革命者吧？”

“當然是。這是成長的一部分。你希望我是什麼呢？我在讀大學，每個系就像一座水族館，我們都是魚。人人都相信誰在課堂上得的分數多，將來生活就會厚待他。你一點也不明白大學裏的系是怎麼回事。我們雖然並不清醒，但意識到學完一門功課就能得到別人的尊敬，並能掙到一定的薪水。後來才知道這純粹是扯淡！那些取得好成績的人永遠也不會原諒生活，因為它對他們取得的小小的學術勝利完全不予理睬……生活對於死啃書本的人一點也不偏愛。”

“死啃書本？你怎麼能用這種語言來談論這一切呢？”

“對不起。不管怎麼說，事實就是這樣。我們從大學畢業後，你甚至想象不到無論是找職業還是掙錢糊口……”

“怎麼樣？”

“你還記得我父親嗎？”

“怎麼能不記得呢？”

“畢業後我去見他，問他企業裏是否有我的位置。他坐在寫字臺後面……背已經駝了，抬頭望望，問我會什麼。我回答說，我是法律系畢業生。他放聲大笑，解釋說他問的不是我什麼系畢業，問的是我會做什麼。他最後說，職工中最無能的也比我有用。我當然並不在乎。兩年後他去世了。我那些沒有公司的同學們……發現要掙錢，光知道理論還不夠。對我來說，工人是個抽象的實體，而中產階級……我也說不清什麼是中產階級……你還記得阿那爾多嗎？”

“哪個阿那爾多？”

“我那個在寫字樓工作的老同學。”

“想起來了，他怎麼啦？”

“繼續靠我生活，更恰當地說靠所有富人都容忍的大學名氣生活。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比我成績好得多。但也僅此而已。他想開業作律師，但生活對滿腹經綸的人並不厚愛。開業要有顧客……可憐的阿那爾多只有兩三個沒錢的顧客和家裏不怕輸官司的朋友。一年之後，他決定進入法院當法官。有一段時間，他對工作人員對他的尊敬和鄰居們的敬意沾沾自喜。在外地，對“法官先生”還挺當回事。有一天，他到里斯本來，碰到了我。並決定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全告訴我。其實這些事在大學時就看出來了。他暗示說，我的成功完全是因為存在着不合理的社會秩序，因為我畢業時成績不如他，社會地位應該比他低才對。他說得很含蓄。從這個故事中得出的結論是：我有責任對生活的不公平給予他補償。我完全理解，於是給了他一份職業。他從此則更加恨我。”

“他作為工作人員怎麼樣？”

“糟透了，一點用處也沒有。我給了他多次機會可那家伙全失敗了。他一直没有陞遷，現在掙多少錢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他失敗得越慘，對我的仇恨也越深。”

“你要把這一切都告訴彼得羅嗎？”

“不。”

貢薩洛熄滅香烟，又點了一支，繼續說道：

“不，這對我不值得。他現在的狀況不可能明白故事並不是我瞎編的。他要經過好多年之後才能明白，人們都是按着非常容易理解的原因在行事的。你知道我要怎麼做嗎？”

“不知道。”

“我將採取一個不同的策略。沒有什麼比現實更能驚醒像有彼得羅這種教育的人了。他們懷着對事物的理論認識從學校走出來。下層階級由於受到迫害而被神聖化了。彼得羅從來沒有親眼看到過在餐桌上不知如何吃飯，對有錢人不知如何說話的家伙。这家伙只要看到女人就向我們擠眉弄眼。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掩飾不住內心的怨恨，而且從來沒有過什麼高明的思想。我要把這樣一個家伙介紹給他。你知道這個人就是安東尼奧。”

“哪個安東尼奧？”

“我的那個老同學。我現在才看到自己一直為老同學所迫害……那個每月同我一起吃晚飯的家伙。”

“我知道是誰了。”

“我要彼得羅和我們一起吃晚飯，盡一切辦法讓他知道，安東尼奧正是他維護的那種人。晚餐期間，我要在彼得羅的眼中把他摧毀。”

“怎麼摧毀？”

“出他的醜，叫一些那家伙不知如何吃的菜，引逗他說蠢話。對我來說，這並不難做到。只需火上加油就行了。關鍵是讓他敞開胸懷，這樣彼得羅就能看出那家伙是如何渺小……我要讓小夥子明白他結交的都是些什麼人。他也許會為此感到羞愧……”

“貢薩洛……”

“說吧。”

“你覺得這會有結果嗎？”

貢薩洛坐下，屈起雙腿。

“不知道，這決定於彼得羅。”

“你覺得這樣做是認真的嗎？”

“什麼？你瘋了嗎，特萊莎？”

“我問你這樣幹像話嗎？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向我提的全是十分幼稚的問題，好像我是學校裏的小孩子，還要我回答！”

“我要你回答。”

“特萊莎，屬於什麼階級的問題至關重要。不管你願不願意，它都會留下時間永遠無法抹去的印記。它應該對我們的愛好、穿著打扮以及採取的各種態度負責。我將全力以赴地來對付這件事。”

“如果大家同屬一個階級呢？”

“請解釋，”貢薩洛直視着特萊莎說，“我看你也應該同我們一起晚餐。”

特萊莎笑了。

“有時候，我在想……”

“你不必想，這對你有害無益。”

“你簡直把我當成傻瓜啦！”

“傻瓜倒不是，特萊莎，你不蠢。”

“那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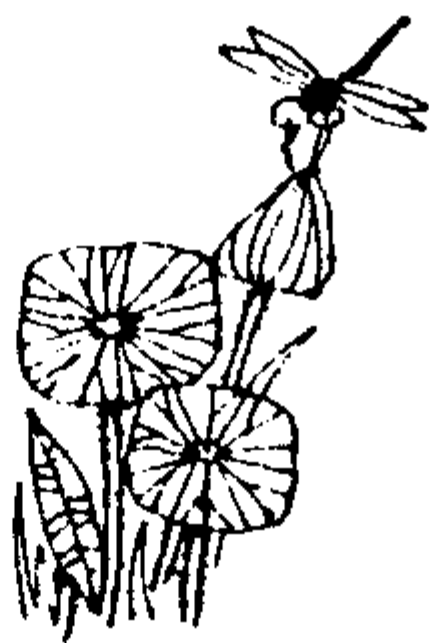
“你要想，為時已經太晚。不管怎麼說，你或者贊成我，或者反對我。”

“我贊成你，貢薩洛。”

特萊莎，你只不過爲了你自己，爲了你，爲了我們。你認爲僅僅因爲彼得羅是蠢材，世界就會變嗎？明天屬於上帝，但

今天屬於我們，完全屬於我們。只要我活着，就屬於我們。特萊莎，你可以相信這一點。爲了維護它，我準備不惜一切……

痛苦的晚餐



貢薩洛，安東尼奧和彼得羅

晚餐之前，貢薩洛早早的從家裏出來。他衣冠楚楚，仔細挑選了一條領帶和一套深色的、做工考究的西裝。這套衣服他平時很少穿。他決定開那輛小一點的車，把本特利留給妻子。這一切都經過了深思熟慮。“本特利”可以給彼得羅深刻的印象，但這次事情複雜，再說安東尼奧只不過是個二流對手。重要的是彼得羅。小車能讓他感到父親盡力不使倒霉落魄的朋友感到難堪。

我需要把安東尼奧變成一個典型之後，再摧毀他。不能採取炫耀財富的辦法，而要相反。我要向彼得羅表明，我高人一等是不容置疑的，但並非因為有錢。我必須向彼得羅表明我的富有來自我的高明，

而絕不是高明來自富有。小夥子很聰明，我須十分謹慎，不能讓他覺察出這頓晚餐有什麼特別之處。一切都要順乎自然。

7 點鐘，他把車停在皮卡特羅廣場，然後徒步朝“西庫洛”走去。他和兒子約好 7 點半鐘在此會面。提前半小時是爲了先和他談談，製造點必要的氣氛。現在只有一個小問題尚未解決。問題雖小，但很重要。多年來，他一直選擇“金獅”餐館作爲每月和安東尼奧晚餐的地方，因爲那是一個大眾餐館，既不好也不壞，可以說是個中性的地方。這次他提議到一家豪華的餐館，讓朋友首先感到拘謹。還要點幾道名菜，這有利於他的目的。但是……彼得羅呢？帶彼得羅去“金獅”？那裏的餐廳又大又冷，內部裝飾像一座鐵路車庫一樣。這是否有利？

看到我出入“塔瓦列斯餐廳”對小夥子來說，並不算什麼新聞。在他看來，我到“塔瓦列斯”比到“金獅”更自然。正因爲如此，也許還是不改變地方爲好。如果去“塔瓦列斯”，彼得羅立刻會看出鬥爭是不公平的：我在自己的地盤內戰鬥。說不定他會情不自禁地同情安東尼奧。人都是有感情的。在一隻喪家的小狗面前，誰也不可能無動於衷。必須避免這種自發的同情。如果我們去“金獅”，小夥子就會看到，無論在哪裏，我都能一如既往，應付自如。這顯得荒唐、幼稚，但又不得不如此。必須顧及到一切細節。就這樣決定了：我們在“金獅”晚餐。

走進“西庫洛”之後，他選擇了一個舒適的位子坐下來，讓侍者送來一杯威士忌。他慢慢地啜飲着，愉快地品嚐着。想到

即將到來的鬥爭，他感到興奮。半小時後，兒子就到了，進攻就會開始。一場巧妙的、機智的、困難的而又是積極的進攻。

“你在這裏嗎，貢薩洛？真是榮幸之至，你幾乎不到這裏來……”

“對。我和兒子約好在這裏碰面。”

“我可以坐下嗎？”

“別裝蒜了，從什麼時候開始，你坐下還要徵得我的允許？”
朋友在貢薩洛身邊一把矮椅子上坐下。

“你現在忙些什麼？誰也見不到你。”

“從前幹什麼，現在還幹什麼。白天工作，晚上休息。”

“晚上不幹別的？只是休息？”

好了，中年男人之間的談話是不可避免了。微笑和三言兩語就使人看出來性生活還沒有終止。男人碰到一起，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別的話題。

“貢薩洛，老實坦白，你晚上幹什麼？”

貢薩洛突然覺得很惱火。一到“西庫洛”就重複同樣的談話開始讓他感到討厭。

“看聖經。”

朋友放聲大笑。

“好！很好！你知道……”

按照常規，每個中年男子都喜歡宣稱朋友是“四十如虎”。隨後朋友們叫來更多的威士忌。再接下來，個個都覺得自己

“所向披靡”。遺憾的是女人們對此渾然不覺！

這家伙實在讓人受不了，我再給他 5 分鐘。彼得羅快到了，碰上這種場面可不大合適。如果讓他同這個笨蛋談半小時，那就會印證了他所想的一切。

“你用什麼讀聖經，嗯？貢薩洛，不是說……”

“我能求你幫個忙嗎？”

“當然。”

“可你還不知道我要你幫什麼忙呀？”

“請說。”

“我和兒子約好在此會面，要單獨和他談談……”

“你是要我走開，對嗎？”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朋友站起來，臉上毫無笑容地離開了餐廳。

又多了一個說我壞話的人。10 年前我也許會感到忐忑不安，現在已無所謂了。完全無所謂了。如果他要講我的壞話，讓他講去好了。不過有一點他可以相信，我不會以牙還牙，因為這太費精力。對里斯本的生活來說，我顯得老了，連說別人壞話的興趣也沒有了。

背後的門開了，彼得羅走進來。他穿過餐廳，上前和父親握握手。

“坐這裏，孩子。喝點什麼？”

“好吧。爸爸在喝什麼？”

好極了。我邀他來晚餐一定使他受寵若驚。這是我們第一次一起出來，他似乎沒有什麼懷疑，和我想的恰好相反。

貢薩洛叫來侍者，要了兩杯威士忌。

“彼得羅，我邀你來，一定使你感到吃驚。”

“我没有想到。”

“我想你今天沒別的事。有什麼事嗎？”

“沒有，即使有事……”

“謝天謝地，孩子！如果有什麼事……”

“沒有，爸爸。我今天沒什麼安排，本來想呆在家裏。”

“好極了。你知道我今天為什麼請你來嗎？”

“不知道。”

侍者把飲料放在桌上就離去了。貢薩洛舉起杯子說：“你一定聽我談到過安東尼奧……”

“哪個安東尼奧？”

“我每月同他吃一次晚餐的那位老同學。讓我想想，……我們一起吃晚餐已經好多年了。”

“聽說過這件事。”

“我們是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不能帶他到家裏去，讓我十分不痛快。”

“為什麼不帶他去？”

“為什麼不帶他去？因為不能。安東尼奧……對，你知道如果他去了……你瞭解你媽媽，知道她對你的朋友是怎麼說的。誰知道她會對安東尼奧怎麼說呢？”

恰到好處！要讓他明白，我對他的朋友並不反感，我也有類似的朋友。這就在我們之間製造了一種親切的氣氛，我們男人私下裏都反對特萊莎的勢利眼光。

貢薩洛喝完杯中的威士忌，讓侍者再斟一杯。

“孩子，女人對朋友有一種特別的標準。她們感興趣的是身份相稱、談話投機。你知道這是多麼……”

彼得羅笑了。看到他笑，貢薩洛接着說道：

“她們以自己的方式評價人：領帶結的寬窄，襪子的顏色，等等。可憐的安東尼奧是那種只懂得說嘴巴而不懂得說嘴唇的人，稱太太們為‘閣下’……你瞧，如果帶他去，會發生什麼……”

你在像小鴨一樣把這一切往肚子裏吞。這有點讓我失望。我原以為你會有激烈的反應，而不是猥猥瑣瑣。

“此外，還要想到安東尼奧本人。你應該估計到，他對去別人家做客一點不感興趣。如果他的腳曾踩過地毯的話，那也是在電影院的休息室裏。你笑什麼？有多少人認為電影院的休息室是豪華、高雅的象徵啊！”

我從來沒想到過這個問題。情況應該是這樣。理由之一是，葡萄牙人白天泡在咖啡館裏，只要有機會就去電影院，因為家裏實在令人厭惡。大部分里斯本人都羞於帶朋友到家裏去。他們寧願花錢到電影院去消磨時光，因為電影使他們忘記單調乏味的生活，休息廳使他們忘記散場後必須返回的房間。

“你現在理解我為什麼不帶安東尼奧到家裏去了嗎？”

彼得羅笑笑；回答說：“懂了。”

“但這並不妨礙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們可以稱得上是

生死之交……”

對，貢薩洛，就是這樣。巧妙地，十分巧妙地暗示人是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兩面的……我不能要求他對朋友不忠，因為我自己也在繼續同老朋友來往，盡管他窮困潦倒，可我並沒小看他……這樣就在我和小夥子之間製造了一種親切平等的氣氛……這種氣氛來自於共同的秘密。

“我們該走了，孩子。我討厭遲到。”

上車之後，貢薩洛繼續說道：

“安東尼奧知道我有兩個孩子。我懷疑他是否因為不認識你們而感到難堪。你應該考慮到，如果他有孩子，而我不僅認識，說不定還會是乾爹呢！所以今天我請你來。你沒見到過你妹妹也在‘金獅’晚餐，對吧？”

彼得羅笑着說：“也許她會認為這是天大的笑話。”

“可這並不是笑話，彼得羅。”

“柯拉拉對這種情況感到開心。”

“是啊，你瞧這事……”

彼得羅點上一支香烟。

“我想大部分責任在你，爸爸。”

“什麼責任？”

“我是說柯拉拉。”

到拿出殺手鐮的時候了。我應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使他知道我曾考慮過這個問題。可憐的彼得羅！你還嫩得很呢！

貢薩洛用手摸摸臉。這個動作意在向兒子表明他並非第一次考慮這個問題。他小聲地、像自言自語地說：

“孩子，你說得有道理。”

看到父親的表情，彼得羅倒爲他辯解起來。

“也許還可以挽救……”

貢薩洛仍然低聲地說：“已爲時太晚了。”

安東尼奧正站在餐館門前。三人進去之後，就選了側面的一張桌子坐下來。這時貢薩洛才把兒子介紹給他：“安東尼奧，你知道這小夥子是誰嗎？”

“不知道。”

“我兒子彼得羅。我經常同你談起他。我想你一定很高興認識他。”

安東尼奧望望朋友的兒子，開口道：

“長得像你。”

“是嗎？”

“有風度。”

他們彼此望着，有好一陣誰也沒講話。安東尼奧打破沉默，站起身來把手伸給朋友的兒子，說：“非常高興認識你。我是你爸爸中學時的同學……我們是朋友。朋友的兒子，也是我的朋友。”

他們隔着桌子握了握手。安東尼奧又坐了下來。貢薩洛手裏拿着菜單在和侍者商量，這時轉身對安東尼奧說：

“親愛的安東尼奧，今天要爲我兒子慶祝一下，我想訂一頓特別的晚餐，這雖然打破了我們多年的傳統。今天我付賬，這實在太委屈你了，你不介意吧？”

“我們有約定，各付各的賬……”

“知道，知道。我們以往是各付各的賬，但今天例外。”

安東尼奧笑了。

“好吧！今天你付賬，下個月我付。可你要知道你付的是一頓豐盛的晚餐……”

“想來點什麼特別的東西？”

“不，你點菜吧。”

“那好，先來點開胃酒。你有什麼偏愛嗎？”

“來一杯‘佛莫斯’吧……”

“我要一杯威士忌。你呢，彼得羅？”

“我也要威士忌。”

安東尼奧說：“既然大家都喝威士忌，我也不想例外。”

“好極了。這樣，給我們來三杯威士忌。等一等，你喜歡‘郎津斯’嗎，安東尼奧？”

“我們不是說喝威士忌嗎？”

“‘郎津斯’是一種威士忌牌子。你還是喜歡其它牌子的？”

“不。”

侍者離去之後，貢薩洛開始研究菜單。安東尼奧點上一支香烟，兩眼猷猷地望着打火機。把威士忌牌子當成別的飲料使他感到難堪。貢薩洛是不是純心這麼幹的？不會。千萬不能隨便對貢薩洛流露出怨恨情緒。他把兒子帶來，是向他表明他們之間的友情很深。這說明上次的爭執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的老交情。他應該對小夥子的到來感到臉上有光才對。

貢薩洛放下菜單說：

“我想要龍鬚菜。讓他們開一筒龍鬚菜，然後蒸一蒸。你喜歡蘆筍——龍鬚菜嗎？”

安東尼奧沒有立即回答。他正要開口說自己從來沒有吃過那玩藝，忽然想起剛才把威士忌酒牌子同別的酒混爲一談的洋相，立即把話又咽了回去。一晚上出兩次醜，千萬不能！

“喜歡。”

“好極了。頭道菜要什麼？鵪鶉？鴨？”

“隨便。”

“那麼，我提議在龍鬚菜之前，先來一份燜鵪鶉。”

安東尼奧表示同意，雖然這些菜對他並不合適。三天來疼痛加劇，行走都感吃力。白天他真想躺下。20多年來，他從來沒有缺過勤。最後，他還是決定來晚餐。這麼多年了，如果今天不來，好像有點示弱。只要活着，就永遠不能缺席每月15的晚餐，即便爲此需要坐救護車。他從來沒有失信過，更不想讓朋友知道 he 已走到了生命的盡頭。這種豬狗不如的生命。但他沒想到劇烈的疼痛使他一刻也得不到安定。來餐館之前，他已吃了兩次阿斯匹林。他感到氣虛，渾身無力，心臟跳得很弱。

侍者把威士忌和礦泉水放在桌上。當貢薩洛吩咐侍者時，彼得羅和安東尼奧攀談起來。

“聽說您的名字已很多年了，可一直不認識您。”

“你爸爸和我是老朋友了。”

“你們中學同學？”

“對，我們同班。”

“其他人呢？”

“什麼其他人？”

“其他同學啊。”

“有的在里斯本，有的已經死了。不少人生活在外地。”

“只有您和我爸爸定期見面？”

“對，只有我們兩個人。”

“您大學畢業？”

“我？沒有。剛剛中學畢業，我就到商界當了職員。當時曾想讀夜校，但是……我父親去世早，一直沒有擺脫困境。如果他多活幾年，我也許像你父親一樣讀完法律系。”

“爲什麼要讀法律系？”

“爲什麼？說實話，我也不知道。想到大學時，我總是想到法律系。這種專業出路好，什麼地方都需要，用不着學數學……全憑一張嘴。”

“沒上大學，您感到很遺憾吧？”

“我嗎？不。我是說多少也有點遺憾。我也不知道。看到那麼多讀過大學的人也沒有混出個名堂……不過讀過大學的人總能找到好點的工作……有退休金……到什麼機關裏做事，工作輕鬆，非常輕鬆……有時候……”

看到貢薩洛點完菜在注意地聽他們談話，安東尼奧突然停下不說了。不知爲什麼，他總覺得彼得羅今天的出現一定有名堂。貢薩洛一言不發，靜聽他說是故意讓他講的。爲什麼？目的何在？彼得羅呢？難道他知道父親的意圖？不，他敢發誓說小夥子是真誠的。他突然停下來使彼得羅愣了一下，兩眼繼續望着他，等着他接着講下去。但是，不應爲表面現象所迷惑。上流社會的家伙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俗話說：有其父必有其子。不！當心不要過分。我剛才說了什麼蠢話嗎？好像說了父親早死，未能進大學。如果不是這樣，也有可能上法律系，因爲法律系學生出路廣。還說了些什麼？對，還說大學畢業的人能在機關裏找到輕鬆的、有退休金的職業。不該談這些。有錢人根本不理解窮人對退休金的渴望心情。對他們來說，退休金是看

門人和警察的理想，而這種追求本身就說明了人的身份。我給彼得羅的印象只不過是個落魄者，一個用有保證的退休金和輕鬆的工作來衡量生活的平庸之輩。必須挽回這種不好的印象。從貢薩洛臉上可以看出，他內心在發笑。爲什麼？自豪的介紹朋友不是很自然的嗎？朋友？貢薩洛怎可能是他的朋友？無論如何他要再解釋一下，以便消除造成的壞印象。

“我不是說自己要進入什麼政府機關，絕不是這樣。我從來不怕工作。如果我大學畢業的話，我會從事律師業……”

貢薩洛拿起杯子——侍者剛剛在裏面加了礦泉水，慢慢地啜飲着，兩眼一直看着兒子。

小夥子是否有足夠的經驗覺察出安東尼奧改變談話方向的意圖呢？他是否能根據人們的言談話語來判斷人呢？他對進入機關和“從事律師業”這些說法能懂嗎？彼得羅是否知道這些說法本身就是對安東尼奧宣稱的勇氣和獨立的否定？我擔心他還太嫩，不懂得人們使用這些說法的真實含義。聽弦外之音要比讀書困難。蠢人和魯莽者一開口就露餡，一直露到他們以爲用模稜兩可的話掩飾住爲止。人們往往在言談話語之中說出許多不該說的話，有時甚至說出一些平時極力遮蓋的東西。如果想瞭解你的同類，那就要學會瞭解他談話的弦外之音，辨別他的手勢和各種停頓的含義。

安東尼奧沉默了。他徒勞地想證明自己並不缺乏面對人生的勇氣和膽量。但是，現在所談的和自己的過去恰恰是相矛盾的，因此他談不下去了。他清楚地知道，貢薩洛只需一個問題，一個微笑就可摧毀他談的一切。朋友的沉默開始讓他惱火。

“上鵪鶉之前，你們是否想再來一道大蝦？也許不……”

沒等朋友說完，安東尼奧就打斷了他的話。

“不！絕對不要！我既不要大蝦，也不要任何別的。鵪鶉就足夠了。”

彼得羅對父親朋友的迅即回答和說話時的語氣甚為吃驚。說道：“對你身體不好嗎？”

安東尼奧冷冷地回答道：“沒什麼不好，但我沒胃口。”

貢薩洛向兒子解釋道：“安東尼奧不喜歡大蝦，我忘了。這沒什麼奇怪，很多人都不喜歡大蝦。”

提起大蝦，安東尼奧最後的懷疑消除了。他清楚認識到朋友向他宣戰了。兒子突然出現歸根到底並非友好的表示，恰恰相反，正是貢薩洛精心策劃的圈套的組成部分。他向彼得羅所作的解釋明明是在羞辱他。朋友作出慈父般的保護者的姿態，目的是要他知道，他不想當着兒子的面讓他難堪。彼得羅不知道促使他不喜歡大蝦的原因……這一切到底爲了什麼呢？無論如何他要接受挑戰。他握有敵人不知道的武器……可以暗示一兩次有關阿列桑特拉的事，而又不違反他作出的不向貢薩洛講出實情的決定。只需表明他知道貢薩洛和阿列桑特拉的關係就行了。到時，這家伙不得不改變態度。當然，暗示要藉助小夥子來進行。他感到自己第一次處於優勢地位，甚至朋友屬於上層社會而他屬於下層社會這一點也對他有利。貢薩洛屬於這樣一種階層：它以人們在餐桌上的表現來評價人。對他們來說，不懂得餐桌上的規矩就算不入流。當貢薩洛察覺他知道自己同阿列桑特拉的關係時，就不得不放棄這場鬥爭，因爲擔心他會當着他兒子的面把事情抖出來。他從來沒有想到過他，一個吃大蝦總是把手弄髒的家伙，會有什麼顧慮不當着彼得羅的面談論阿列桑特拉……這是他手中的王牌。

侍者用托盤端來鵪鶉之後，根據貢薩洛的吩咐先給安東尼奧佈菜。想到待一會朋友會驚惶失措並受嘲弄的情景，安東尼奧不禁笑了。貢薩洛沒有放過朋友的任何一句話和任何一個動作，立刻明白了是什麼事讓他發笑的。

你大概想起了阿列桑特拉，以為我一定會驚惶失措。你開心地笑了，斷定我會夾起尾巴，像一個流浪漢在富家花園裏睡覺時被人抓住一樣。可憐的安東尼奧！你屬於那種規規矩矩、安分守己、從來不肯越出雷池一步的階級。即使你想，也肯定不會直截了當地提到阿列桑特拉。對此，你自然意識不到。你會先暗示兩三次，讓我知道你瞭解阿列桑特拉和我的曖昧關係。你一定認為我非常害怕你把知道的事全說出來……可憐的安東尼奧！我對你可以說洞若觀火。

那些躋身“學者”之列的安東尼奧之流——你懂得什麼叫學者嗎？——在他們的書中或學術論文中攻擊常規的道德。但是，一遇到反擊，就會趕緊溜之大吉。可憐的安東尼奧，你根本不知道人與人對生活的態度是多麼不同！我甚至可以說出你將在幾分鐘之後說的話……對你開始的暗示，我佯裝不知。你會以為我真的不懂你的意思，然後再露骨的暗示。當然，我還是老樣子。而你，安東尼奧，就會失去愜意的微笑！你就會束手無策！再下去，你就笑不出來啦！你父親是個小小的海軍軍官，你母親臨死時還祈禱俄國的轉變。老兄，你的祖父母們是在吉馬良斯一帶鄉下那刷着白石灰牆的小教堂裏結婚的……而在你之前資產階級已經存在了多少代，作為“學者”的安東尼奧們也攻擊了他們多少代。這些家伙在自己的小書中勇敢地抨擊的道德原則，自己卻在阿埃伊洛某棟樓房三層左邊C門裏虔

誠地遵守着。

“鵪鶉不錯，對吧？怎麼，彼得羅，一句話也不講？啞巴了，小夥子？”

彼得羅笑笑。他已經明白了自己應邀而來決非爲了讓安東尼奧認識一下。父親在蓄意製造緊張空氣。吃大蝦的建議就是故意挑釁。在圍繞吃大蝦的問題上一定有個他不知道的故事。他曾多次看到過父親一句話或一個手勢就結束了意想不到的緊張氣氛。他到底要幹什麼？他的意圖僅僅針對安東尼奧呢，還是恰恰相反，企圖用這場表演向他表明什麼呢？

安東尼奧放下叉子，轉向彼得羅說：

“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你……”

“很可能。”

“經常到商業街那一帶地方去嗎？”

“不，只是偶爾去。”

“聖·英芳特大街那一帶呢？”

“也不常去。”

“我想你去過那一帶地方。我每天都到那條街上一座建在幾根水泥柱子上的樓裏去。有位寫字樓的同事住在那裏，現在臥病在床。我每天下午把信給他送去。那些大樓真漂亮。貢薩洛，你不覺得嗎？”

貢薩洛聳聳肩說：“不錯。”

第一次暗示。說出了聖·英芳特大街。這家伙有長進，作得自然、得體，幾乎控制了局面。必須讓他再進一步。

安東尼奧繼續說道：

“你到過那些樓裏面嗎？”

“到過。我有位朋友住在那裏，有時我們一起吃飯。”

“我這樣問，是因為我見到過你的車停在那裏。”

“是嗎？可能。再來一隻鵪鶉？”

“不要了。你經常去那裏？”

“哪裏？”

“聖·英芳特大街。”

“看情況。有時常去，有時幾乎不去。為什麼問這個？你有興趣替我去嗎？”

“哪裏話！”

“那些房子不錯，但房租很貴……你每月掙多少錢？”

“足夠我用的。”

“你對那裏的房子有興趣？”

“沒有。我已告訴你没有。”

回答呀，安東尼奧，如果你能夠……我恭候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會說出些什麼。

“我在那裏多次看到你的車……”

“僅僅因為這個？”

“還能因為別的什麼呢？”

“我怎麼知道！你似乎在暗示什麼……你認為我常去聖·英芳特街幹什麼？在策劃一場革命還是在那裏有個出售可卡因的秘密商店？”

“不，只不過出於好奇罷了。”

完了，可憐的安東尼奧！你的秘密武器沒等出手就爆炸了。

我甚至用不着使用重型武器。子彈的大小要看想殺死的動物大小和等級而定。很難用打鵪鶉的子彈去打大象。

安東尼奧吃完盤子裏最後一條炸土豆。他們炸土豆條，而不是像他愛吃的炸土豆片。朋友的反應令他吃驚。他萬萬沒有想到朋友還會反擊。他感到茫然。打擊不中，反倒落在貢薩洛手裏。這回糟透了，有一位見證人彼得羅在場，在一聲不響地注視着這一切。兩個人在耻笑他。兩個命運的寵兒：他們有錢，聰明，自信和……健康的體魄。他呢？命運給了他什麼？什麼也沒有。他又矮又瘦。中學時，踢足球人家也不要他。每當他走進球場，大家就喊起來：“滾開，乾柴棍……去做做體操吧，說不定還能再長高一點。”他只好坐在看臺的蔭涼處，以免曬太陽後咽喉發炎。他拼命讀書以便和別人平起平坐，但這一點也沒有實現。貢薩洛學習雖然不怎麼用功，可成績一直很好。生活太不公平了。才華、金錢、健康應該在人們中平均分配。如果那樣該多好啊！生活就會是美好的、錦綉般的、像朝霞從早到晚都能看到那樣。

長大後，他結識了附近住的一位姑娘，本來以為可以和她結婚的。他一直都這麼想。有一天下午，他們的戀情突然在一家電影院裏結束了。那天，他們兩個和她的母親朱麗亞太太去伯爵電影院去看電影。中間在休息廳休息時，姑娘漫不經心地望着一位靠在牆上看報的高個子青年。那一眼就成了他們剛剛開始的戀情的結束。他無法和女人在生活中經常碰到的那些又高又壯的男人相比，也經不起這種比較。有一段時間，他憎恨所有身高超過一米七十的男人。只要在街上看到黑黑壯壯的家伙，他心裏就會冒出一股無名的怒火，因為黑黑壯壯意味着太

陽、大海、海濱和生活。有時候在寫字樓裏或咖啡館裏，他在朋友們面前裝出認識所有路過的身強力壯的青年。他說他們如何愚蠢、笨蛋，沒有頭腦。如果看到一個癆病鬼似的家伙，他立即就說此人如何聰明、有才華。很長時間裏，只有貢薩洛逃脫了他對高個子男人的憎恨。兩人之間的友誼正好是因為他的弱小才產生的。

一天上午，安東尼奧在學校裏向一位身高體壯的同學擲石子，然後跑到牆後面躲起來。他知道，如果被抓住，免不了一頓毒打，但仍情不自禁的要那麼幹，因為那家伙經常欺負他。兩人只要走碰頭，那家伙馬上喊道：“從我面前滾開，乾柴棍！當心我踩碎了你還不知道呢！”那天，他突然心血來潮，拿起石子，本能地、幾乎不假思索地投過去。過了一會，他蹲在牆後面聽到同學們在嚷嚷着抓人。他小聲哭了。想到可能發生的情況，他緊張得渾身發抖。同學們迫不及待的想看熱鬧、表明自己站在強者一邊，馬上排成一行，向安東尼奧躲藏的地方走來。他聽到他們的叫喊，甚至感到那些充滿健康和活力的身體在冒汗。

“出來，膽小鬼！”

“你就會擲石子！”

“現在讓你知道知道厲害！”

“連塊骨頭都不敢啃！”

突然，有個身材高大的家伙穿着襯衣出現在牆頭上，叫道：“在這裏！”“這家伙在這裏！”“現在有你的好看啦！”

人們圍成一圈，中間站着兩個人：安東尼奧和那家伙。大家都不吭聲。那家伙說了幾句，判決道：“向別人擲石子是膽小鬼幹的，你懂嗎？只有膽小鬼才擲石子。你是個瘦猴子，膽小鬼！學學只當瘦猴吧！”安東尼奧不再發抖，他知道逃不脫一頓

痛打了，作好防衛的姿勢。

第一拳打在右邊臉上，血立刻從鼻子裏流出來。隨後眼上，肚子上都挨了打，他倒在了地上。倒下之後，那家伙又跳到他身上，用腳踢他的脖子。一塊皮被踢掉了。圍觀的人興致勃勃地支持他們的英雄：“揍他！”“教訓教訓他，看他以後還敢不敢再擲石子！”“狠狠地揍他！”後來他們把他扔下走了。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哭。他那樣躺了很久，連腿也不動。哭泣使他全身發抖，不住的痙攣。午飯時，他掙扎着來到水龍頭旁邊洗洗臉，因為他不想讓媽媽看到自己的樣子時傷心。他把臉浸在水池中，想讓水浸到脖子那裏。這時候貢薩洛走過來看到了。以往他們從來不講話。貢薩洛屬於另外一種人。他們踢足球、有錢到飲食店吃喝。貢薩洛問他怎麼回事。襯衣和臉上滿是血污的安東尼奧哭着把剛才的情況講了一遍，並要他看脖子上的傷。

第二天上完第一堂課之後，同學們正要走出教室到走廊上去，貢薩洛走上講臺，對同學們說，從現在起，誰再動一動安東尼奧或叫他瘦猴，他就找誰算賬。

多少年後，安東尼奧問他為什麼那樣做，得到的是簡短而明確的回答：“我從來不喜歡集體的勇敢。除此之外，我還想知道，誰是強者：是他們還是我。”

隨着時間的流失，表面上把他們聯繫起來的友誼消融了，慢慢變成了一種習慣。除了習慣之外，安東尼奧對朋友只有仇恨。事情明擺着，貢薩洛為什麼還能容忍他呢？為了一生都羞辱他嗎？為永遠欺負他嗎？

安東尼奧吃完自己那份鵪鶉，看到侍者托着長盤走來，上面是龍鬚菜。如果能扔到朋友臉上，他會毫不猶豫的那樣做。疼痛又開始折磨他，好像從腹部開始，慢慢往上陞。

“喝點什麼吧，安東尼奧，你什麼也沒喝呢？”

“我感到不大舒服。”

“怎麼回事？”

“沒什麼。”

“看過醫生嗎？”

“看過。”

“讓你吃東西注意嗎？”

“沒有。”

“那就喝吧！人生難得幾回醉。再過幾年，想喝也喝不成了。”

“也許你說的有道理。”

貢薩洛把安東尼奧的杯子斟滿。他舉起杯子一飲而盡。侍者在他盤裏夾了幾根龍鬚菜。貢薩洛看到之後，對朋友說：“龍鬚菜多少有點像大蝦，吃起來很麻煩，但值得。知道怎麼吃嗎？”

“用嘴吃。”

“親愛的安東尼奧，你的回答使我想起了我們在中學的時代。那時候我們還年輕無知，情有可原。現在就說不過去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的回答像個孩子，而不像大人。”

“誰來判決，你嗎？”

“我們兩人。你明白我說的有道理。我們最好還是談談別的吧！”

“如果我不想談別的呢？”

“那是你的權利，誰也不能阻止你抬杠。”

安東尼奧又斟上一杯酒舉到嘴邊。

“貢薩洛，你還記得我們是怎麼認識的嗎？”

“模模糊糊。我想是人家打了你，我保護了你，詳細情況記

不得了。爲什麼提起這事？”

“我剛才突然想起來，我在想……”

“已經過去很多年了，沒什麼太大的意思。”

“有意思。只是你不知道。有一天，我用石子打了一個家伙，他一直對我很凶，因此遭到一頓痛打。我又矮又弱，從來也沒有強壯過。第二天，你對那幫家伙說，如果誰再打我，你就找誰算賬。還記得嗎？”

“不記得。我承認，一點也不記得了。”

“你知道你爲什麼要那樣做嗎？”

“不知道……”

“那麼我告訴你：你那樣做是因爲你想知道誰是強者，你還是別人。這是你親口告訴我的。”

“這又怎麼啦？”

“怎麼啦？這就說明了全部問題。你不明白？”

“不明白。”

“我也是剛剛才想明白。你保護的並不是我而是你自己。你可憐我，或者是因爲你認爲不該隨意欺負一個弱者。你保護我只是想證明你的力量。你那樣做不是爲了我，而是爲了你自己。”

“我承認這一切完全可能是事實。一個人的生命總是和他的力量相稱的。一個人的價值在於對自己的認識，在於自知之明。我看不出你有什麼理由如此大驚小怪。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永遠會是這樣。”

“其他人呢？”

“什麼其他人？”

“沒有力量的人呢？”

“不知道，因爲我從來不存在這個問題。你喝的仍然不多。

如果多喝點，疼痛也許會消失……”

彼得羅插話道：“也許少喝點爲好。喝酒對你不好。”

安東尼奧又把杯子斟上。

“什麼也奈何不了我，或者什麼都可以奈何我，二者必居其一。”

彼得羅笑着說：

“誰也不能替別人選擇，每個人必須爲自己選擇。”

貢薩洛在龍鬚菜上抹點黃油，放下刀叉說：

“每個人決定自己的選擇並承擔由此而產生的後果。”

安東尼奧再次把杯中的酒一飲而盡。

“這是撒謊。有人生下來就沒有選擇的可能，而有人生下來別人就爲他選定了生活道路……你選擇了什麼，貢薩洛？強壯、富有、聰明？試問哪一件是你選擇的？”

“我們在談些什麼呀！今天是請客，不是中學生星期六的拯救世界討論會……侍者！侍者！拿香檳來！”

“誰告訴你請客吃飯時不能談論拯救世界？我告訴你，貢薩洛，一切晚餐都應爲了拯救世界。”

貢薩洛笑起來。

“我可沒有這麼想！我似乎回到了大學三年級時代……只缺再長一次鬍子啦！親愛的安東尼奧，怎麼才能讓所有的晚餐拯救世界呢？難道這些年你都是這麼做的嗎？到現在你才得出大學三年級學生就得出的結論嗎？這麼多年了……沒想到你還……停留在這種地步。”

貢薩洛趴在桌子上，直視着朋友，繼續說道：

“你感到很疼嗎，安東尼奧？”

“很疼。”

“如果我也疼，你是否會感到舒服點？你是否希望我把一半的聰明給你，大家扯平？你要不要我截去 20 厘米身高給你，使你也高一點，不再害怕在街上碰到別的男人？你想不想我把力氣給你一點，讓你可以對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揮一拳？你要的是這些嗎？你所說的拯救世界是否就是指的這些？”

安東尼奧沒有回答。他兩眼盯住酒瓶，一聲不吭地聽着朋友的話。

“你不回答？你需要什麼來回答我呢？需要一點我的勇氣？要不要我派侍者到街上去找一個願意借點勇氣給你的人？你不懂得我在向你提供一切你從來沒有、永遠也不會有的拯救世界的手段。你連面對事實的勇氣也沒有嗎？你的事實是什麼？要不要我從頭談起？”

安東尼奧勉強支撐着在聽朋友的滔滔議論。多年來積下的仇恨和對生活的無名怒火完全攪住了他。他甚至不敢正視貢薩洛，生怕失去好不容易維持住的主動。幸好他還沒有使用全部武器。還可以談談阿列桑特拉和發生的那些事。他手中還握住最後的、極其強大的武器。

“怎麼，你不回答？還要我講下去？你希望我也疼得打滾，那樣你才高興……”

安東尼奧站起身來，用握緊的、蒼白的手支住桌子。

“我回答你：我願意你也疼得打滾，願意有你的聰明，更想讓你有比我加倍的痛苦，而我有你兩倍的聰明，以便讓你償還你對我幹的那些事……”

“我對你幹了什麼事？見鬼，我怎麼你啦？在中學時我從同學手中救了你！你指的是這個？或者你不能原諒有我存在這一事實？”

“我什麼都不原諒你。”

“至少你要原諒我一件事：提醒你注意，我們正在出醜。餐館裏的人都在看着我們。請你坐下。”

“我不坐！”

“那就別坐。”

安東尼奧站着，面色十分蒼白。他轉向彼得羅說道：“你能幫個忙嗎？”

“當然，請說吧！”

“我要同你父親單獨談談。如果可能……”

“你的意思是讓我離開嗎？”

“不。不必走。但是，如果……”

貢薩洛插話道：

“你到裏面結賬，把錢付了。隨後我再向你解釋。要錢嗎？”

“我拿的錢可能不夠。”

貢薩洛打開錢夾，取出一張交給兒子。

“去吧！”

彼得羅離開後，安東尼奧才坐下來。

“你以為我是到處瞎逛的傻瓜嗎？你認為和你相比，我一文不值嗎？你不必否認，也不值得否認。我想讓你知道，有一件事我像你一樣能幹。你知道我指的是什麼？”

“不知道。”

“你會知道的。就是同阿列桑特拉。”

貢薩洛笑着站起來，請侍者把大衣拿來。

“我已經知道了。3個星期前的那個星期日；你和她睡過覺。你睡了覺，但是沒在那裏吃早餐，不知道這算不算你的習慣？她半夜把你叫醒，把你轟出了家門……”

侍者拿來貢薩洛的大衣，堅持要幫他穿上，可貢薩洛讓他走開了。等他離開後，他繼續說道：

“安東尼奧，這一切你可沒有告訴我。你不配。你應該知道，從事這種職業的女人有個傲慢的問題……要我感到羞辱，你必須是個能打破這種傲慢的人。現在的情況卻不是這樣。沒有人認識你，沒有誰知道你是幹什麼的。如果有人看到你從她家裏出來，會以為你是她的哥哥。我開誠佈公地告訴你，如果她還勾搭什麼人的話，我寧願這個人是你。要不要採取什麼措施避免你半夜被攆出來的事再次發生？別客氣，安東尼奧。瞧，你甚至幫了我一個忙……”

安東尼奧沒有回答。他感到口乾舌燥。開始時的陣痛現在變成了強烈的、持續不斷的絞疼。他只有一個願望，盡快離開餐館，擺脫貢薩洛和彼得羅，擺脫龍鬚菜和那裏的一切。他想單獨呆一會，找一個地方休息幾個小時，什麼也不想。

看到兩個朋友不說話了，彼得羅才走過來。

“怎麼樣？”

貢薩洛用手拍拍他的肩膀，說：

“我們走吧。安東尼奧不大舒服，我們送他回家。”

安東尼奧說：“不，不。我喜歡步行，我一直喜歡步行，這樣對我有好處。”

“真的行？”

“沒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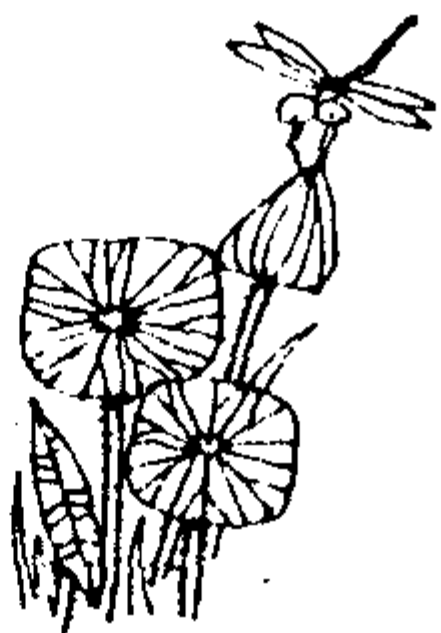
他們分手了。到門口時，貢薩洛對還在裏面的朋友說：“安東尼奧，別忘了我剛才說的事，你什麼時候願意，我隨時聽候吩咐……只要你想……”

痛苦的晚餐

安東尼奧

貢薩洛走後，安東尼奧又在“金獅”呆了一個小時。他坐在桌旁，喝完了瓶裏剩下的酒。他感到越來越難受，阿斯匹林已經不起作用。想看看晚報，也無法看下去。他從餐館出來，坐計程車回家。他步履蹣跚地走上樓梯，每上一層都要休息好幾次。疼痛越來越厲害，他只好坐在樓梯口。

大限就在今天。這樣活着不行。再見了，花草樹木！再見了，阿列桑特拉！再見了！永別了！一切好的都完了。但開始的並非一切都好。來去如此匆匆。永別了，阿列桑特拉！我對不起你，求你原諒。我沒有錯，錯在貢薩洛。撒謊。誰也沒有錯，錯全在我。我將滿懷羞愧離開人間，不再和生活抗爭。我活着的時候，充滿着耻辱。



阿列桑特拉，我從來無意傷害你和任何人。再見了，永別了，永別了！貢薩洛還留在人間。我多麼希望母親此刻能幫我上樓，對我說不要害怕。阿列桑特拉，你能這樣做嗎？我害怕，但又不害怕。害怕也要結束了。害怕和別的一切……

他吃力地打開房門。在舉手開燈時，感到一陣錐心的疼痛，使他不得不靠在衣櫃上。

我為什麼談阿列桑特拉的那些事呢？為什麼要說那些呢？我孤獨的死在這裏真是活該。我背叛了上帝。不，我背叛的不是上帝。現在還不是求助上帝的時候。原諒我，阿列桑特拉。我本不想說什麼。你知道我什麼也不想講。講了對我毫無好處，無論怎麼說都毫無好處。我是世上的渣滓，渣滓的渣滓。阿列桑特拉，你吃過龍鬚菜嗎？很白很長的那種菜。當把它們端上來時，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如何下手。不管怎麼做，他們都會耻笑我。阿列桑特拉我真是痛心啊！我没有心，但還是感到痛心，我的心和你的心，所有人的心。甚至小海豚的心也讓我痛苦。它們明天會蹦蹦跳跳地、活潑地沿特茹河往上游。我在哭，阿列桑特拉，我可憐我自己。一個男子漢可憐自己不是很可悲嗎？但我可憐自己，可憐樹木，可憐小海豚，可憐你，因為你屬於所有的人，唯獨不屬於你自己。我可憐生活竟會是如此……

安東尼奧坐在床邊，脫掉鞋子，然後又慢慢地、吃力地脫掉衣服。他穿上條紋布睡衣，兩眼一直望着地。他走到桌前，打開抽屜，取出寫給阿列桑特拉的信。

這是我寫給你的唯一一封信，我把它保存在包裹，以便有

一天送給你。希望你能知道我從來沒想把任何事情告訴貢薩洛。可是，我講了，但並非出於自願。多麼愚蠢啊！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後一個晚上，還怎麼寄給你呢？不管怎麼樣，我還是把它留在這裏，也許別人會交給你。我現在可以懷着這樣的想象走了，即我們之間還會有未了之事，你還會收到我的一封信。我一直在想，心願未了，生命就不算結束。貢薩洛是否知道全部情況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出賣了你。雖然是你對他講的，但你這樣做是爲了防備我。這就是生活！我誠心希望你好，而你卻防備我。你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我一生沒幹過一件像樣的事。我出賣了你，就像出賣了樹木、小海豚一樣。我心裏很亂，想念母親。我像一個 15 歲的小姑娘那樣浪漫。沒關係一生中就這麼一次了，最後一次了。

以後呢？天知道以後是什麼。每個人一生中都有權浪漫一次，即使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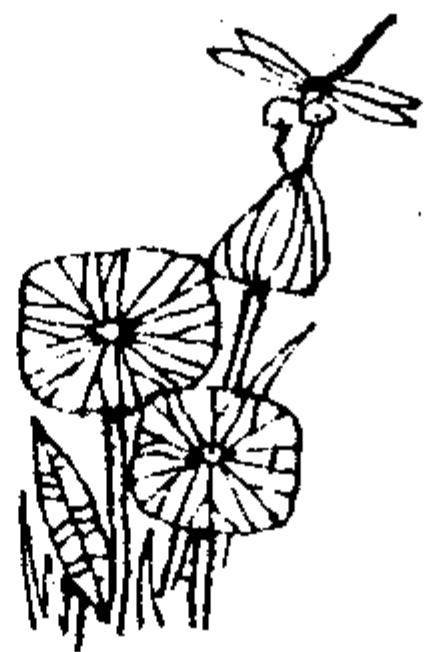
他把信撕成極小的碎片，從窗戶丟到外面。

接着吧，樹木！接着這封信。希望你們知道我是個什麼東西。告訴小鳥，告訴海豚，讓他們明天在我死後跳得更歡吧！世界更乾淨了！世界並不因爲我的死而得救，還需要拯救世界，雖然它更乾淨了。再見了，信！永別了，一切！現在我要躺下了。安東尼奧們都是躺着死的。貢薩洛們是兩天躺在床上死的。明天，格杜德斯太太會發現我已死去。我很想整理一下衣服，鞋子，整理一下小海豚。它在水裏一定會很冷。

他把鞋整整齊齊放在床邊，然後躺下了。

一個人生下來，活着，死去，幾乎都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如果我現在不是死而是生下來該多好啊！並非因為我活得多麼有價值，但我高興再活一次，哪怕沒有什麼區別。即使這樣，我也願意再重來一次。我想再見一次阿列桑特拉，再看看特茹河的小海豚。我全身都在疼。爲什麼開窗子呢？我感到悶氣……永別了！天在哭……上帝，我來到了你的身邊。我對自己做的、沒做的一切深感懊悔。如果進入你的天國必須懺悔的話……請打開所有的門……從來沒有誰像我這樣忤悔過……我來了……一切都結束了……再見，小海豚……再見，阿列桑特拉……我覺得幾乎……我不能再……貢薩……

痛苦的晚餐



貢薩洛

走進辦公室之前，貢薩洛在樓梯口停了一會。他聽到樓下辦公室裏打字機的聲音和職員挪動椅子的聲音。好多年前，父親剛去世的時候，他也曾經在樓梯口停過一會，以便鼓起勇氣第一次會見公司的老職員們。想到他們中的隨便哪一位都可以在業務上教訓他，他感到像是受了侮辱。許多人也的確希望他當個象徵性的老闆，一名關心利潤多於關心管理的少爺。但這種妄想没能維持幾天。兩個星期之後，所有的人都知道誰是公司的老闆。

他記得有的人是多麼驚奇。比如戈麥斯，曾大言不慚地自薦輔助他。還有列伊斯博士，非常巧妙地暗示說他是父親的右臂。

他像對待所有的人那樣接見了他們，

沒有一絲微笑，沒有一句感謝的話。

“如果你需要，這不是不可能的，我會派人叫你。”

這一切都很遙遠了。現在只有一件事令他高興：他是使整部機器運轉的發動機。甚至對錢他也不再感興趣。利潤在輕而易舉地增加，生意幾乎是在自行運轉。他只需偶爾在這裏那裏推動一下，同一位部長談談，一切都會繼續向前邁進……

明天是16號。職工一年一度的聚餐。彼得羅這鬼東西在躲避我。不知道他是否願去……如果不願去，就讓列伊斯博士去，我到埃斯托利爾隨便哪家餐館去吃晚飯。如果不是這件事，我就走了。離開里斯本，換換空氣。從前比較愉快；躺在太陽下，感到全身暖烘烘的。開快車讓人心曠神怡。那時感到自己生龍活虎、充滿力量和希望。而現在不得不藉助人為的東西：我得時刻想着自己是在曬太陽，在開快車。是上了年紀還是自身的原因？

他走進辦公室，在寫字臺前坐下。面前擺着有關部門篩選的信函。他毫無興趣地把它們推開，拿起具阿蒂絲小心記下的當日的活動安排。上面寫着：3點鐘，一位美國人（化工產品）拜訪；5點鐘，同一位部門負責人開會；8點鐘，在“金獅”晚餐。

習慣完全改變了人：具阿蒂絲明明知道15號的晚餐已經結束。安東尼奧下葬的當日我就告訴了她，花還是她買的……但是……多年來每月15日她都寫上“8點鐘在金獅晚餐”，現在一下子去不掉這個習慣。她老了，像我一樣老了。習慣也像時光

的流失一樣老了。也許在年初時，她就在每月 15 日的月份牌上記下了“8 點在金獅晚餐”。如果是這樣，要不是忘記糾正了，要不是壓根就忘掉了。

他翻着日程表，找別的月份，結果沒有發現有類似的安排。純粹是習慣使然。不是嗎？15 日的晚餐不是已經成為習慣了嗎？

他按了下鈴，不一會，貝阿蒂絲就進來了。

“我不知道博士先生已經來了……沒看到你進來。今天我比平時來得晚了點，原來不準備來的，剛才我在裏面整理檔案。”

“沒關係，貝阿蒂絲太太。我沒有什麼要你做的。請你告訴我，你在這裏同我共事有多少年了？”

“同博士先生一起 15 年。但到董事會之前，我在下面工作，加起來一共 17 年。”

“你開始工作得挺早。”

“是的，博士先生。我丈夫掙錢少，而我……得幫助他。”

“貝阿蒂絲太太，你現在每月掙多少錢？”

“去年年底加了薪，現在掙……”

“先別告訴我，把內部名錄拿給我。我要給你加薪，還要讓你休假。”

“我可沒要求呀，博士先生……”

“必須提出要求嗎？”

“真是太感謝您了，這樣我就把增加的錢給我妹妹，她丈夫不久前死了，什麼也沒給她留下。”

“說起死來，你知道今天的日程上寫着‘8 點鐘在金獅晚

餐’嗎？”

“知道，博士先生。您別以為我弄錯了。當時接到電話，我也在想……但是……”

“電話？什麼電話？”

“一大早辦公室還沒開門，有位先生打電話來讓我提醒博士先生別忘了今天的晚餐。我問他是誰，但他不願說……他只說博士先生別忘了今天是15號，晚餐定在8點，在常去的餐館……”

“你講的這些不會錯嗎？”

“絕對不會錯，博士先生。我聽得很仔細，還記了下來，我甚至還想起博士先生曾告訴我您的朋友死了……”

搞什麼鬼名堂？惡作劇？誰也不能開這種玩笑。死是令人恐懼的，所有人都應敬畏它。難道安東尼奧的某位朋友瞭解我們之間的關係，想向我要錢或請求幫忙？我看這不大可能。如果安東尼奧有欠的債，他的朋友想和我談談，應該到辦公室來，不應該搞這種惡作劇，因為這對他不會有好處。是特萊莎？難道是特萊莎在搞鬼？不，特萊莎從來不喜歡這種晚餐，不會幹這種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貝阿蒂絲太太，你聽不出對方的聲音嗎？”

“不，博士先生。不是我熟悉的人的聲音。”

“你能把談話一句一句說出來嗎？”

“現在不能了。但你可以相信，一切都像我對博士講的那樣。”

只能是一個人，阿列桑特拉。我們離開之後，安東尼奧惱羞成怒，可能到她那裏講了我們的談話。而她，要麼想報復，要麼想叙舊。兩種可能不管是哪一種，都完全有可能……是阿列桑特拉，這種把戲像是她幹的。

貢薩洛抓起電話，要通了會計。

“讓佩雷拉先生接電話。”

“佩雷拉先生在忙，我不想打擾他，如果別人可以的話。你是誰？”

“立刻叫佩雷拉先生接電話，你應該聽出我的聲音，這是我給你的勸告。”

“是……”

“是我。快。佩雷拉嗎？好，謝謝。我讓你送去的錢送去了嗎？什麼？你明白我談的是什麼事嗎？對，就是這個。沒有？忘記啦？聽着，佩雷拉先生，我知道你在本公司已經多年，是個好職員。我從未批評過你，但我想說明一點：在這個企業裏是我說了算，除了我，沒有任何人。我的命令是要人執行的。你知道由於你的遺忘我將損失多少？不知道？那我也不告訴你。如果我到月底不給你發薪水，你會對我怎麼想？爲什麼不回答？那麼我替你回答：你的想法像我現在的想法一樣。我可以肯定地說，我剛才說的這些話絕不是對你的恭維。好了，這事就算了。我要你坐上出租車，立刻把錢交到我指定的地方……怎麼？正是。我對你講的正是這個。立刻就去。請解釋一下，對，把一切都解釋清楚，就說我不知道你去，聽清楚了？你一定裝出現在才發現忘了，所以決定親自送去。”

沒收到錢她一定氣瘋了。再說安東尼奧又把我們談的話全告訴了她……我可以想象出她的樣子……現在佩雷拉去了，有兩種可能；相信他，放棄惡作劇；第二種是去“金獅”，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一切肯定是她幹的。我呢？怎麼辦？如果不在“金獅”露面，她就不會相信佩雷拉編的謊話。最好的辦法是向她表明，我現在同她在一起已有不便之處。帶另外一個她不認識的女人去？我裝出已經另有新歡，早已不再想起她。為此，我要弄個女人，非常漂亮，而她又不認識的女人。讓她穿好一點。問題是往哪裏去弄呢？慢！如果我把真情告訴馬塔列娜呢？

他抓起電話，撥通了一個號碼。

“馬塔列娜嗎？我是貢薩洛。你好嗎？喂，馬塔列娜，我有個奇怪的請求：你認識什麼漂亮的、真正漂亮的姑娘願意今天同我一起晚餐嗎？當然，可問題不是這樣……需要她不認識阿列桑特拉才行，從來沒有見過面。對，我是要……對，對。只是晚餐。當然，晚餐期間她必須給人一種印象，就是我們早已認識。你肯定阿列桑特拉從來沒見過她？絕對肯定？好極了。我7點半派車去接她。我知道還早，就這樣。我已告訴你不是尋樂。喂，晚餐結束後，我給她多少錢？你不覺得太多了嗎？別忘了10點就讓她回去……好，就這麼商量定了。再見，親愛的，十分感謝。如果需要我……”

親愛的阿列桑特拉，當我和另外一個女人雙雙走入“金獅”的時候，我倒要看看你那副尊容。比賽規則上說：“進入戰鬥之前，應研究敵人的武器。敵人帶一件，你就帶兩件。”只有

那些沒有打過仗的將軍才說戰鬥是靠勇猛和夸夸其談贏得的。

8點差5分時，車開進了12月1日大街。貢薩洛看看錶，對司機說，再繞羅西奧廣場轉一圈。

我不宜在阿列桑特拉之前到達。應該充分利用走進時的效果。即使遲到，我也敢斷定我不是第一個到的。

“我們已經講明了，康蒂達。我們手挽着手，笑着走進去。你稱我貢薩洛，我偶爾稱你親愛的。你要顯出不耐煩的樣子，說不喜歡這家餐館，討厭呆在那裏……懂了嗎？”

“全懂了。只是不明白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去見誰？”

我不說。我要讓你以為去見一個男人。當你看到是個女人時，即使不願意，也會出色地扮演你的角色，因為你作為女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威脅。吃驚對我有利。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是我的一位朋友，我要向他表明我喜歡你這個女人。故事很長，短時間內講不清楚。不管怎麼說，你已經知道了自己要做的事。盡量裝得放蕩些，對我的態度就像我們之間有什麼……”

“我懂了。”

8點10分，他們手挽着手，滿面春風地走進餐館。一進去，貢薩洛就朝30年來常坐的那張餐桌望去。他看到一個背影，那人正在看報紙。

這時，康蒂達根據事先的吩咐，大聲嚷道：“親愛的，我們爲什麼到這種地方來？我從來沒見過這麼糟糕的餐館……”

背對他們的那個人這時轉過身來，說道：

“請坐，爸爸。我在等你。這位小姐是同你一起來的？”

他們在桌旁坐下。貢薩洛從口袋裏掏出烟盒，從裏面抽出一枝烟點上。

這就是對我信的答復。對我的信和一切的答復。我失敗了。所幸的是我沒有錯。我失敗了，因爲我不合時代。不是武器使戰勝者獲勝的。常言說識時務者爲俊傑，歷來如此，永遠如此。其他的純屬虛幻。同柯拉拉談戀愛的那個小夥子叫什麼名字？對他我該怎麼辦呢？看來希望不大。如果有什麼用，那也是就他們的時代而言。比賽規則的最後一條：“當一切都失敗、無可挽回的時候，將軍們應該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好像不懂得他們應對戰場上屍橫遍野的現象負責一樣。他們應當微笑，裝出失敗乃偶然事故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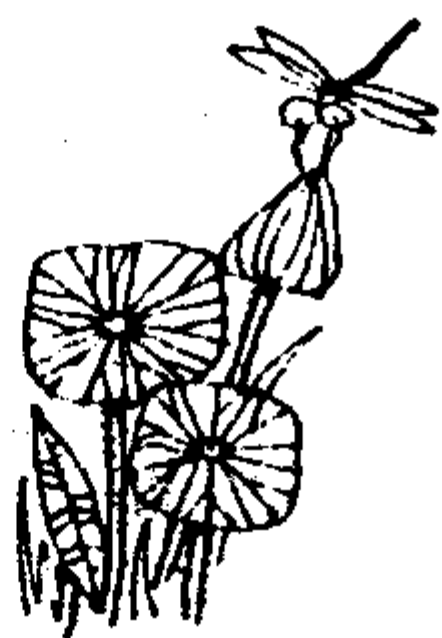
“怎麼，彼得羅，不請我們喝一杯嗎？”

彼得羅直視着父親說：

“要威士忌？喜歡郎津斯牌的嗎？”

一九六〇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二月
里斯本

葡語作家叢書



這套叢書旨在向中國讀者介紹以葡萄牙語創作的主要著作。正如葡萄牙民族本身從1143年就從其鄰國獨立出來一樣，葡萄牙文學是歐洲最古老的文學之一。從那時起葡萄牙就有着其特有的語言和文化。

葡萄牙位於歐洲一端，版圖呈長方形，兩面瀕臨大海。確實，這種地理位置對其歷史和文化有了根本的影響。西班牙把葡萄牙與歐洲其他部分隔離，這決定了葡萄牙水手們要尋找新的空間以擴大其邊界。因此，葡萄牙人走過了前人從未航行過的世界，發現了陌生的土地，並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人們而驚異不已。他們在大海上駕駛自如，在人

與自然的鬥爭中無比堅強，所以他們向危險挑戰的勇氣和忍受痛苦的能力婦孺皆知。當然，在曲折的歷史上葡萄牙人卻也曾經佔領過土地，統治過他國人民。這也是歷史事實。葡萄牙最傑出的詩人之一費爾南多·佩索亞在一首著名的詩篇中把這些特點描繪得淋漓盡致。這首詩的題目也意味深長——“葡萄牙的海”：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鹹澀的水，
飽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傷苦惱。
為踏平你那萬頃波濤，
多少慈母曾把淚拋，
多少兒女徒然祈禱，
多少姑娘未成秦晉之好，
啊！大海，一切均為征服你那駭浪驚濤！

葡萄牙被譽為詩人之國，這一傳統從十二世紀開始，至今猶存；但是，在小說方面也歷史悠久，尤其是在航海時代最為突出，至今亦然，其中許多詩人和散文家的作品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

盡管葡萄牙文學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已譯成中文，但澳門文化司署還是決定與花山文藝出版社合作出版這套叢書，其目的不僅僅是讓讀者瞭解這些作品，而且是讓他們瞭解作者及其寫作的時代和風格。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得到中國公眾的喜愛，有助於他們更好地瞭解葡萄牙及其文化和歷史，而澳門是歷史和文化交匯與互

****葡語作家叢書**

相瞭解的得天獨厚的空間。

統籌：林寶娜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痛苦的晚餐

作者=路易斯·蒙特洛著

页数= 1 9 8

S S 号= 1 2 0 0 6 2 7 5

出版日期= 1 9 9 5 . 1 0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评介：作家及作品

作者的主要作品

痛苦的晚餐

贡萨洛和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

贡萨洛

贡萨洛和特莱莎

贡萨洛和阿列桑特拉

安东尼奥

贡萨洛和阿列桑特拉

安东尼奥和阿列桑特拉

贡萨洛和特莱莎

贡萨洛和彼得罗

贡萨洛和特莱莎

特莱莎

贡萨洛和特莱莎

安东尼奥

彼得罗

安东尼奥和阿列桑特拉

贡萨洛和特莱莎

贡萨洛和阿列桑特拉

贡萨洛和特莱莎

安东尼奥

特莱莎和彼得罗

阿列桑特拉

贡萨洛和特莱莎

贡萨洛，安东尼奥和彼得罗

安东尼奥

贡萨洛